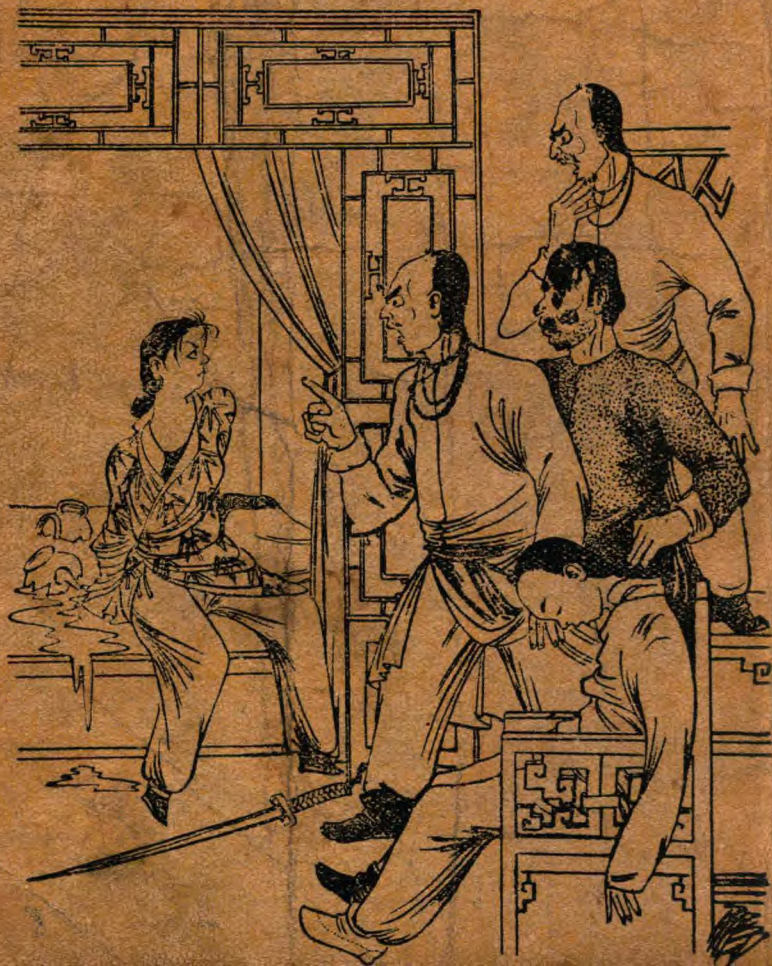


長篇武俠小說

# 逃刑傳

徐春羽著 第四冊



徐春羽著

武俠  
小說

逃

刑

傳

第四集

勵力出版社印行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版

武俠  
長篇  
逃  
刑  
傳  
全四冊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徐 春 羽  
發行者 劉 彙 臣  
出版者 勵 力 出 版 社

分售處  
青島 莘縣 路市 楊竹 益街 洪教 益巷 漢口 救營 廣州 國路 蚌埠 國路 徐州 漢路 彭城 民北 路路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五號  
新明書報社  
新華書局  
青島書局  
大陸書局  
三山書局  
興華書局  
普文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武俠  
長篇  
逃刑傳四集目錄

續第十二回 誤入歧途師生反目 再探王府兄弟操戈

第十三回 計萬年智賺方天玉 婁廷玉力鬥周大成

第十四回 滅巨憖一王走國 正明器衆士逃刑

武俠  
長篇  
逃 刑 傳 第四集

徐春羽撰

續第十二回 誤入歧途師生反目 再探王府兄弟操戈

只得一狠心眉毛一縷，趁勢往下一輪，左手已是把練子鎚的挽手脫下，在鏢囊裏摸出針來藏在手內，這時苗二侉子一見大成栽倒，心裏一陣大喜，口裏喊道：「你這忘恩負師的小畜生，還往那裏走？」往前一進身，舉鈎就劈，只聽周大成一聲喊道：「姓苗的休得欺人太甚！」只聽嘩唧一響，一個練子鎚早已脫手飛出，苗二侉子喊聲不好，用力止住脚步，往旁邊一閃，好容易把練子鎚躲過，不防備大成手裏梅花針打出，一些聲息沒有的就着上了。覺得迎面骨上一涼，喊都不會喊出，便摔倒在地，周大成哈哈一笑道：「姓苗的，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今天你也輸在姓周的手裏，休怪姓周的不仁，只怪你自己不義，俺還告訴你，俺用的是梅花針打的你，那梅花針便是你教給俺的，現在俺也不用問你，只等明日此時你自己了賬，俺自有公幹去了。」說着在地下摸着那把練子鎚，把挽手套好，大踏步往裏走去，剛走出不到三五步，只聽身後一聲喊道：「忘恩負義的周大成休走，且吃俺一劍，一刀去！」耳邊帶風，嗖，嗖，刀劍都到。好大成，一

邊躲過刀劍，一邊撒步轉身，幌過自己雙鎗，往正面一看，彷彿是個女子，急忙問道：「什麼人敢攔俺的去路？」只聽前面一個女子口音道：「周大成，你真算是利令智昏，怎的連俺的口音，都聽不出來了？」大成聽得清楚，明明是小芳口音，心裏尋思道：慚愧，俺知道是姓苗的一個，才用藥針把他打翻，誰知後面還有人在此，這件事說出去，大是難聽！眉毛一竊道：「有了！」遂向小芳道：「俺當是誰，原來是小芳姊，黑天半夜，在此則甚？」小芳道：「呸！你還待欺俺怎的？俺眼睜睜瞧你把師父用藥針打倒，你還敢在這裏假作不知，休走，吃俺一劍！」原來小芳在幾個師兄弟裏，最和大成投契，所以大家說大成背叛，他心裏委實不信，並且深恨婁廷玉，不該這樣誣罵好人，及至來到此處，果見他真個來了，心裏便起了三分狐疑，又聽他和苗二侂子說了一片話，又添了三分焦急，再看到亮兵器動手，便有了七八分不快，又見大成摔倒，苗二侂子追了過去，提鉤就劈，方喊一聲使不得，平空又見苗二侂子倒了下去，待要過去，又恐怕受了大成暗算，再看大成說完，轉過要走，自己還待不追，一聽張靈姑早已喊出聲來，便於萬不得已喊了一聲提劍跑了過來，原打算大成看見他們兩個便要逃跑，誰知大成不但不跑，而且答話動手，心裏雖不願意，只是一時也沒有旁的辦法，心裏還想靈姑過來協助，再回頭一看靈姑早已不知去向，心裏不由罵道：「這個使促狹的，把人家喊了出

來，他倒跑了！」正在動手之際，只聽大成喊道：「小芳你看你身後什麼人？」小芳一時忘神，回頭一看，大成趁勢一梅花針正釘在他迎面骨上，小芳呵呀一聲，倒在地下。周大成不由哈哈一笑道：「姓曹的，休得怨俺手毒。等俺把他們弄倒之後，自來救你！」說完一抖手中雙鎚，大踏步向廟裏走去，剛剛來到廟牆，正作尋思從什麼地方可以進去，只見眼前一幌，從牆上早已跳下兩個人來，只聽又是女子口音道：「王爺你老快來，你老那位徒弟他來了！」大成一聽這個口音，十分耳熟，只是一時有些想不起，再一看那人已然來在自己身旁，剛要問聲什麼人？只聽一聲斷喝道：「周大成，我把你這喪盡天良的小畜生！你怎敢誤聽旁人言語，背反師徒義氣，竟敢打傷你師叔師妹，你的天良何在？你便是忘了師徒之義，難道連當年你父親把你跟我學藝這事情都忘了嗎？你若是一時糊塗，應當快快醒悟，快快同我把你師叔師妹救醒再說別話！」大成一聽，不是自己師父是誰？原來張靈姑看小芳已然過去動手，明知小芳不能贏得大成，自己在天津已然吃過他的虧，便不肯跟他過去動手，仗着自己路熟，便趁小芳和大成動手之際，急忙撒步跑回，來到廟裏，一看裏邊沒人，心裏十分焦急，便在院裏喊了一聲道：「甚麼人在屋裏？」殿裏王先生聽見，急忙走出道：「是我在此，張姑娘可有什麼要緊事？」靈姑一見王先生，急道：「這就好了，就是你老那個徒弟，姓周的他來了，遂把周大

成怎樣從廟西來，怎樣苗二倭子攔住去路，怎樣和他動手，怎樣把他弄倒，他是怎樣用藥針把苗二倭子打倒，小芳怎樣過去，也怎樣被他用藥針打倒，自己才怎樣來送的信，一一說了。王先生一聽，不由勃然動怒，便向靈姑道：「他現在那裏？」靈姑道：「他現在恐怕也要離這裏不遠了。」王先生急忙從旁邊抄起自己金背砍刀，向靈姑道：「張姑娘頭前帶路，待我親去見他。」張靈姑答應一聲是，才往外走，只見從黑影跑過兩個人道：「你老去不得！」王先生回頭一看，原來正是張興霸和尤俊英，王先生問道：「怎麼去不得？」張興霸道：「你老不會聽妻老英雄講，只讓你老在廟裏，不要出去麼？」王先生道：「到了這個時候，那裏還顧這許多，你兩個只在這裏守好，我去去便回。」說完同了張靈姑，一直越過廟西牆，剛剛走出不到一箭地，只見前面一條黑影，迎面而來，靈姑急忙一扯王先生道：「王爺留神，他來了！」王先生道：「我自理會得！」遂立住脚步，按住砍刀，看那黑影已到面前，王先生把刀一札喊道：「前面來的可是大成？」周大成正跑之間，聽得有人喊嚷，急忙收住脚步一聽口音，正是王先生，那大成雖是誤聽蜚言，喪了良心，然而究竟有些自己和自己道不下去，況且方才一打苗二倭子，二打小芳，那股戾氣，已然下去許多，現在見王先生一問，不由一陣忐忑不安，繼而一想，我今天是幹什麼來的，既然當面遇見，怎肯放過，遂把雙鎗一札道：「正是周



大成，想你已知俺的來意，難道還不肯成全俺嗎？」王先生呖的啐了一口道：「周大成你這小畜生，你只顧貪圖一時榮利，你便忘了要受千人指罵，你就不想想你身從何處來？藝是那個教？你就忘了你臨行時候，你父親在家裏囑咐你的話，你竟喪盡天良，打傷你的苗二師父，曹家師妹，你想想你的天良何在？要是依我良言相勸，趁早扔下兵器，快去把師叔師妹救醒，念你父親託付一場，我必使你回得山東，你倘若執迷不悟，那時我就顧不了許多，定要把你捉住，給那忘恩負義的作個警戒，你也不是什麼糊塗人，你就快快說吧！」大成反哈哈一笑道：「姓王的，不要說那些囉囉話，你有本事把俺打倒，一切事情全都應你，如若你被俺打倒，俺也不懂這些，俺只拿你去獻功請賞，就讓你先動手吧！」王先生聽到這裏，把心一橫，舉起金背砍山刀照定大成頭上砍下，大成往旁邊一閃，甩雙鎚壓住刀背，往前一進身，抖雙鎚便奔王先生胸膛，王先生側身一讓，雙鎚打空，進步扁刀就奔大成咽喉，大成往下蹲身，刀從頂上過去，方要起去甩鎚，只見王先生刀從頭上撤回，便不敢再往起進身，打算換個着數，從旁邊甩起雙鎚，取王先兩脇，王先生不容他起去，把刀往回一軋，作個「劍劈華山」之勢，大成顧不得再用雙鎚，急忙側身往左旁一偏，王先生趁勢提起左腿，照定右膀就是一腳，大成不會防備，退出有五六步，扔鎚摔倒，王先生剛要趕了過去，後面張靈姑一聲喊道：「王

爺，追不得，留神他的暗器！」王先生也知道他毒藥針厲害，收住脚步，再往前邊一看，大成早已爬了起來，轉身就跑，原來大成摔倒在地，只等王先生過來，好用梅花針，誰知一按繃簧，已然發鬆。原來裏面已然沒了藥針，心中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再看王先生已然止住脚步，心裏不由念聲佛，急忙站起，轉身就跑，依着王先生，還要追趕，靈姑急忙攔住道：「王爺，你老先不要追他，還是快看苗二爺和曹姑娘要緊！」王先生一聽，急忙止住脚步，同了靈姑，一直來到那邊柳林裏，一看苗二爺和小芳仍然躺在那裏，急忙上前扶起，王先生道：「我想最好先把他們背回廟去，再作打算！」靈姑道：「也只好如此。」於是王先生背起苗二爺，靈姑背起小芳，不一時，來到廟裏，張興霸和尤俊英一齊迎了出來，王先生道：「呵呀不好！這件事依然是沒有辦法！」靈姑道：「什麼沒有辦法？」王先生道：「那大成打的是藥針，這解藥雖是苗二爺所配，他身上却沒有解藥，這針打上之後，對時必死，你說這應怎樣辦法？」靈姑聽了笑道：「你老真是愛忘事，你老想想，這藥針除去周苗二位之外，還有誰會打？」王先生低頭一笑道：「嘔！我真是急糊塗了！」遂向靈姑道：「你就快去掏出來吧！」靈姑過去從小芳袋裏掏出一個藥瓶，上面寫着梅花丹，急忙取過涼水，給兩個人服下。王先生道：「你們先在這裏，我要到前邊去看一看，如果他們醒了過來，不要就叫他們出去，

我去看一看就來，遂提了金背砍刀，一直走出廟門，聽聽前面並無一些聲音，心裏不由狐疑道：「怎的連一點聲息全沒有？難道他們都殺得沒了人了？」正在尋思之際，只見前邊一道黑影，蛇行勢的往前走來，王先生急忙把刀往後一背，掩着自己身體，看看那人離自己已然不遠，只見地下那條黑影陡的從地下縱起，彷彿和一條箭相似，直奔自己面前而來，王先生方喊道一聲不好，只見那黑影早已站在自己面前，喊了一聲道：「師父你老怎會來到這裏？」王先生一聽，原來說話的正是華梁。便急問道：「你們這裏可有什麼動靜嗎？」華梁道：「這裏一點動靜都沒有，你老那裏有什麼動靜嗎？」王先生道：「豈止是有動靜，那周大成小畜生果然來了。」華梁急問道：「他現在什麼地方？」王先生道：「你先不要忙，他此時已然去遠了。」遂把大成怎樣用藥針打傷苗二倖子和小芳，靈姑怎樣報信，自己怎樣把他打倒，他是怎樣逃去，一一都說了。華梁道：「他怎麼便真變成這種樣子？先生不該放他走去的。」王先生聽了說道：「他此時已經走了，說也無益，等到明天再講吧！只是他說他們一共來了有三十來個人，怎麼這邊連一點聲響都沒有哩？」華梁道：「這件事難免又是他弄的鬼，從根上就不會來那些人！」王先生道：「這話也說得是，還有一件，怎的這半天不會見婁老英雄？」華梁道：「方才還在這裏的，不知一時間那裏去了？師父且和俺向前走幾步，尋了他們回去。」王先

生正和華梁向前來，只聽前邊一陣脚步聲音，華梁急向王先生道：「你老準備着，八成是來了！」王先生急忙軋刀，華梁也扯出十三節亮銀鞭來，看看已然臨近，華梁眼快，急喊一聲道：「那旁來的除了婁英雄之外，還有什麼人？」婁廷玉道：「是俺同陶都頭，和徒兒李大勇，怎的王爺你也來了？」王爺遂把方才之話，細說了一遍，婁廷玉恨道：「怎的不讓俺遇見這個無義的人！」王先生道：「似這種無義的人，良心已然喪盡，他能這樣不義，我們不似他那樣不仁，就是看見他，又能把他怎樣？還是放他逃去爲是，况且像他這樣人，也絕不會落得好下場，任他自亡好了。」婁廷玉道：「那麼今天除去他以外並沒有旁人來，俺等也不必在此久候了，先回到廟裏再談吧！」王先生道：「多累婁爺又熬了半夜，回廟去再說吧！」於是一行四人，齊回關帝廟，一看苗二倭子和小芳業已復舊如初，只是旁人全都仍然未回，婁廷玉向華梁道：「你到東牆把他們全都叫回。」華梁答應一聲去了。婁廷玉又向李大勇道：「你也到廟後把衆位請了回來。」李大勇也答應去了。不一時，金威，丁立，吳七，東方德，鄧叔寶，方天玉，韓光，都已來到廟裏，彼此互道辛苦以後，落坐吃茶，大家問起如何又叫撤回，婁廷玉便把周大成怎樣已往經過，怎樣針打苗二倭子和小芳，怎樣王先生自己出來，打倒大成，大家怎樣才退回廟來，細細說了一遍。當下丁立聽了道：「既然如此，這件事却有些不

大妙相，那大成既敢隻身前來，必是已然知道俺等住在此地，千不該，萬不該，師父不該將他放走，祇要等到天明，他定會領了官面人等前來無禮，俺等此時，除去這裏，又沒個去處，這事豈不是弄拙了！」婁廷玉道：「這個却不妨事，俺倒還有個計較在此！」正說到這裏，只聽苗二侂子道：「你們可曾看見華梁？」大家聽了一看，那裏還有華梁的影子！王先生問東方德道：「方才不是華梁去請你們幾位回來的嗎？」東方德道：「是的，華小官人找俺等回來，俺等便回來了，華小官人却向俺等說，還要去到後面去請別位，叫俺等先回，俺等便先回來了，却不知華小官人現上什麼地方去了？」王先生又向韓光道：「你們可曾看見華梁嗎？」韓光道：「不會見，華小官人就不會到我們這邊來。」王先生道：「怎的這般時候還不會回來？難道他也出了差錯不成？」苗二侂子道：「這却決不至於，不過要依俺想，他一定是進城去了。」王先生道：「他這小小年紀，城裏地方又不熟，這趟去豈不又要惹出事來。」苗二侂子道：「這却不消多慮，倒是先想個法子，怎樣能夠躲過他們來尋躉惱才好。」王先生道：「此時除去這個廟裏，我是別無去處，你叫我想什麼法子！」婁廷玉道：「這個却不用焦急，俺倒有個辦法，在此處往南不到三里地，地名大柳樹，那裏便是俺這徒弟家裏，大家且到那裏暫時躲避一天，只要今天白天這裏不出事情，等到明天俺便可以想出方法進內行事，不知你們幾位

以爲如何？」王先生道：「既是有這樣去處，那真是再好沒有，就請你老同我們去趨吧！」婁廷玉道：「同去却是不能，這廟除去俺師傅之外，並無旁人，如果俺師傅剛剛走去，那斷便引人來尋癩惱，雖然俺不怕他，恐怕地方上人知道俺藏在徒弟家，那時豈不連累了他李家，俺這徒弟的父親，也是江湖上義氣的男子，最喜交朋友，如果俺徒弟同諸位走去，他自能有一份款待，並許能夠保諸位無事，俺在廟裏靜候他們來到，想好話打發他們回去，決不勞諸位放在心上。」王先生道：「如此又累了你老！」婁廷玉道：「這却算不得什麼，大勇，來，這裏有字條一個，拿回去交給你父親，就說是俺所寫，你却要急急趕了回來！」李大勇答應回了大家，辭了婁廷玉，一直奔往大柳樹，婁廷玉也自在關帝廟等周大成，暫時不提。且說華梁，聽王先生說周大成已經來過，並且把苗二倭子和小芳，用藥針打傷，不由自己尋思，周大成和自己要算第一個相識，又和自己十分投契，現在雖然不會當面見他有什麼舉動，但是聽大家所說，他已是做出不法的事情。倘若竟因旁人蠱惑，弄得一敗塗地，回家以後，怎樣對得起他的父親，看這種神氣，也絕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鬧得完的，不如自己親自到王府去探大成一遭，見面之後，可以把裏面利害向他一說，倘若他能回心轉意，自己拚着找個無趣，也要替他把這罪過拖到自己身上，等到事完，把他帶回，交給他父母，也免得人家說自己不義氣。想

到這裏，便借着找東方德爲名，便一直往北跑去，眼看天光大亮，才到城門，好在己穿的又不是什麼夜行衣靠，並不怎樣惹人注目，一直來到城裏，找了一個小店住下，好容易耗到天黑，店裏關了門，自己聽了聽，院裏沒了人聲，慢慢把屋門推開，走了出來，帶好屋門，從牆上跳了出去，找個僻靜所在，把自己衣服收拾好，把亮銀鞭盤好在腰裏，然後施展夜行術，直奔大城裏，來到城裏一看，已是路靜人稀，雖然路途不熟，却喜看過地圖，還記得方向，一直往北，聽聽已然交了二更，才來到慶王府，找着圍牆，從上面跳了過去，一看裏面黑黑沉沉，全看不出一些燈亮，探着步兒凝神一看，原來一片荒園。地下盡是些荆棘蒿草，知道自己進來錯了，却又不願再退了回去，便慢慢一步一步往前走去，走來走去，只見又是一座短牆攔住，看看那牆並不算甚高，便往後退出兩步，一縱身從上面跳了過去，原來正是那緒經閣後院，裏面雖然有燈却不見甚亮，聽聽裏面似乎還有人說話，便躡着脚步走到窗根底下一聽，只聽裏面一個人說道：「別的不用說，就說這兩天這個窮忙叨勁，就夠瞧的，我明天就得跟了頭兒說下子，要還是這樣，就算吹啦！」只聽又一個道：「你先別這麼發煩，昨天了頭兒不是跟你說了嗎？只要過了十八，什麼事咱們就全都不用管啦，好歹的先混過這幾天再說吧！真格的，昨天那檔子，怎麼樣啦？」那個說：「什麼怎麼樣啦？」「就是昨天逮着那個老西兒

到底是誰，這事怎麼樣啦？」「不就是那個老西嗎？他姓什麼黨啊。從那裏來的沒聽說！反正這件事有點不是頭，大概沒准就許出點毛病，就拿毛教師他們這般人說吧，會瞪着兩個眼睛讓人家把逮着的人給救走啦？只要再過兩天還不把腦袋混沒了哇？」只聽又一個道：「可不是嗎？你還沒聽說哪，那天老魏跟大葉兩個人把着沁冷泉，會讓人家給網上扔在水裏啦……」「你別瞎說啦，那裏是什麼繩子給網上的，一個人腿上來了一針，也不是什麼做的？第二天晚上，老魏跟大葉混身都青了，就跟服了毒似的，連府裏五福化毒散都給他上上了，也沒見輕一點，後來要不是逮着那個小孩，只怕這陣他們兩人早死了！」只聽一個道：「敢情是這麼回事呀，反正我橫是聽見有這麼句話吧！後來那個孩子也不是怎麼樣了？」華梁聽到這裏，急忙又往前湊了湊身，把耳朵伏在窗戶上往裏聽，誰知却大大失望！只聽那個說道：「你算了吧！沒有像你這板倒破缸問到底的，這個時候也可以了，你也該出去瞧瞧去了！」華梁聽到這裏，知道那人就要出來，急忙一撒身，蹲在牆角下待了半天，並不見有點什麼動靜，從又慢慢湊到窗前，往屋裏一聽，那兩個人二次又談起來了，只聽一個說道：「別的不用說，就說這兩天這個窮叨勁的就夠瞧的，我明天就得跟丁頭兒說一下子，要還是這樣就算吹啦！」只聽又一個道：「你先別這麼老發煩，昨天丁頭兒不是跟你說了嗎？……」兩個依然照着前次的話又重說了



一遍。華梁心裏忽的一動道：「不好！恐怕要中他人詭計，急忙抽身再打算往牆上跳出去，已是來不及，只聽身後一聲喊道：「華老弟，怎麼才來嗎？俺已等你多時了！」華梁回頭一看，四面俱是紙燈，中間照着一人，原來正是周大成，便急忙把拳一抱道：「師哥，俺昨天聽說你在這裏失了手，所以特意來找你，你倒脫險了？」周大成聽了哈哈大笑道：「華老弟，你這話說錯了，俺在這裏倒不會失手，倒是在關帝廟失了手！老弟此來究竟什麼意思？可以快快說出，就不必這樣藏頭露尾的了！」華梁聽了臉一紅道：「既是師兄這般說，俺也不便再行隱瞞了，只俺有幾句話，師哥你可要聽？」周成道：「有話只管講，只是不准說出耽誤交情的話兒！」華梁道：「如此小弟大胆，師哥你聽，想俺等在家村練藝時，若不是恩師盡心教授，怎有今日，師哥偏要傷害師父，要依俺說時，這是第一件大不是！」周大成啞了一口道：「什麼叫做大不是？你再往下講！」華梁道：「想你我弟兄，從前在鄉裏，不曾遇見師父他們時候，俺這話却不該說，那時師哥你有什麼本領？你那時家裏什麼情形？這個大概總該記得呀！後來跟師父學了本事，大家才想作出一番專業，後來師父臨要上京時候，也曾把我周伯父接到我家，說起要帶師兄出來，周伯父自沒有什麼不樂意，可是曾向師哥說過，一路之上，必須遵從師父的訓教，倘能得有所進取，也不枉期望一番的意思，並且又向師父拜了三拜，請師父

一路之上管教師哥，誰知剛剛到了天津，師哥便不聽師父囑咐，險些不曾鬧出事來，要不是苗二叔趕到娘娘宮，只怕師哥這場糾紛完不了。等到入京以後，又復不遵師父言語，背師他投，並敢帶人捉拿師父及大家，幸喜大家得着耳報，方始未曾遭你毒手。你又夜探闕帝廟對師動手，用藥針打傷苗二叔和小芳師妹，師哥這些事却是做差了，俺今天此來，也不是奉了師命，俺想師兄弟之內，就是你我為投契，我不忍見師哥你作無禮之人，才不惜一死，夜入王府，打算見着師哥，把話說開，勸師哥回去，師父跟前，自有俺一人保你無事。你不看旁人身上，你只看當先周伯父臨行一片言語，望你聽了俺良言相勸，隨俺回去吧！」周大成聽到這裏，哈哈一笑道：「好師弟，多承你這一番好意，只是這話你說晚了，姓周的已然作出來，不能就這樣收了回去，你今天身上也帶着傢伙，不如你我動手，倘若俺要敗在你的手內，任憑你把俺帶去，見那姓王的，姓王的放俺走，俺隨轉回山東，謝了父母，出家是了。如果姓王的怒俺行爲，把俺碎屍萬段，那時師弟念在弟兄情分，把俺屍骨帶回一塊埋在山東，便念師弟好處。倘若師弟一時失神，被俺打倒，俺也絕不傷你性命，自放你回去報信，叫他們預備俺來。話就說到這裏，師弟有話不必再說了！」說着雙手挽好套手，把雙錘一磕道：「師弟：來來，俺和你鬪五十回合再去！」華梁一看這種神氣，知道善說已是無用，便向大成微微一笑

道：「師哥，既是不肯聽俺良言相勸，俺自當奉陪師哥走兩遭，只是一件，俺須向師哥求情，要憑武藝動手，俺若被師哥打倒，甚至被師哥把俺打死，俺只怨俺學藝不精，死而無悔，若是師哥有意取巧，用藥針趁俺不防，把俺打倒，俺雖倒在地下，俺心裏却不服師哥藝業。」大成聽了哈哈一笑道：「兄弟你也太把俺看小了，俺今天同你動手，只憑俺手裏鎚，你掌中鞭，一上一下見個勝負，俺若用暗器傷你，便算俺不會練過藝，俺不姓周，這你總該放心了吧！」華梁道：「如此承情了，還求師哥手下留情吧！」說完從腰裏解下亮銀鞭，雙手一捧，各道一聲請字，便都施展開來，大成左手鎚一起，用個「托火燒天」勢，逕往華梁頭上砸來，華梁喊聲來得好，身體往左邊一閃，讓開鎚，進步用個「白蛇吐信」來取大成手腕，大成急甩右手鎚，來鎖華梁鞭尾，撤回左手鎚，華梁讓過鎚頭，單鞭望起一挑，用個「烏龍出洞」勢，絞住鎚練，往回就帶，大成急忙左手鬆勁，甩右手鎚，來取華梁頭頂穴，華梁知道這勢子名叫「力劈華山」十分厲害，便往後一撤步，抖起手中鞭，往下便砸，這個名叫「掃帚趕月」也是鞭中絕招，大成急忙撤回雙手鎚，坐腰一墊步，嘩啷一響，雙練子鎚使出「枯樹盤根」來取華梁單鞭，華梁急忙把鞭梢一立，封住下路，名叫「閉門推月。」大成見華梁護住下部，便雙手一抖，撤回雙鎚，就勢打出，直奔華梁二目，這名叫作「雙龍對珠。」華梁見雙鎚來到，低頭

一閃，雙鎚從頭上過去，華梁不等他再撤雙鎚，反手一鞭，砸住鎚練，只一滾，大成便拿不住雙鎚，只好把挽手脫下，只聽噹啷一聲，雙鎚落地。華梁急忙抱鞭一站，陪着笑道：「師哥留情，俺這裏謝謝承讓了！」說着也不等大成再來搭話，雙腳一縱，早已上了緒經閣的正樓，正待回身說聲告辭時，大成抬手就是一梅花針，華梁見他把手一抬，知道又是梅花針，黑暗裏也看不清切，他這針打向那路，想他平常打針，總是在人迎面骨居多，便把雙腳一跳，意欲躲過再跑，誰知大成早已猜透，先前把手一抬，原是假招，趁他往起一縱，一針才出，正打在華梁右膊，華梁覺得大腿上又涼又麻，方喊得一聲不好，趁勢便倒了下去，大成准知這一針打中，華梁必定會從上面掉將下來，誰知聽完一聲不好之後，再也聽不見第二聲，再等一等，更不見華梁掉將下來，心裏好生懷疑，難道華梁不曾中了藥針，吃他跑了？剛想起跳上樓去看一看，又一想不好，倘若華梁不會受傷，在上面一等，自己上去，豈不受了他的暗算，想到這裏便吩咐灶丁，先把緒經樓圍起，然後把火種舉高，往上面一照，四圍全都看了，那裏有華梁什麼影子？心裏尋思道：「果然吃他跑了！跑了也能，拿住他也不能把他怎樣，究竟有些不忍下手！遂吩咐大衆把火息了，天色亦已不早，可以歇息了。」大家答應一聲，正要把火種滅去，只聽緒經樓上有人喊道：「周大成，洛子把你這忘恩負義驢球養的！良言不信，反

將你師弟用藥針打傷，真是禽獸之行，洛子今天不得閒，明天洛子再來取你狗頭，洛子去了。」說話時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經樓上這人，正是昨天用藥針打倒拿獲的那個山西人，只見他把話說完，輕輕向後一跳，周大成那裏還忍得住，喊一聲那裏走？縱身而上，到了上邊一看，那裏還有山西人，心裏不由一陣發怔！再聽樓下，忽然一陣喧嚷起來，不知因了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計萬年智賺方天玉 婁廷玉力闖周大成

話說周大成跳上緒經樓，一看那裏還有人影子，便知道事情不好，一定是有人把華梁救去，便不敢再行怠慢，從樓上跳了下來，向大家把手一招道：「諸位隨俺去見總護師去罷！」大家應聲，便全都滅了火種，跟隨大成來見總護師。這總護師，姓計，名子叫作萬年，原籍揚州人，練得一手好鐵砂掌，並且有一身極好軟工夫，人送外號鐵掌老龍。這人生性最喜談諧，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總是喜歡說說笑笑，却是天生一付俠肝義胆，專好雪洗人間不平，一向在江南以採買藥品爲業，只因有個結義弟兄，名叫雲翔，別號人稱雲中雁，在這慶王府裏充當護師。寫信邀他前來相幫，因爲一則情不可却，二則久聞京中繁華，打算來看一看熱鬧，及至到了京裏一找雲中雁，雲中雁却受了差遣往山東

去了，自己一時不便就走，便住在府裏。慶王聽說，知道是雲中雁邀來的朋友，便托旁人說請他在府裏充當一名總教師。先前他尚是不肯，後來慶王又叫人向他說，暫時在府裏等候雲中雁，俟雲中雁回來便放他走，他才答應。住了幾天，細細一探聽，這府裏所做所爲，全是仰承宮裏的意思，專以殺害親近宗族爲事，心裏便老大的不以爲然，只是因爲雲中雁尚未回來，一時不能便行走去。那天恰好周大成負氣，夜探慶王府，誤入東府，被計萬年把他拿住，一看他相貌十分清秀，武藝也還可以說得過去，後來很想試驗他的心術一下，便勸他歸順王府拿王先生立功，誰知周大成竟爲利祿所動，情願拿王先生等立功，計萬年不由暗暗點頭，心說，想不到這樣一個體面人，竟會這樣不明大體，真是可惜。遂點了點頭，假許應允把他收下，又恐怕他其中有詐，第二天便叫他帶人到三元店做眼線，誰知到了那裏，撲了一個空，計萬年一看，他果然是忘恩負義，便想等到雲中雁回來，那時自己一走，臨走時候，把周大成用鐵砂掌打傷，使他不致爲害，想到這裏，便和大成說明，讓他出外訪查王先生住在什麼地方，可以帶人去拿，只要把王先生他們拿住，便可以替他回明補他一個護師，大成聽了，自是歡喜。誰知當天夜晚，他便來了個黨明，無心之中，腮上吃了大成一梅花針，把他拿住，大成原不認得他，他也不認得大成，大成用藥救醒之後，一問他的名子，到此作甚？黨明說出是受朋友所

託，到此來找姓周的。大成一聽，知道他果然是和自己師父一路的，心中好生歡喜，方要問他王先生都住在什麼地方？忽然一想，這樣問他，他必不肯說，那時反倒沒了主意，陡的心裏一想：「俺何不這樣？一定可以打聽出來他們真實所在？」便趕緊過去把黨明綁繩解開，又把旁邊站的轟了出去，黨明一見，一時摸不清頭腦，便向大成問道：「你是什麼人？怎的如此待我洛子？」大成急忙附着耳根道：「俺姓周，請問黨老英雄到此何事？」黨明雖然機警，爭耐一時矇住，見大成這般親熱，十分大喜，便向大成道：「原來你就是周大成，你怎的連夜不回，藏在這裏，意欲何爲？」大成道：「說給黨老英雄得知，只因俺師父和俺苗二叔，此番進京，原有一番事業，想你老已早知道，俺因打探王府消息，才假作順歸王府……」剛說到這裏，只聽窗戶，唳一響，周大成急忙一推黨明，從桌上拿了雙鎗，來到院裏，跳上房去，一看後院，並不見一個人影，心裏好生納罕，便又走進屋來，向黨明道：「俺此番在這府裏的意思，老英雄想也明白了，俺想再在這裏多待上兩天，便要回去，見俺師父，請您替俺說明此意吧！現在天已不早，便請黨老英雄快快回去吧，倘若等到天明，便有許多不便了！」黨明道：「既是如此，洛子便和你告辭了。」又向大成道：「你可知道，你師父他們住在什麼所在嗎？」大成道：「那俺怎的不知，不是住在三元店嗎？」黨明道：「你看是不是？這要不是

俺洛子想起問你這一句，豈不把事弄錯了！你師父現在已不住在三元店了。」大成故作不知道：「不住在三元店，却搬在那裏？」黨明道：「現搬在永定門外大紅門三道莊關帝廟裏去了，你要去時，却要記清，那裏爲頭的叫作婁廷玉，你師父和衆師兄弟都在那裏，你在這裏也不要住久了，只要看清形勢，便可快快回去，因爲你師父他們心裏十分盼你呢！」大成道：「俺自理會得，老英雄你就請吧！」黨明答應一聲，提了包袱，來到院裏，一縱身跳上牆去，把雙手一拱，黨明那裏防備，一梅花針正打中黨明迎面骨，覺得腿上一麻，站立不住，從牆上掉了下來，大成哈哈一笑，剛要喊聲來人，只聽後面有人向他肩頭一拍道：「好！你真辦得好！」大成回頭一看，原來正是計萬年，不得心裏一怔，心想他是什麼時候來的呢？原來計萬年這兩日處處留著心，今天早就聽見人說，大成用藥針拿住探府之人，自己便走到這邊來，看他們是怎麼個辦法？便在窗戶後面偷聽，聽到他說是到府裏來探消息的，真把老計吓了一跳，心說他要真是到這裏來探消息的，那俺才真是被小孩子賺了呢？不想心裏一動，竟白砸動窗板響了一聲，當時急忙把雙腿一縱跳到牆外，找了一個僻靜所在一蹲，等了一回，不見大成出來，便又跳過牆去，再到窗前偷聽，直到黨明出去要走，心裏才明白大成果然是來探聽消息的，正要等他把黨明放走之後，自己出去，把他問住，收他作個徒弟，誰知黨明方一拱手，只見



大成回手向腰裏一摸，就知他要下毒手，喊都不會喊得及，就見他已然把黨明用藥針打了下來，不由吸了一口涼氣，心裏尋思，這個孩子，手裏可也太歹毒了！想不到這樣的孩子，竟會這樣促氣，這要是不把他除去，恐怕將來爲害不小，只是自己答應收他，不便作出出乎反乎的事來，再想個旁的法子，使他死在旁人之手才好。想到這裏，遂從房上輕輕跳下，用手一拍大成道：「你果然辦得好，不是這般時，恐怕容易問出他們的住址，我想事不宜遲，最好你趁他們不備，到那裏把他們全都捉住，回來之後，我定要保你做個護師，你可知道此去的路徑？待我去找張地圖來，一看便可以明白了！這個人你可以交給我，我自有的辦法。」大成答應，叫人把黨明用藥救治過來，送到計萬年的屋裏，計萬年又向大成道：「這次前去，必須多多帶人，方可成功，你看地圖，自管先去，我這裏再派人前去接應，所有府裏的護師，叫他們全都前去，另外再多帶二十名壯勇，我想也就夠了。」大成答應，把地圖看清，出府去了，計萬年却不會更調動一人。在計萬年心裏，他這一去，和他師父師叔動手，當然不會討得便宜，此去恐怕不會找出便宜，他師父師叔一恨此子無良，也許會把他置之死地，那時豈不省了多少事？遂又把黨明綁繩鬆了，一和黨明談話，知到黨明也是成了名的英雄，遂把事情前後說了一遍，黨明大罵大成無良，更問計萬年說把他放了回去，免得大家全都受了他的暗算，計萬年

把他攔住說：「等大成明天早晨不回，自放你回去。」黨明只好在這裏等着，誰知第二天一清早，周大成回來便說出怎樣到了關帝廟，怎樣遇見苗二倭子，怎樣和他動手，怎樣用藥針傷他，怎樣曹小芳過來攔住，怎樣又用藥針把他打傷，怎樣遇見王先生，怎樣和王先生動手，怎樣被王先生打倒，自己怎樣逃回，細細說了一遍，又問計萬年派去的人，可曾回來？計萬年道：「提起這事可真氣死人！昨天你走之後，我便派他們前去，你猜他們說些什麼？他們說，他們來時，只言下在這府裏充當護師，這外面的事，他等管不着。再者說我不過暫時替我朋友在此應卯，也沒有調動他們的權利，你道這話可氣死人嗎？且喜你此番前去，雖然不會把他們全數捉回，也打傷了他們兩個人，足以鎮住他們大胆，你且到外面歇息歇息再說吧！」大成那知就裏，謝了計萬年，來到外面，對手下幾個說道：「今天夜晚必定有人前來暗探，且依俺吩咐，作一準備，遂找了兩個精明些的，告訴他們一片言詞，並且告訴他們，屋裏點上燈，你們便找一個黑地方，從屋裏往外看，只要看見院子裏有人進來，你們便把俺教的那套話兒，慢慢的說，俺自理會得來拿暗探之人。」大家聽得明白，便照他囑咐埋伏好了，果然到了二更，華梁來到，大成和華梁一動手，早有人報知計萬年，計萬年便把黨明請了出來，叫他一同去看他們動手，黨明跟了計萬年到那裏藏在房上，一看這兩個動手，不由心裏愛惜，後來見華

梁一鞭，把周大成雙鎚抽去，不由一聲差些喊出好來，又見華梁並不進攻，只一縱跳上房去，又愛華梁心地忠厚，正在這時，只見大成把手一揚，知道他又不踐前言，打出暗器，黨明這時那裏還耐得住，便要跳下。却吃計萬年攔住道：「且慢！還是救人要緊！」說時遲，那時快，就在華梁挨了一針，要倒未倒之際，計萬年便和風一般快，早把他攔腰夾住腿用力一蹬，早已離開那房有十來步遠近。黨明不由暗裏挑挑大姆指，心裏又是一動，正待追下計萬年，只見大成早已跳上房來，黨明趕緊往下一蹲，幸喜不會被大成看見，再看大成望了兩望，依然跳了下去。知道不會看見自己，便急跳輕身一縱，從旁邊小屋上，已然跳到樓上，喊了兩聲，又是一縱，用「燕子三點水」跳到牆外，見着計萬年，計萬年悄悄向黨明道：「你趁着他不曾追來，你快快背了他順此往西，跳出府牆，先去找一小店，把你們這個朋友送到那裏，先去買一些白面，調了雞蛋青，糊在傷口，免得受了風，你再用綠豆粉護住他的心口，免得毒氣侵入，你趕到天亮，快快出城，和你們那般朋友商議，怎樣救活你這個朋友，至於這裏事情，自有俺在裏面替你們留意！那個姓周的，無論在什麼地方見着，都可以下毒手把他打死，我已經再三考察，這人心術已然壞極不可救藥，決勸不過來了，否則將來必受他的大害！」黨明聽到這裏，真是千恩萬謝，背了華梁，踱出牆去，這且不提，只說計萬年，放走黨明，急忙由

後面跑了進去，恰好這時周大成已帶人從旁面走了進來，計萬年一見大成便道：「你來得正好，我正要派人去找你，你知道昨天拿的姓黨的，我想他既是與你師父們沒有深厚交情，我想不如把他找了出來，和他商議，倘若他能協助我們，不是與我們大有利益嗎？」大成聽了詫異道：「怎麼？你老還不知道麼？那姓黨的方才俺已經看見，八成此時他已跑了。」計萬年故作不知道道：「你怎麼知道？」周大成道：「方才因為前面又來了奸細，俺剛剛用藥針打倒在房上，再上房去看時，那奸細已然不見了，一聽房上有人喊嚷，俺抬頭看時，正是俺拿獲的那個山西人姓黨的，他在上面說了幾句無禮的話之後，他也就那樣走了，這是俺方才親眼得見的，所以看得清楚，諒來那姓黨的，一定是有人先把他救了，然後他又到前面去救了他們一路的。」計萬年道：「我怎的一點不知？你們快到裏面看看姓黨的可還在裏面？」旁邊人答應去了，一時回來道：「果然是沒有了，」計萬年道：「既然丟去，也就罷了，只是有一件，像他們這樣隨來隨去，全不費事，恐怕以後他們還要有人來暗探，總要多加小心才好！」大成答應，剛要退了下去，只聽外面忽然鑼聲四起，人聲鼎沸，計萬年說聲不好，便叫他們趕快打探什麼地方鑼響，這裏人答應還不曾出去，只見外面已然有人報了進來，說是緒經樓又有人前來暗探，計萬年道：「難道毛教師他們就都不在不成？」來人道：「毛教師他們早就去了，

只因來的那兩個人，十分驍勇，一個強似一個，並且有一個會用暗器，慶教師和恩教師全都被他們用藥針打傷，只剩毛教師在那裏和他們廝鬪，恐怕再要是時候大了，毛教師也要不敵，請總教師快去接應去吧！」計萬年聽了，把手一擺道：「我知道了，你們快前去傳知他們，叫他們先把兵壯散開，不要讓他們逃出圈去，我隨後就到。」大成在旁邊道：「這事不宜遲，俺便先去吧！」計萬年道：「也好，只是千萬小心，不可受了他人暗算。」大成答應一聲就轉身便走，心裏尋思道：「這回來的一定又是小芳無疑，那一個又是何人呢？便怎的驍勇？」正想之間，只聽前面一片喊殺之聲，原來已到緒經樓。大成急忙縱上牆頭，向裏面一看，只見毛泰正在和一個人交手，仔細一看，却看出是方天玉，不由納罕道：「怎的他倒會來了。」再往方天玉身後一看，苗二侉子提了一對雙鉤氣昂昂的站在那裏。心裏這才明白，原來打暗器的就是苗二侉子，准知道自己過去，也絕對找不出便宜，不過自己已然到了這裏，那有不去之理，遂喊叫一聲毛老英雄閃開，待俺來！毛泰此時已然覺得有些不甚得力，忽然聽見這一聲，真是快活不過，急苗一撒手裏單刀，退下步來喊道：「你來得正好，俺讓你成功吧！」大成搶一步上前抖忙鏢架住天玉雙拐，向天玉笑道：「方兄弟，你怎的也來了？難道說兄弟還非和俺見個三五十合不成？依俺勸時，兄弟還是趁早回去，免得傷了你我弟兄和氣！」方天玉一瞪

雙睛啐道：「呸！那個與你是兄弟？像你這無君無父忘恩叛逆不知禮義的人，怎配和俺姓方的呼兄喚弟？今天俺姓方的來到這裏，第一你須將華家師哥放出，還有一位黨老英雄，你也該快快放了出來，那時俺還念當年弟兄一師之義，不再和你動手，你若有一樣不這樣辦，休怪俺手下無情，當時就要結束你的性命，與世界上人除害，話盡於此，還要你自己忖度忖度吧！」大成聽了，不由勃然大怒道：「方天玉俺不念在當年大家相好一場，所以才不惜苦口勸你，怎的你這樣不知好歹，竟敢破口傷人，這却休怪俺姓周的不義，不要走，先把命留在這裏再講！」說時，一鎚早已當頭打下，天玉正待還招，只聽身後喊道：「玉兒你且退下，待俺來拿這無義畜生！」方天玉往旁邊一閃，只見苗二倚子把雙鉤一擺，往上一進步喊道：「大成往那裏走？」大成一見，急忙一拱雙拳道：「原來是苗二叔，昨天是俺一時失手，不想傷了二叔，只是要怪二叔不該攔住俺的去路，在俺這方面，以爲此事不與二叔相干，所以雖然趁二叔不備，把二叔用藥針傷了，俺那時却連頭都不曾回，便走去了，二叔可知俺是不打算與二叔爲難嗎？今天二叔之來，想還是爲了姓王的，依俺勸時，二叔先要明白這裏面是非曲折，然後再和俺動手不遲，二叔你想，那姓王的雖是自己說是天潢貴胄，俺等却又不曾見着他什麼真憑實據，不過是聽他自己說說，即便他是與皇室沾上一些親，也絕不是正經枝派，俺等跟他們這

樣大明大鬧，究屬站在黑暗地方，倘若官家知道，真個按名搜捕，豈能逃脫法網，那時不止是功名富貴不見，恐怕自己生命難保，再者說現鐘不撞倒去撞木鐘，世界上那裏有這樣傻人，依俺勸時，趁此未被官家知曉，二叔快快去通知師兄弟們，大家快快散夥，不要再和姓王的在一起，倘若能夠幫助官府，把姓王的拿獲送到這裏，俺願在這裏總護師面前，把二叔名子寫了上去，管保二叔有個大大官做，二叔你想……」大成話猶未完，只聽苗二倭子一聲斷喝道：「畜生！快快住口！似你這貪圖榮利，不顧信義，竟敢陷師害友，小畜生，也配和俺來講話，今天就是你命盡之日，休走，且吃俺一鉤去。」說着迎頭就是一鉤，大成急忙往旁一閃，也便怒道：「姓苗的，前次饒你不死，怎的今天又來自尋煩惱，休走，也吃俺一鎚再去！」說着一鎚裹住單鉤，一鎚早已向苗二倭子迎面打來，苗二倭子喊一聲來得好，進步一鉤，鉤住鎚練，只聽吶吶嘩啦一響，練子鎚竟被鉤刃咬折，苗二倭子往前一進步，雙手往懷裏一帶，抬起左腿，照大成膀上一踢，大成掌不住勁，倒退兩三步，摔倒在地，苗二倭子搶一步，舉鉤就劈，就在這個時候，只聽身後一聲喊嚷道：「慢動手！」隨着聲音，一陣風到，苗二倭子便知身後有人，急忙一閃身，大成早已爬了出去，站在一旁喘氣，苗二倭子回頭一看，只見這人身高不到五尺，禿着個頭，臉色通紅，紅中透亮，手裏拿了一桿旱烟袋，滿臉是笑的在那裏一站，

苗二愣子急忙把鈎一順，拱了一拱手道：「曾駕何人？爲何攔俺動手？」計萬年微微一笑道：「在下姓計，在這府裏有護院的責任，你這人深更半夜，竟敢持械深入王府，還敢和這府裏動手，你這麼問起我爲什麼攔你來了？」苗二愣子一聽，原來此人就是計萬年，知道此人武藝十分高強，看他這樣子又不像要和自己動手的樣子，便也急忙陪着笑道：「尊駕原來就是計老英雄，俺一向聞名，今日方得幸會，老英雄問起俺怎樣持械深入王府，俺天胆也不敢，更不敢在這裏無故動手，只因這裏面有些曲折，不得不告訴老英雄，方才和俺動手之人，原來是俺的一個徒兒，俺從南方把他帶到這裏，原爲讓他開開眼界，叫他增長一些知識，誰知他來到這裏，竟敢背俺偷跑，俺幾次叫旁的徒兒來喚他，他又把旁的徒兒打了，便是俺也還吃了他一藥針，似這等忘恩背義之徒，老英雄就是收留他又有什麼益處？俺想請老英雄，恕俺一切狂妄之罪，准俺把這逆徒捉住，俺便着實感激大德了！」說着又是一恭到地，計萬年聽了把頭點了點道：「你這人倒還知道情理，只是有一件，你從前收徒弟時候，爲什麼不先考查明白他的行爲，就胡亂的把他收下，知道他不好，就該把他除了，爲什麼又縱容他到這步田地。現在，你打算把他除了，這件事你是本應如此做法，不過，在我這府裏，你却拿不了他去，我倒有個法子，你既身帶武器，又敢授徒，定必手裏來得，我要領教三五手，倘若贏得我時，我便



幫你把牠拿了，如果你也敗給我時，你就快快逃命去吧！」苗二侉子一聽，就知道事情有些難辦，只好是暫時耐下性子，便笑着向計萬年道：「計老英雄，俺方才也曾向你老說過，俺此番前來，全是爲了俺這背恩負義徒弟，不然天大胆子也不敢冒進王府，你老想俺這話說的可是？此時俺只望你老能夠把俺那不肯的交給俺把他帶回，至於怎樣冒犯老英雄之罪，俺必來領受，若教俺此時便和老英雄面前現醜，俺是天胆也不敢，還是老英雄行個方便！」計萬年聽了微微一笑說：「看你這個樣子，也像是個英雄，怎的說出話來恁般沒力氣，你今日如果不肯賞教兩手時，恐怕打算出這個門就不易了！」苗二侉子知道計萬年是有意激動自己，正要想出一番話來，怎樣去回復他，誰知這時方天玉早已忍耐不住，扯雙拐在身後，一聲喝喊道：「師父那裏有那些話和他囉嗦，待俺把他打發回去再講！」苗二侉子剛要喊一聲不可以時，方天玉已然扯雙拐搶了上去，苗二侉子知道再說什麼也是無益了，便退在一旁，看着他過去動手，只見計萬年哈哈一笑道：「究竟小的比老的有火性些，來，來，來，且鬪個三五合看一看！」方天玉一聲喊道：「姓計的，你不必以老賣老，難道以老還能把人壓倒嗎？」說時一扁左手拐用了一個「枯樹盤龍」式，直取計萬年上頭，計萬年一看見拐已臨腦門，身子往旁邊一閃，拐從面前削過，方天玉見左拐打空，搶一步右手拐用個「李鐵拐飄海式」，從肘下一掏，往計萬年

腦邊打來，計萬年喊聲來得好，舉起手裏大煙袋，輕輕往拐上一搭，說聲走，那根拐便似站在大烟袋上一樣，休想再動得分毫，方王玉雖是用盡氣力，那裏弄得動，就在方王玉用力往回一撤時候，計萬年陡的把烟袋一鬆，方王玉身不由己倒退了有十來步，才用雙拐拄地站住。計萬年却仍然行若無事的站在那裏。苗二侂子知道計萬年用的是氣工，方王玉自然不是人家對手，便急忙用手中鈎向王玉一指道：「王玉，你怎敢這樣大胆，竟敢和老前輩動手，若不是老前輩體讓於你，只怕你這條命已然多時不在了！還不快快退下！」方王玉知道這是苗二侂子給的台階，便急忙順坡而下，跑到苗二侂子身後發愣。苗二侂子抱定雙鈎，笑着向計萬年道：「小徒無知，竟敢冒犯老英雄，多承老英雄讓他是個小孩子，不會運混元氣傷他，他雖無知，俺姓苗的却深知感激，只是今天的事，還是求老英雄不要見怪俺等，把俺的那個孽徒交給俺帶了回去，俺日後自當想法報答你這番意思！」計萬年道：「就憑你這樣一說，這件事豈能就完，我現在倒有一個法子，今天在我這裏，你我也不必動手，最好你我明天定規一個地方，大家比試比試，倘若你果有能力，我自把你徒弟交給你，任憑你們去處治，如果你要不是我的對手，那時不單你的徒弟你要不回去，恐怕連你們這般人也未必能夠找出便宜去，你說這話可說得是嗎？」苗二侂子一想這個神氣，未必能佔上風，倒是依了他的主意，明天和他再比較

也好，想到這裏，遂向計萬年道：「這件事要依俺說，還是不要這樣辦才好，只是老英雄既是願意和俺那班弟兄見面，也沒有什麼不可，却要請問老英雄，明天在什麼地方見面的好？」計萬年冲口而出道：「南范，關帝廟何如？」苗二愣子遂即答應道：「就是那樣吧！只是還有一件，俺要跟老英雄打聽打聽，俺還有一個朋友姓黨的，據說也被老英雄把他拿了，不知可否把他放走，因為他不過是來替俺打聽消息的，這裏頭一切，全不與他相干。」計萬年道：「這件事你不消問了，那姓黨的已被你一個姓華的方才來此救了去了，你快回去告訴你們的人，在今夜子時前後，我必同周大成前去和你們一較短長，你們快快去吧！」苗二愣子知道是華梁已然把黨明救走，心中先放心一半，便忙答應道：「是吧！俺便通知他們大家在那裏候你老英雄來吧！」說完，帶了方天玉，便縱上牆頭向計萬年道請，隨即越牆出去，方天玉向苗二愣子道：「師叔，你老人家為什麼不在這裏動手，却同他約定關帝廟，這豈不是給人家姓婁的找不自在？」苗二愣子道：「俺豈不知道在這裏動手，却有兩層不便，第一，憑你我的本事，未必能贏得了姓計的，即使碰運氣贏了姓計的，他們府裏有的是人，也不一定會使俺等得了便宜，那時我又應當怎樣措置？再說，依俺看時，這姓計的，也不像在王府裏做什麼事的，言談之間，大有助俺之意，這裏說話，大有許多不便，如果在關帝廟裏，就可以全都說清，所

以俺才不會和他動手，要依俺看時，就是那黨明被救也不一定是華梁所爲，好在少時見了華梁，便可問個明白，到了今天夜晚，看個動靜再說！」一壁說一壁走，兩個人全不留意，不想方天玉竟走在一個人身上，只聽那人罵道：「什麼人走路不望路，却不知踏了你洛子的脚。」苗二倭子一聽，便急叫道：「黨大哥莫罵，是小弟苗正義在此！」原來正是黨明，只因黨明把華梁背出園外，幸喜街上尚沒有什麼人，黨明知道附近有一個小客店，這個店裏，只有父女兩個，也賣些酒菜之類，黨明因素日歡喜吃酒，所以到這裏來過兩次，今天一想，別處又遠，也未必能有這裏安靜，不如且投這裏再講，把華梁背到這裏，好容易把店叫開，店裏老頭子先時有些不肯，後來黨明便說起自己是怎樣帶了華梁投親，怎樣投親未遇，直找了半夜，華梁受了暑，所以才到這店裏來，請店裏行個方便，老頭一看他說得可憐，便讓他們進來，黨明把華梁放在炕上睡好之後，便向老頭子道：「煩老掌櫃的多照顧一眼，俺出去買一些藥來。」老頭子答應，又告訴了他這些東西都在什麼地方買。黨明答應，走了出來，一路尋思，那裏去弄些解藥來？不然，恐怕華梁性命不保，只是關帝廟離這裏極遠，往返之間，毒氣一散，恐怕這病就不容易治了，如果不到關帝廟，倘若華梁竟因此而死，他究屬是個小孩子，怎樣對得過王苗兩個？正在尋思之際，不想一脚正踩上苗二倭子，黨明一見苗二倭子，心裏十分高興，

便笑着向苗二侂子道：「二爺什麼時候來的？意欲往那裏去？」苗二侂子這時碰見黨明，也是事出意料之外，便急答道：「只因俺等着黨爺一夜未回，恐有什麼不測，所以俺才帶了方天玉來到這裏，不想却在這裏碰見黨爺，只是天到這般時候黨爺怎的還在街上，不知是意欲往那裏去？」黨明一拉苗二侂子道：「苗二爺你一來就好了，只是此處不是講話的地方，苗二爺，你們爺兩個，且隨俺洛子來！」說時拉了苗二侂子就走，三個人一壁說，黨明便把昨天自己到這裏來，怎樣被周大成用藥針打傷被獲，怎樣碰見裏面總教師計萬年，把自己救了，今天夜晚華梁怎樣和大成動手，怎樣得勝，華梁怎樣仁義，怎樣不忍傷害大成，大成怎樣發出暗器，打傷華梁，計萬年如何放了華梁，又放自己逃去，細細說了一遍，苗二侂子聽了不住點頭。方天玉道：「你看如何？俺就看出這姓計的不是和俺等爲難的了！只是這時華梁現在何處？黨爺又何往？」黨明道：「那位姓計的，臨放俺出來之時，曾向俺洛子說，華梁受的是毒器所傷，如果工夫大了，恐怕毒器歸了內，叫俺洛子出來，先買些散毒的藥替華梁敷上，天亮再背回關帝廟救治，故此俺洛子把華廟送到一個就近的小店裏，俺是出來買藥的，但天已然這般時候，俺洛子還在這裏尋思不知什麼地方可以去買藥呢？不想倒遇見了苗二爺，總是華梁的人正直，該當有救，想您身上一定帶有解毒藥品，快快同俺洛子到店裏去吧！」苗二侂子也

把自己怎樣放心不下，才帶了方天玉來到這裏暗探，怎樣到了王府，遇見周大成，怎樣和他動手，怎樣把他弄倒，怎樣計萬年出來攔住，怎樣和自己約定明日在關帝廟比試，細細說了一遍，黨明道：「看這神氣，這姓計的未必便是真心幫助王府，並且意思之間，還似有和大成爲難之意，不知苗二爺可會有些看出嗎？」苗二僇子道：「方才俺和方天玉也是這樣說，但願他是真心吧，且待俺快去治好華梁，趕回南苑，那時打算怎樣辦法再說吧！」說時不覺已然來到小店，黨明過去把門叫開，向那老頭兒說明，這兩個人就是自己所要找的親戚，不想在路上遇着，所以同了來的，老頭兒深信不疑，苗二僇子來到屋裏一看，只見華梁躺在床上，已然人事不知，不由好生嗟嘆，忙叫老頭兒舀過一碗涼水，苗二僇子用水把藥化開，一半給華梁敷上，一半把華梁牙關撥開，用水送下，功夫不大，只聽華梁肚裏一陣碌碌作響，猛然一聲喊叫，「痛殺俺了！」驚得那老頭子急忙來看時，見華梁已然端正坐在了床上，老頭子失口說道：「真個是好藥！難道你老就是個神仙，藥便這般靈？這位爺的藥如果還有時，賞給我一些，倘或俺將來也受了暑，也好拿這藥來贖命！」苗二僇子笑了一笑道：「這藥其實不值錢，如果你要用時，明日俺便替你送些來，只是，今天帶的不多，已然用完無有了！」不一時，華梁精神已然復原，便急忙給苗二僇子磕頭道：「有勞二叔救俺一命！」苗二僇子道：「你不要謝

俺，你快快謝謝黨老英雄救你這一條小命吧！」華梁聽了，果然又向黨明磕頭稱謝，黨明急忙攔住說道：「大家既然都在一起，這等小節，大可不必拘束，你此時可覺得復元不會？如果能走的話，還是回去才是。」華梁道：「俺這時已然不覺得什麼痛苦了，要回去時，俺自走得？」黨明道：「此時最好趁天不亮趕了回去。」遂把店裏老頭子叫過來向他說道：「俺洛子的姪子病已好了，俺親戚勸俺老子到他家裏去住，俺趁着天色不亮，路間涼爽俺便要去了，在此打擾一夜，實在非禮，這裏有二兩銀子掌櫃的買一杯茶吃吧！」說着把銀子遞了過去，老頭子見了喜歡的真是無可不可，嘴裏一面謙遜着，如何使你老這般破費，可是手裏早已把銀子接了過去，於是華梁，苗二侂子，方天玉，黨明，一直走出那家小客店，直往永定門而來，來到城牆下大家搭好飛抓，爬上城牆，出城之後，各人施展夜行術，不一時已然來到關帝廟。一看婁廷玉和王先生等衆人俱在，便急忙上前把禮行過，大家一見黨明，還以爲是苗二侂子和華梁把他救出來的，後來聽苗二侂子一說，不單不是華梁救的黨明，反是黨明救的華梁，大家不由一齊連稱怪事！婁廷玉道：「誰把誰救出來，這件事還不要緊，還是預備明天那姓計的來要緊！」王先生道：「依我聽苗二爺所說，似乎這姓計的，原不是要和我爲難，並且還有暗中助力你我的意思，不知大家以爲如何？」婁廷玉道：「這話我也是這樣說，還有一節，我

看明天他明着說是來和俺等比試，暗中却像是要把大成送到我們這裏，使我們自己懲罰他的意思，依我說，這件事倒是要細心支配一下才好，倘若人家是番好意，我們把事情辦錯，不但對不起人家這番好心，並且還要受人家恥笑，如果我們真把人家當作完全是好心，倘若人家暗有用意，大家便要遭他毒手，這件事總要能夠佈置周密，既要讓他看我們這般人裏頭確是正經人物，並且不全是雞毛蒜皮，叫他心服口服，願意和俺等交個朋友，自動的把大成拿住送到我們這裏，就是他有些真變動，我們也有一定準備，不致遭了他人毒手，如果能辦到這樣，才可以算是上上之策，不知那位都有什麼意思？只管當面講來。大家也好作一商量！」苗二愣子向婁廷玉道：「婁老英雄，你老這話未嘗說的不是，只是有一件，這個地方，俺等都是初次來到，人情地理，全不熟悉，婁老英雄既是爲力於先，何妨救人救澈，倘若能夠助王爺成功，也不枉俺等往返這一遭，依俺看，還是你老支派的爲是，況且你老既說出這番道理，當然自有一番計劃，就請你老分派吧！」婁廷玉道：「二爺又來做成我了，那天雖是我出了半天主意，却一些也不會用着，真個今天還要俺出醜不成？只是今天這件事，也算義不容辭，我便再出一次醜，還求衆位恕我無禮！」大家一齊站起向婁廷玉道：「婁老英雄你老此謙了！就求你老分派吧！」婁廷玉道：「如此恕我無禮！我想那計萬年既肯說出這裏來，他是必來無



疑，只是這人對於我們當然沒有什麼仇怨，再者看他肯其釋放黨爺，大有助力我們之意，在這內情不明的時候，最好是取一個備而不用法子來，應付這件事，我想他如果真是幫助王府，也可以看得出來，他來的時候，定然帶的人少，我們看見他帶的人少，那時我們便應有一種暗地服他之意，處處都要讓他過得去，那時他必定會爲我們所用，如果他是真心前來立功，那時他帶的必定人多，我們萬萬不可逞強向他動手，只要慢慢保守緊密，往後退去，自可安然無慮，倘若有人不聽我言，上前和他動手，一個有失，大家受累，千萬要牢牢記住。還有一件，大家見了大成，不准過去和他動手，我自想法把他拿回來，現在要派四人打探四方，都是什麼人？有多少，一一探清，急速回報，這裏方好准備。韓光正北，吳七正西，金威正東，丁立正南，探聽不明，不可回報，探聽已明，不可不報。還有一件，王爺這裏也用你不着，最好你還是帶了張興霸，尤俊英，守住地道，如果有些失手，也好從此他去，另作別謀。這件事最要緊！」王先生道：「依我說我在這裏不妨事，累次攪擾婁老英雄，我却實在不忍！」婁廷玉哈哈一笑道：「王爺這話說差了，莫說從前待我有分好處，就是半路交個朋友，事到如今我也要管些事，王爺你自聽我所說好了！」王先生點點頭答應了。婁廷玉道：「這時天氣已然不早，大家都可休息休息，待到天亮再聽分派吧！」就在這個時候，方天玉一批華梁衣襟，華梁會

意，跟隨方天玉來在外面，方天玉看看四外無人，便向華梁道：「師弟，你可曾看見這  
個事嗎？想當初大家在山東時候，是何等親愛？事到如今，周大成不知確是爲何，拋了  
你我弟兄，獨自投到王府，照現在這個時候看起來，不要說是旁人，就是你我原來幾個  
師兄弟裏，也都是看你我弟兄不起，說起來你我弟兄也實在太無能爲，以致寸功未立，  
並爲他人恥笑，那金威丁立原是你我一路之人，就是和俺等平起平行，究屬還說得下  
去，至於那韓光，吳七，不過是兩個不能提名的小子，也竟會派他們出外，却把我弟  
兄置諸腦後，俺想這明天早晨，那計萬年會同大成師哥到此，你我現在不要說知師父和  
苗二叔，便先去路上邀截好了，不容那計萬年趕到此地，在路上先把他們去解決了，俺  
那大成師哥，不過一時的想不開，才肯做出那樣事，如今憑着你我弟兄這番苦口，要把  
他勸得心回意轉，只不知師弟你以爲如何？」華梁道：「師兄這話，原是不錯，只是一  
件，那大成師兄此次之事，俺先也兀自不信，誰知這次在王府見他之後，他不單不念一  
些師兄弟情義，反將俺用藥針打傷，不是黨大爺相救，只怕這條命早已沒了多時，師兄  
這番意思，恐怕大成師兄未必能領，那時反勞師兄不悅。況且，此事既由師父拜托婁老  
英雄，那婁老英雄既不肯差使俺等，也自有一番用意，那計萬年非比等閒之人，俺等豈  
能是他人對手，倘若有個一差二錯，那時豈不更要惹大家恥笑，招師父不願意，師兄你

想這話說的可是？」方王玉還待分辯時，只聽後面有人喊道：「你們兩個又跑到這裏說些什麼？師父那裏喚你們哩！」二人回頭看時，原來正是張興霸，華梁道：「俺兩個在這裏講幾句話，不知師父喚俺等什麼事？」張興霸道：「什麼事俺不知道，俺只聽得師父說，你們兩個特煞好事，叫俺把你們兩個叫回。」華梁向方天玉道：「俺說如何？快同俺去見師父吧！」方王玉也不再作聲，便跟了張興霸回到廟裏，只見王先生滿面怒容的道：「你兩個怎樣？敢也是看着大成眼熱嗎？怎的這裏說話還沒有說完，你兩便又跑了，今天我和你們說，你們那個不聽我的指揮，你們那個便先自走去，不要再認我當先生，這話你們可以聽清記明，今天如果見着大成，不准你們過去和他答話，也不准你們和他動手，不經婁老英雄指名叫出，不得擅自出來，不管你們那一個，有一個不聽，從此不要認我爲師，你們要記下了！」王先生把話說完，苗二侉子過來道：「這時天氣已然不早，你們趁早兒還可以歇一歇兒！」大家答應一聲，一齊走進大殿，各自找地方去休息，且說方天玉坐在那裏尋思，自從跟隨師父以來，和俺等瞪眼說話，今天還是頭一次，固然不該俺等膽大妄爲，不過師父今天也就不顧情面？想俺方天玉，今年不過十八歲，倘能施展本領，藏在半道之上，等他們來時，俺使用計把他們拿着，回來見了師父，看他還說些什麼？如果俺的計策不行，那時俺便討要，也要轉回山東，想到這裏，

又細細聽了一聽，只聽耳旁酣聲四起，不由心裏大喜道：「這才是天助俺成功掙臉哩！」邁步出了大殿，不敢走前面，來到後殿牆，擰身縱出牆去，幸喜四外無人，轉過廟牆，一直往正北跑下，一路跑，一路想，心說這番我跑出來，就要辦出一個厲害給他們看看，只是韓光來時，不知在這前後左右，最好總要走到他的前邊去，不然倘若被他聽見，豈不反是不美。想到這裏，又着實的跑了一程，立脚一看，這塊地方，兩旁都是樹林，中間一條大道，道上十分平坦，確是一個好所在，便找了一個樹林，走了進去，找了一塊石頭坐下，又把自己身上衣服緊了一緊，把自己兵器，全都齊好，閉目養神，靜聽林外響動。這時天氣已然要亮，遠遠已然聽得雞叫聲音，就在這個時候，只聽樹林前面，便好像有人走路聲音，急忙起身，把手中雙拐扯了出來，這時，脚步聲音，已然臨近，正要外出探看一下，却好兩個人走路說話，只聽一個道：「總護師，你老總還是多加防備爲是，那個姓婁的却十分歹毒，像你老這樣毫不經意的走，倘若他們暗中用了毒手，豈不是要上他們的當麼？」方天玉聽了大喜，知道果然是周大成和計萬年，心裏說道：「這幸虧我來的早，這要全依着那姓婁的支配時，豈不全都誤了？」正要出去，更想再聽聽計萬年說些什麼？急忙收住脚步，只聽又一個人道：「你這又是瞎慮了！你想他們這時就是腿快，也不過是剛到了關帝廟，那裏便會派人出來？我所以要提前從府裏

跑出來，只因俺想這城外樹林之內，定然特別涼爽，我同你且在這樹林裏找個乾淨道兒，睡個覺兒，養足精神再走，你看好不好？」只聽大成道：「你老這話雖是這般說法，俺想總還是不歇，早些趕到的好！」只聽那個人說道：「既然是你願早到，最好你先走一程，到前邊去等我，我自在這裏歇一覺，再去找你，你便等俺一同進廟如何？」只聽大成又道：「如此說，總護師便先在這裏歇一歇，待俺先趕了去。」聽得大成往南跑下去了，又聽那個人道：「這個娃娃，恁般沒福氣，這裏歇歇，不遠勝那府裏熱雞籠一般，且待我歇一覺再說！」方天玉聽到這裏，止住脚步，心裏尋思道：「這倒是個巧檔兒，俺正不願和大成相見，如今正和俺意，再者這姓計的放着道路不走，却要在這裏打睡，這一半是這姓計的合當命盡，二則是老天有意助俺成功，且俟那廝睡熟，俺乘其不備，將他打傷，等俺把他扛回廟去，也叫師父知道俺也不有兩手功夫。」再聽東邊樹林一陣聲響，猜着一定是那姓計的竄入裏邊去了，又候了有一頓飯工夫，才慢慢的從樹林裏走了出來，好容易踱到那邊林外，聽聽裏面，一點聲音都沒有，這時天光已亮，林子裏面，已然看得清清楚楚，只見裏面有人睡覺，方天玉納悶道：「難道他不曾在這樹林子裏睡？」遂又往旁的林子裏面，找了一遍，依然是連點影子都沒有，忽的心裏醒悟道：「哎呀，不好！俺中了這姓計的計了！分明他從旁處看見俺藏在樹林裏，他才使

出來的詐語，說要在樹林裏睡覺，這分明是讓俺在這裏候着他，他好扯空子從這旁跑了，也是俺一時大意，却上了他這一當，不過，就是他躺在這裏，以他這般機警，恐怕也未必是他的對手，那時保不住還許吃他一些虧哩！只是這番不聽師父囑咐，輕舉妄動，跑回廟去，一定還要遭師父責斥，真是無趣的緊。忽的又一想，把手一拍道：「有了，俺何不追上前去，想他一定吃韓光攔住了！」想到這裏，甩開脚步，一直往南跑去，一口氣跑了總有十來里，定神一看，眼前已是關帝廟，心中不由一陣納罕道：「怪呀！怎麼連韓光也不見了？難道他也吃姓計的賺了不成？這一來只怕兇多吉少，恐怕見着師父，少不了要受這一頓好罵了！只是事已至此，還說些什麼？且進廟去看看再說吧！」慢慢的踱到廟門外邊，聽了聽裏面似乎是有人說話的聲音，扒着門縫往裏邊一看，心裏着實的吓了一跳，只見王先生，苗二侉子，金威，丁立，婁廷玉，李大勇，吳七，韓光，東方德，張興霸，華梁，尤俊英，鄧叔寶，陶定邊，曹小芳，張靈姑，一個不少，都坐在那裏，最奇怪的是那王府裏的總護師計萬年，也和大家坐在一起，再往那邊一看，尤其可怪，原來周大成直挺挺的跪在地下，心裏知道不好，倘若自己從正門進去，一定會使王先生看出自己的行爲，定然會鬧個大大的沒臉，倒不如自己繞到後面仍然從那裏進去，就說自己出去解手去的，或者可以擋過當時，想到這裏，便輕着脚步繞

到廟後，縱身從上面進去，幸喜不曾被人聽見，忙將雙拐藏在殿後立柱上，把身上衣服也脫了裹在一起，然後才慢慢往前邊走來，只見王先生怒容滿面的道：「方天玉你往那裏去了？」方天玉道：「俺因吃多了涼水，一時走動去來，……」話還未完，只聽王先生一聲喝道：「你竟在我面前亂講，還不快快和大成一齊跪了？」方天玉看見王先生真個動怒，不由一陣心下十分難過，心想自從跟隨師父以來，向來不曾見着師父發過這般怒，今天總怪自己不好，不該做出這樣事，使師父生氣，當着這般人，却鬧了個大沒臉，心裏十分無趣，委委曲曲的才待走過去往那裏跪下，只聽那計萬年向王先生道：「王爺，這件事固然要怨令徒草率行事，不遵師命，然而他究竟有上進好強之心，總比你們這位令徒強得多了。再者據我看，他這次私自出去，他還是有些師兄弟情腸，才肯這樣，就是有錯，也是好的。並且，我看這個孩子，天資十分聰穎，性質也還溫和，最好能夠教給他一種特殊的本事，也好使他在江湖上有個立脚之地，才不負他一番求進之意，今天看着俺的薄面，饒過他這一次吧！」王先生道：「既是計老英雄如此抬愛他，我自當使他起來，只是便宜了他！」說着隨向方天玉喝道：「若依你今日這行爲，便該把你和周大成一同處罰，却是計老英雄講情，便宜了你，你下次如果還是這般不聽囑咐時，我一定把你轟出，不認你這徒弟，還不快快過去謝謝計老英雄？」方天玉滿面含羞

走過去向計萬年行了一個禮，計萬年哈哈大笑道：「好孩子，難爲你跑了半夜，你在樹林子裏可曾看見有睡覺的？」說完哈哈又是一笑，大家不知道，方天玉自己心裏明白，便笑着向計萬年道：「俺萬分無知，你老不要再和我一般見識吧！」計萬年也一笑道：「你先到那邊去，等事情完了，我還有話要和你說。」華梁向方天玉使了個眼色，方天玉急忙走了過去，華梁剛要向方天玉訴說這裏情委，只聽王先生向兩邊一望道：「你們暫時不要說話，聽我說一句話，想俺王某自從逃難到山東，遇見那華二當家起，一切全仗華二當家收留照顧，才有今日，那時承華二當家不以我爲被罪之人，十分青眼，並且肯把他的公子和一般小孩子教我教練他們功夫，其實我那裏有那種功夫去教給他們，一則因爲華二當家盛情難却，二則我看他們這一般小孩子，也全都大有作爲，倘若能夠學成本事，將來也可以有些作爲，幸喜他們大家都肯聽我說話，雖然說不上是有功夫、不過大家都不曾白學，這總算對得起我這一番心血，至於此次進京，原不想把他們同來，後來因爲是苗二爺再三這樣說着，說是把他們帶了出來，正可以讓他們長長見識，也好明白一些江湖上的情形，倘若到京，有用人的地方，大家也可幫助一些，我因推脫不下，方把他們帶了出來，誰知剛剛到了京城，這周大成竟自把心變了，暗投王府，意欲洩底，致大家死命，誰知老天有眼，偏偏遇見計老英雄，看出他的行徑，才把他誑騙到此，由



婁老英雄把他拿住，我想他一次帶人搜店，二次單人探廟，竟敢用針打傷師叔和師妹，三次又把黨老英雄和華梁用藥針打傷，實屬忘恩背義，不容一死，今天當着大家，我要請教一個法子，對於他究應怎樣才好？」大家一聽王先生這番話，再看周大成那種挺眉立目，全無一點羞懼的意思，都覺得這種人死有餘辜，誰也不願意來多說這一句話。

苗二侂子知道今天這件事情，如果自己不肯過去說兩句，恐怕都不會上前說話的，想到這裏，便走到前面，向王先生道：「王爺的話，大家都聽明白了，這總怪大成這孩子不知上進，論理像大成這樣孩子，就是把他殺了，也是該的，一則可以替世上除一大患，二則也可以讓他知道作惡的下場，就是他父母將來知道了，總怪他兒子，也怨不上誰來。不過像你既把他收之在先，如今要把他正法於後，恐怕世人要笑你我既無識人之力，又無寬宏之量，事到如今，最好使他不仁，不可使我輩無義，今天當着大家把他放去，他以後如若仍是那樣不仁不信，將來自有人把他除去，總比叫他死在我輩手裏的爲是，只不知王爺以爲如何？」王先生聽了一皺眉道：「話雖這樣說，足見二爺不究其既往，許其自新，可稱大仁大義。只是一件，我們這時，正要行事，倘若把他放去，他依然投奔那方，和我們作對，只怕那時再找不出第二個計老英雄來了，那時只怕是後悔不及！」苗二侂子道：「這却不妨事，這次放他，當然不能還叫他逗留北京，和俺等爲

難，只要王爺肯把他放去，俺却有個大好主意，可以找一個精明強幹的朋友，把他送回山東原籍，交給他父母，並且把這話說明，也可以使他父母明白此次把他送回山東的意思，俺想這件事，如此一辦，既可免去落個不仁之名，而且也不致於妨礙俺等的事，俺想此事，王爺總可以點頭了！」王先生道：「想我這次得以進京，全是苗二爺之力居多，況且，這次周大成，得罪苗二爺地方居多，既是苗二爺這般說時，我還一定能說有什麼不肯，不過却太便宜這個奴才了。並且還有一節，就是找送他回去這人，也就很難找，有本事的，這裏正要借重，沒有本事的，又怕不能把他送到地頭，二爺你道這話說的可是有這一層嗎？」苗二僇子道：「這個到無須多慮，俺想這般人裏，一定有願意送他回去的……」話言未了，只見黨明站起道：「苗二爺和王爺，都不要過慮，俺洛子願意送周大成回去。」苗二僇子道：「這裏正用人時候，像你老這樣的，萬不能去。」黨明道：「這話不是這樣說法，就是王爺不叫俺洛子送周大成回去，俺在這裏也坐不住，因為俺此次到京城，原是有的一些旁的小事，不想在路上却碰見了婁老英雄，才有現在這番聚會，現在俺洛子送他回去，俺洛子自應替王爺効勞，如果王爺另有別人，俺洛子也不敢勉強，只是一件，俺洛子依然要走，至於這裏事，在俺洛子山東約會以後，不便爲了這方却失了那方朋友的義氣，俺洛子這時把話說開，是叫俺洛子走，俺洛子走，不叫

俺洛子走，俺洛子也是要走，還請王爺和衆位恕俺洛子無禮！」苗二侉子道：「既是黨爺這樣說時，俺也就不便留了，至於大成這個孩子，也請你老順便把他送回山東，交給他父母，只是一件，這個孩子，性質十分惡劣，還求黨爺在路上多多留神，不要出了舛錯，反致貽害你老。還有一件，此次你老幫俺等不少的忙，受了許多的累，現在既是要走，俺等也應當再聚一聚，再者，現在又承計老英雄暗中幫助，才得無事，也應一同暢飲，借花獻佛，謝謝他老這番美意的才是！」東方德，陶定邊這一干人，起初看見王先

生動怒，大家都不好過去說話，現在看見事已緩和，又見苗二侉子這般說法，大家便都過來湊個高興，幫着來留黨明，黨明笑道：「既是衆位這般抬愛，俺洛子便依實了。」

婁廷玉道：「且慢！你們只顧讓黨爺在這裏歡聚，你們却不知我這裏情形，第一節我這廟裏，沒有許多傢具，二則又沒有個廚子，把黨爺留在這裏，却給他什麼東西吃？」苗二侉子道：「這個却不妨，好在大家都不講什麼客套，只要是能夠有地方能弄半隻豬來，就可以有個辦法。」李大勇在旁邊聽了道：「這個我能弄得了來，弄上半隻豬，三十斤大饅頭，提上幾十斤酒，我想也就夠吃了。就是一樣，這些東西，我一個拿不來，誰能幫我去一趟就成。」華梁道：「在什麼地方，俺可以跟你去。」方天玉道：「你們倆個人，恐怕還是不行，俺也可以跟了你們去。」婁廷玉道：「真是我便忘了，既然如

是，爽得讓金威，丁立兩個也跟了你們一起去。」當下華梁，李大勇，方天玉，金威，丁立，一同走出廟門，華梁問李大勇道：「到底是上那裏拿去？」李大勇道：「上我們的家裏拿去。」大家走路之間，金威向丁立道：「想不到周大成今天會受這麼大的折辱，雖是婁老英雄十分氣恨，究竟也要怪大成不該先下毒手，所以才招出婁老英雄下此毒手。」華梁道：「只是婁老英雄這一掌也太厲害些，恐怕這一來大成要歇個五七日。」方天玉向華梁道：「你們說的這樣熱鬧，俺却一點也不知道，你可以再向俺細說一遍嗎？」華梁道：「說說那有什麼不可，自從師父分派大家以後，也就有半個時辰，便看見韓光跑了回來，說是姓計的和周大成已然來了，大家迎出去看時，只見大成在前，姓計的在後，苗二叔一看見大成就要過去，却被婁老英雄攔住，婁老英雄自己出去，向姓計的問他來意，據姓計的說，此番前來，原爲會王某人，如果旁人真有什麼切實功夫，也可以前去較量，只要這裏有人能夠贏得一拳，他願甘拜下風，從此不來多事，如果沒有人能夠贏得了他，他就要把這一千人同到府裏治罪，這時師父和婁老英雄尚未答語，就是這位李大勇大哥，已然跳了過去，誰知大成早有準備，趁李大勇尚未站穩，照胸頭就是一藥針，也是李大勇未曾防備，吃他一針打中，跌倒地下，張興霸師哥出去，也被他用藥針打傷，他便益發耀武揚威，大肆張狂，婁老英雄十分看不過，這才過去，要和

他講理，叫他不要用暗器傷人，誰知婁老英雄尚未到得跟前，大成一針早已打出，那一針雖然打在婁老英雄身上，誰知那婁老英雄依然沒事人似的，緩步而前，這時大成要是乖覺的，他就應當心裏明白，這裏已然遇見勁敵，趕快逃走才是，誰知他仗着他藝高胆大，不但毫無畏懼，依然又是三針分上中下三路打出，這回大家都替婁老英雄担一大懸心！」金威道：「要不是因爲這兩針，婁老英雄還不至於出那樣大的火哩！」方天道：「你不要擾他，讓他自己說吧！」華梁道：「當下婁老英雄見他連打二針，不由有些動火，却不好意思和他臉上動怒，又見他當時，還在那裏耀武揚威，婁老英雄也知道大成的性子，必須要大大的受下折辱，他才能夠知道世人還有比他高的人，遂向着大成哈哈笑道：「姓周的看你雖然長個人形兒，却沒有長來人心，你想你這身藝業從何處得來？倘若不是你姓王的師父，姓苗的師叔，只怕你還在鄉下鋤地吧！你受了人家教育之恩，不想報答，反而貪圖利祿，竟敢改投旁人，來和自己師父爲難，第一次帶人搜店未遇，第二次竟敢把幫忙的朋友黨老英雄用暗器打傷，二次又敢來探俺關帝廟，用藥針打傷教你用藥針的師叔，又用藥針打傷你們同門學藝的親師妹，你還敢假借王府勢力打傷師弟華梁！你想我們這種仗着闖江湖吃飯的人，第一要講究義氣當先，似你這樣行爲，義字何在？我與李大勇今天還是頭次見面，你竟一言不發，趁人不備，用暗器傷人，幸我這

副老架子挨得起，不然一世聲名，豈不壞在你手？要依着我的心思，當時便當把你用掌劈死，只是一節，事事可許你不仁，不可使我們無義，今天當着你們這位計總護師，你却不要屈賴，這些話可有一件是屈枉你的？其實這些話我本可以不必跟你說，不過我不忍看你這樣塗糊而死，話已說完，你方才這兩藥針不是未能把我打傷嗎？你還有什麼高明招兒，驚人的絕藝，都使出兩手來，我也領教領教！」華梁剛剛說到這裏，只聽李大勇一聲喊道：「你們還不快走，這樣慢騰騰的什麼時候能到家裏？」華梁道：「你總是歡喜這樣打差，俺這裏一路走，一路說話，也不至於就耽誤了時候，偏要你這樣上緊。」方天玉道：「你先不要跟他說費話，你只管說你的不完了？」華梁接着說道：「你看大成可是昏了？他聽見婁老英雄這樣說話，心裏毫不覺乎，竟敢抖手裏雙鎚向婁老英雄當頭砸下，就說大成力氣不大，總也有百十來斤力氣，加着雙鎚，怎樣也要有個一百四五十斤，那婁老英雄見他雙鎚來到，並不躲閃，只立定了用頭向上一頂，噹哪一響，不但把雙鎚碰回，並且因為大成不知道有這一手，沒有脫去挽手，竟被雙鎚後帶出有五六步，才摔倒在地，誰知竟被雙鎚把雙臂甩折，躺在地下再起不來，你道婁老英雄這一手功夫，可以說壓倒這一般人了吧？」方天玉道：「果然，這手功夫，聽苗二叔說過，叫作什麼「油鎚貫頂」，是一種氣工非童子功不能練到這個樣子，不過却不會見人練過，

婁老英雄果然可以壓倒這一般人了！」華梁道：「哼！你那裏知道？這才是能人背後有能人哩！」華梁道：「你恰好沒有說着，那大成躺在地下，不但不怕，而且反漫罵不休。」方天玉道：「你們大家難道也就這樣看着不成？」華梁道：「不看着。依你還是過去救他，還是和婁老英雄較量較量呢？這個時候，不要說是俺等不敢則聲，就是苗二叔和師父也是看着不能說話。誰知這時那位計爺看了哈哈一笑道：「果然是名不虛傳，真正好俊功夫，只是一件，我今天來意早已說明，現在既是這位婁老英雄把大成當場打倒，我自當踐約而行，並且我還有幾句話，要當面跟你們衆位聲明一下，不知可以使得麼？」當下師父們一口同聲說：「請講！」那個姓計的便笑着向師父說：「我今天來意，雖然說了，却不見得就是實請講情，至於我今天真正的來意，雖然沒有說明，不過像黨老英雄，似乎不能不會向衆位申說一二，這話現在不妨這樣說，如婁老英雄再不肯把他過來拿住時，我也就要把他除治了。實對衆位說，我雖然名爲王府總教習，其實一些也不相干，我不過來尋我的朋友，恰值我的朋友不在，才被他們把我留下，那天我見着周大成，只因我看他十分聰明，很樂意把他收下，所以雖然把他留在王府，却不會說給王爺知道，誰知越看他的心術越不正，我早已想把他除去。」方天玉道：「這麼俺却聽明白了，原來是計老英雄早就打算把大成除治了，只是這又和能人有什麼關係呢？」華梁

道：「你先莫問，俺自會慢慢的說，那計老英雄說到這裏，又向大家一笑道：「方才看見婁老英雄，把他打倒，我心裏真是說不出來的痛快，我便應當轉頭走去才是，不過有一件事，我還要跟衆位說一說，方才婁老英雄練的這一手工夫，名叫（混元一氣童子功）不要說像周大成這樣的不是老英雄的對手，恐怕說句大話，像我這樣也未必是老英雄的對手。只是有一件，婁老英雄，既然施展出來這樣一種功夫，能夠把周大成打成這種樣子，我要是轉身一走，不要說衆位笑我無能，恐怕連周大成也要十分罵我哩！但是，話要說回來，我雖有意在此獻醜，却不是安心和誰爲難，只要大家能夠知道我姓計的並不是膿包無用，我便好走路了。」那姓計的剛剛說到這裏，婁老英雄急忙攔住說，「這是萬萬不可，我不過是因爲周大成年幼無知，目中無人，所以才讓他明白明白，世上還有比他高上之人，却不妨得罪了計老英雄，只怪我一時粗鹵，千萬不可見怪，我這裏當面賠禮了！」說着早深深一安請了下去，方天道：「難道這位計老英雄見了這樣台階還不肯下嗎？」華梁道：「這除非像你我之輩，才會覺得這是台階兒，像那計老英雄人家身懷絕技，那裏肯說了不算，他說完那話之後，又向大家一笑說：「今天我要在衆位行家面前獻醜，只是衆位却不要怪我無禮，這只是遮個羞臉而已，如果有個不到的地方，還求衆位多多指教我。」他說完這話，把衣服甩去，露出一身稀鬆稀鬆的肉來，當



然，你想大家看了這種樣子，可還有不樂的嗎？那裏像個什麼練過功夫的人，身上的皮，差不多都要離了骨頭掉下來的一樣，你說大家怎能看得起他？」方天玉道：「這話却也說不定，怎能夠因爲人家皮肉發鬆，就可以斷定人家沒有練過功夫，大概這一來，你們一定着了人家的手了？」華梁道：「着手倒不曾着手，却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都吓了一跳。」要知計萬年怎樣把大家吓了一跳？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滅巨憖一王走國 正明器衆士逃刑

華梁道：「你道怎樣可怕，說起時只怕你也要有些不信哩，你道那計老英雄的肚皮，却不要吓壞人，方才明明看見他肚皮是癩的，誰知這時再一細看，已然迥乎不同，只見他渾身肉皮，沒有一處不是隆起，那神氣就髣髴得了氣臟一樣，就是那臉皮之上，也顯着高出了許多，更有一樣，方才臉上是又黃又青，這時再一細看，真是又粉又白，便和那十六七歲的小姑娘一樣好看，你說這事可怪不可怪，這時他往那裏一站，痰咳一聲，便和打鐘相似，笑向大家道：「我只練了這樣一點功夫，請你們不居什麼人，那位帶有兵刃暗器，都可以往我身上隨便剝砍，只要有人能傷了我一些，便自怪我學藝不精，却與衆位無干，並且還要求衆位恕我狂妄無知，那位能把我踢倒弄倒，我願拜他爲師，絕無

反悔，衆位下手留情，只揀我身上肉厚的地方扎砍兩下試試。」說完，真個站在那裏紋絲不動，師父和苗二叔剛要過去，看那個神氣，是意欲求計老英雄收了這一套似的，這時衆家弟兄那裏還忍耐得住，便齊喊聲，俺等領教領教，張興霸的叉，東方德的尺，吳七的斧，曹小芳的劍，張靈姑的刀，韓光的鞭，尤俊英的棍，都一齊砍扎下來，就在婁老英雄喊一聲使不得言還未了的時候，只聽撲咚咚一陣響，過去動手的倒了一片，還告訴你一件怪事，大家這一般兵器全都扎在計老英雄的肉上，如同陷了進去一樣，你說這事可以說得是怪事嗎？」方天玉道：「這種情形，似乎俺也聽見說過，這種功夫叫做什麼「蛤蟆氣。」練這種功夫的非要內家拳到家，不能深造這種功夫。」華梁道：「這件事你只說到了一半，你且聽俺慢慢向你說吧，那時大家都摔在地下，動彈不得，婁老英雄急忙過來向計老英雄道：「你老這一手功夫，實在讓我們開眼，你老這手功夫，我雖不會練，我可聽人家說過，這手功夫名叫「金剛大拿法，」能夠輕如棉，硬似鐵，刀槍不入，今天實在有幸，得看見你老這手絕藝。不過你老所練這一手的意思，只是爲了避免示弱，現在大家已然領教了，還是求你老把兵器賞給他們吧！」你道那計老英雄怎樣？只哈哈一笑，身上陷的兵器，全都掉在地下，再看那計老英雄，依然是個瘦小枯乾的老頭子，你道這件事可以算得一件怪事嗎？」方天玉道：「這樣一說，俺便全聽明白了，

這一定後來計老英雄和婁老英雄完全說好了，俺回去時候，趕上正是末一節吧！」華梁道：「大概也就是那樣，所差的還有救治受傷的大家一層，後來大家便到裏面談起來了，俺也曾問過東方德怎樣打人及被人家打出來了？」據東方德說，他這還是第一次吃這個苦呢！原來他們鐵尺砍到計老英雄身上，便覺得砍在棉花上一個樣，及至自己覺得不好，再打算往後撤時，已是來不及，就覺得順着鐵尺，過來了一股力氣，直貫到自己手上，當時渾身便像添了幾十百斤的氣力一樣，身不由己的往後顛去，你說這種功夫怎樣練的？」李大勇在一旁不耐煩道：「你們的話真多，還不快快走，等一會兒回去晚了，又該受我師父責罵了。」金威丁立也說道：「還是快點走吧，大家把東西弄回來之後，再大大暢談。據俺等說，雖是犬成這次行事有悖義氣，在師兄弟一場，大家也不可過于冷淡他，不要讓江湖上人說俺等也是無義之輩，最好大家回去見了師父，格外替他說些好話，反正是罰了不打，打了不罰，現在既是說要送他回去了，就不要再極力羞辱他，却不知你們以為如何？」華梁道：「二位是後來的，尚且這樣顧全信義，俺等和他從小長大，難道還有什麼不願意嗎？不過却有一節，這次師父十分動氣，就是昨天對於俺的那種神氣，也是歷來所無，恐怕把話說上去，弄不出好來，反而給周大哥添上許多麻煩，俺想還不如不說的好。」方天玉道：「這話不是這樣說法，雖然師父痛恨周師哥，

其實心裏還很是喜歡他，現在，當然成了騎虎之勢，自然自己不好出乎反乎，如果現在有人替他說幾句好話，俺想師父不但是能夠不再責他，或者竟把這件罪過忘去，亦未可知？最好能夠懇求婁老英雄計老英雄，或是黨老英雄，能夠從中一洩這些邪火，必定可成，你說俺這話可是？」華梁道：「恁地時便快去取了東西，急速回去罷。說時便兩腳加快起來，李大勇笑道：「到都到了他倒忙起來了！」華梁已經來過一次，現在聽李大勇一說，一抬頭看時，果然是到了，當下大勇帶了衆人進去，把一干要的東西，全用羅筐盛好，大家抬好，一直趕了回去，這回路上已然無話可說，走得極快，不一時便已回到關帝廟，剛剛到了門口，只見陶定邊已然站在那裏，見了華梁道：「你們去這大功夫，婁老英雄已然問了好幾次了。」華梁道：「問了幾次也是不中用，總要一步一步走回來。」當下大家把東西抬了進去，華梁見王先生，問是什麼時候才吃？王先生道：「現在天氣又熱，還是能夠早吃的爲是。」華梁答應，忙招呼衆人，把殿裏的桌子搬了出來，在一棵大樹下擺了，隨着把碟筷都預備好。華梁剛要過來請王先生讓坐，王先生早已看出這種情形，便急忙喊道：「華梁難道你糊塗了不成？這裏須不是你我的家，你怎麼不去找婁老英雄，却來問我？」華梁這時想起果然是自己錯了，便急忙又來找婁廷玉，婁廷玉道：「王爺也太謙了，既然全都意氣相投，這種小節有什麼關係？不過，既

然派到我這裏，我便替王爺當一個知客吧！」說着，一手拿了酒壺，一手向大家讓坐，計萬年道：「老英雄慢來慢來，今天這桌席面，我等雖然在這裏攪擾，却是幸陪末座，主座還是黨老英雄和周大成，最好不要把題目看錯，還是請黨老英雄和周成上座，我們也好敬酒相陪。」婁廷玉道：「這話說得極是，便請黨老英雄來上坐吧！」王先生道：「我先攔二位高興，若說替黨老英雄餞行，請黨老英雄上座，這話我想大家誰也是這樣說，不過有一節，像周大成這樣的人，那般無仁無義，不忠不信，如果不是大家這樣說好話時，我早已把他除治了，現在看在大家面上，饒了他這死罪，放他回去，已是格外容情，倘若再把他讓在同坐，豈不益發叫他不知怕懼了！這是萬萬不可！」計萬年笑了笑，道：「這話不是這樣說法，那周大成原是你老的徒弟，雖然現在他這般不懂得上進，未免有失師徒之義，不過；話要說回來，究屬當初你老有些不明不是？現在已然罰了他，也就是了，若再要往下說時，也就未免過分了。況且，大家這一點面子，你老還好意思都駁嗎？來來來，待我與你們師徒解和解和吧！」說時，也不等婁廷玉再讓，便一手拿了酒壺，一手拖了大成，往座上就按。這時大成已然後悔莫及，計萬年拖他坐，他那裏敢坐。華梁等大家見了，便急忙趁機會過來道：「師哥你就坐下吧！大家也好再親熱親熱！」說時，眼淚已然奪眶而出。大成也不覺有些抽搭起來。婁廷玉道：「你們

衆位也都坐下，也就好坐下了。」王先生心裏也十分惻然，便和苗二佬子向大家讓了一讓，全坐下了，大家也都跟着坐好，只見周大成猛的一下跪了下去，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大家當時一齊楞住，婁廷玉道：「你有什么話，只管說，何必這樣悲苦？」大成哭着說道：「俺周大成受了師父這樣天高地厚之恩，不曾答報，反因一時不明，倒要毀害師父大事，幾次三番，想下師父們毒手，幸虧遇見計老英雄，心裏明白，才不致鬧出大事，然而俺這不忠不孝不仁不義，雖一死不足蔽其罪，今天雖蒙師父們十分寬宥，饒其一死，不過問起良心，豈能坐在這裏，與師父們一同吃酒用飯；想俺周大成自從跟隨師父學藝以來，並無別樣過錯，只是求功心盛，所以才落到這般光景，此番回得家去，少不得有人問起情由，俺拿什麼臉去向人說。如果師父肯其恕過已往，使俺仍然跟隨師父，從今以後，俺再不多說一句話，多走一步路，不知師父可肯恕其已往，許其自新麼？」說着復又痛哭起來，大家聽了，心中也覺得有些悽惶，都拿眼看着王先生，王先生平常就喜歡周大成，比較別人總是另眼看待，如今大成鬧出這樣事，自己縱然護着他，心裏却是說不出來，就是這次讓他回去，心裏也是着實不捨，不過若不如此，叫大家看了，未免人心渙散，現在見他這樣一哭，心裏益發難過，不過拘在面子上，這話一時却說不出口，只閉住了口一聲不發。婁廷玉忍不住說道：「依我說這件事雖是大成一

時錯誤，然而可以恕他一個年歲小，沒有知識，大可以把這件事揭了過去，仍許他跟着王爺，人心都是肉長的，他未必不能補報於將來，就是黨爺暫時可以不走，等過了這用人之際，再說如何？」王先生只是不理，周大成見王先生不肯答應，登時哈哈一笑，收住眼淚道：「好，既然師父不肯留俺，總怪俺不該把事做錯，如今旁話不說，願隨黨老英雄一同回轉山東，反正無論如何，周大成一定會領受師父這番誠意的。只是諸位弟兄，以後千萬拿大成做個榜樣，切不可再學大成，忘師背反，落到這般光景。」說着站起又把酒壺拿到手裏向大家道：「倒不要因了俺這一點小事，耽誤了衆位吃酒，來，來，來，待俺各奉勸三大杯，吃個告別酒兒吧！」說時雖然強掙笑容，聲音却已有些哽咽了。大成這樣一來，大家實在都出乎意外，不由一個個全都發起楞來。計萬年不由暗暗點了點頭道：「質美未琢，真正可惜得很！」華梁大家本來想替大成央求央求，後來一碰兒就過去了，現在見勢成僵局，便又想起從前計劃，由華梁領頭向大家一使眼色，大家便全都跪下了。王先生道：「你們這是什麼意思？」華梁道：「只求師父饒了我們師兄，許他仍然跟着你老人家，俺等全都起去，如果你老人家不肯答應，那時俺等便跪死在此地了！」王先生道：「你們不必替他哀求，像他這樣無禮之人，難道這樣處治他，還多了麼？」在王先生的意思，這句話說完之後，等華梁大家再商量進一步，那時便好

答應。誰知這時大成忽的把華梁一把扯起道：「兄弟，你們這份意思，俺已心領了，只怪俺沒有這種福氣，不能和兄弟們朝夕廝守，此時俺已追悔不及，你們也不必再和師父求了，俺走之後，你們千萬要拿俺當一警戒，切不可再入歧途，那時俺就是不在師父旁邊，也可以少掩以前之過，此時就是師父不肯追其既往，許俺自新，仍然把俺收留，俺也不會在這裏了！兄弟們：你們還是起來吃酒吧！」這幾句話，說得情盡義絕，不但是出乎王先生意料之外，就是華梁大家也是意料不及。大家便都站起來在那裏楞楞柯柯。計萬年一個人心裏明白，知道這件事，再說也是沒有用處，遂向大家道：「既是他這般說時，你們也就不必再往下說了，反是叫他隨黨老英雄去的爲是，倘他此番回到山東，追悔他從前所做所爲，倘肯歸入正道，倒是一件好事，天氣已然不早，大家快來喝酒，少時，我也該回去了。」苗二楞子本來也最喜愛大成，今天弄成這種神氣，自己要說不好說，不說自己有些難受，這時才要說話，只見計萬年不住搖頭使眼色，便隱忍不說。當下華梁見大成執意如此，知道他向來是有這種性氣，便也不敢再說，只端了酒杯發楞，反是大成一杯酒一塊肉的吃了起來。大家雖然也都吃着喝着，只覺得心裏茫茫，說不出這一層難過，大家一句話都沒有。不一時把酒飯吃罷，黨明道：「趁着天早還不熱，俺洛子便走了罷！」大成也說是早點走的好，當時走到王先生眼前，嘖咚一聲跪下



道：「師父，不孝的徒弟周大成走了！願你老忘了你老這不孝的徒弟吧！」王先生此時恨不得說出還把大成留下的話來，只是一時間，有些說不出口，只含着眼淚說了一聲前途你要一意上進，眼淚已然流下來了！華梁大家更是悲痛萬分，大成站起又向苗二倅子磕了一個頭，一聲話也沒有說，站起來拉了黨明便走。王先生狠着心腸，托了黨明幾句照應的話，黨明答應，便同大成走了出來，王先生和大家一齊相送，直送出有一里路遠近，還是計萬年攔住道：「這樣送去，他也是要走的，倒是大家回去的好，也免得大家心裏難過。」大成也勸大家回去，大家這才止住脚步，站在那裏，直待望不見他們的影子，大家這才走了回去。王先生一路之上，十分懊喪，計萬年道：「他的資質原是極好的，只怪沒有受着好引導，所以落得這般結果。」王先生道：「惟恐怕他不肯這樣甘心，半路上又鬧出別的岔子來！」婁廷玉道：「我也想到這層，恐怕黨老英雄未必能夠制得他住。」計萬年道：「這個地方却是婁老英雄觀察未清了。雖然這個孩子有些異性，但是以他這幾天跟我在一起，和今天說話這種神情說。他絕不是反覆不常之人，只怕到了家中，路上就要出一種慘不忍聞之事的。若說他半路上再出其他情形，這話我是絕不肯信的！」華梁插嘴道：「這樣說時，不是他要入死的那一途了嗎？」計萬年道：「你說的兒也不錯。」華梁急道：「那怎能看他去死？待俺追他轉來！」計萬年道：「此

時你去追他，恐怕已然不及了。再說，你就是能夠把他追上，你也未必能夠把他叫轉回來，只怕你一時勒逼情急，那時就許當場出事，亦未可知，我看你還是不去的爲是。」華梁聽了，只得止步不追。但是臉上未免露出苦惱之色，大家都快快不快。計萬年道：「這件事總算完結了，我們還是說些要緊的吧！」王先生道：「好！且回到廟中再說吧！」不一時，來到廟裏，王先生向計萬年道謝了，又謝過婁廷玉。計萬年道：「王爺太謙了，我要不是看你們是成了名的英雄，知你們辦事正大，我絕不會管你們閒事了，我姓計的爲人，雖然大家不會見過幾次，却敢保心口如一，決不會出乎反乎的，就以此次的事說，一則因爲周大成不該賣師求榮，二則我原不是在官應役之人，所以才肯如此做法，至於謝不謝這一層，我想大可以免去，還是該正經事吧！」婁廷玉道：「這話說得極是，我也是看素常和王爺的感情，才肯管這樣閒事，不然的時候，我是絕不肯管這種事的，最好王爺還是免去客套，商量正經的好。」王先生道：「如此我就大胆了！」遂叫金威丁立兩個往廟牆外探看清楚，四外全無過往之人，然後把廟門關好，大家便全都坐在那裏，聽王先生說話，王先生道：「自從我從裏面跑了出來，一直到現在，全賴諸位協助我，今天已然快到末一步了，有幾句話，不得不向大家說一下，第一，我這次回到京城，雖然是打算深入大內，去掉盜取明器之人。不過，我却不是打算

把他去掉了，我自己要作一番事業，這件事却是對天可表，只要大家能夠助我一臂之力，我願成功之後，隨同大家海走天涯，只是怎生入內，怎樣得着機會下手，這就全在計老英雄了！」計萬年道：「你老這話說得極是，能夠在功成之後，飄然遠走，那才不愧昇人中俊傑，擺脫得富貴，不負大家追隨這番誠意。至於說到我幫忙這一層，我自當竭力去辦，若說到機會，現在却有一些影子，就是這個二十四，聽說府裏請那個主兒，開什麼會，原定是我的朋友雲中燕，負着看守的責任，不過這個日子，恐怕他未必能回得來，這個事情，只怕要靠在我的身上，倘若是歸我管理時候，那就好做手脚了！至於這邊的怎樣辦理，我也得聽個下落，方好做一準備，總之這件事，辦就要把他辦理妥貼，免得後來再生其他枝節，那時就不好再辦了！」婁廷玉道：「我想這件事，最好先商量出一個辦法來，誰該管什麼，誰管什麼，免得臨時措手不及。」計萬年道：「這話說得是。我想這件事，雖然不會把裏面完全看清，大約也知道了八九，那天他們的秘密處，說是不在緒經樓了，因為前兩天緒經樓進去了人，至於現在挪到什麼地方，我却還不知道哩。」苗二侉子道：「俺想這件事，最要緊的還是要把他們開會的地方找出來，不然的時候，海裏摸針，恐怕還是一點辦法沒有，不知計老英雄可知道他們究竟在什麼地方說話嗎？」計萬年道：「我雖然不知道十分詳細，昨天却聽見傳出這樣一句話來，

二十三晚上在東花園慶春堂警備。」苗二侉子不等說完便問道：「你老可知道慶春堂是不是也有地道？」計萬年道：「這個倒未聽見他們說起，我想這個事情，有個辦法，在二十三的晚上，你們便全都混進城去，只在府的四周等候，那時我自會出來通知大家，只要能夠混得進去，總可以有法子想。只是有一件，大家在這幾天裏，千萬不要再鬧出旁的事來，恐怕錯過這個機會，以後就不好設法了。我這時就要回府裏去，如果中間沒有什麼特別要緊的事，我就不再來了。只等二十四再見。切記切記，不要在外頭再惹出事來。」王先生道：「一切全仗大力幫助！」當下計萬年辭了衆人，一直回到慶王府去，自去打探消息。且說王先生見計萬年已去，不由心裏十分難過，想起大成跟隨自己一場，只落得這般結果，真正令人心灰。大家見王先生沒有精神，也知道是爲了大成，全都悶悶無言。苗二侉子向王先生道：「王爺，俺看你這種神氣，分明是又在想念那周大成，俺勸你死了心吧！這個時候，恐怕他已完了多時了！」婁廷玉道：「王爺，今天聽計老英雄之言，想此事定能成功，好在爲日無多，把這裏事完了，便急速趕回山東，我想那周大成一路之上既有黨老英雄看守，必不至於出什麼事，何必這樣發愁？」王先生道：「你老這話說的是，我想我此次出走，到了山東，多承姓華的十分幫助，才得有今日，不想大成這個孩子，忽然誤入歧途，只落得這般光景，此番回去，見了姓華的，那

姓華的不知他的錯處，豈不要怪咱太無情腸，用完了人便這樣發落，豈不使咱傷心！這話還是往好裏說，如果在半路之上，再出些意想不到的事，怎對得起姓華的和姓周的父母！」婁廷玉道：「話雖是這樣說，那裏便會有這件事，總還是往好裏想的好。」說完又安慰兩句，便走出外面，吩咐李大勇和大家都好好在這裏，不可任性亂去，倘或再開出其他的事來，便益發的不好辦了！緊記！緊記！我這時要先回到李家去看看了。李大勇連答應，這時苗二倭子，東方德，吳七，韓光，鄧叔寶，陶定邊，大家全都坐在東邊配殿裏養神，外頭只剩下華梁，方天玉，張興霸，尤俊英，張靈姑，曹小芳，金威，丁立，李大勇，大家坐在院裏，說些拳棒之事。且說王先生坐在那裏心裏一陣發悶，不覺沉沉欲睡，正在昏迷之際，只見眼前一幌，急忙抬頭一看，原來正是周大成，不由心裏一陣大喜，急忙站起來道：「怎麼你回來了？那黨老英雄呢？」只見大成滿面都是愁戚之容，全無一點樂色。王先生過去待要拉他的手時，他只是往後退去。王先生不由焦急，腳下一用力站起身來就追，不防腳下一絆平空一交，摔在地下，這一嚇非同小可，猛的驚醒，方知是一夢，心口突突亂跳，定神一想，大成一定凶多吉少，不由心裏一陣難過，就在這個時候，只聽院裏一個人喊道：「姓張的，你說些什麼大話，你便當着我不明白你們這一份意思呢？我也知道你們那個師父將來要是當了皇上，你們就是大官老

爺，可是，你沒想到，你師父到了那個時候，心裏還有你們沒有你們呢？」只聽又有一個喊道：「呸！姓李的，誰和你說這些費話，你要知道姓張的却不是好惹的！」只聽那個又喊道：「你不是好惹的，難道姓李的就是好惹的，來！來！來！且和你較量較量再說！」再聽旁邊便有許多攔住的聲音，自己便急走出來看時，只見苗二侉子等也正從東殿跑出來。跑到那裏一看，原來是李大勇和張興霸兩個，都粗了脖子紅了筋的在那裏跳着喊，華梁大家在那裏又是拉，又是勸。王先生急喊張興霸道：「張興霸：你們爲什麼事這樣吵鬧？你可知道咱們現在是在人家嗎？」張興霸還未及回言，只聽李大勇把手一拍道：「着哇，還是你師父比你明白多了，吃着我們，喝着我們，還敢跟我們瞪眼，你想想你不太厲害一點兒嗎？」王先生聽了心裏十分不受用，却又知道他是渾人，不便再跟他說什麼，並且這時婁廷玉又不在這裏，倘若要鬧出點兒事來，不但是對不起婁廷玉，就是他這樣大嚷特嚷，被人家聽見，也就有許多不便，想到這裏，便忍了一口氣，打算把張興霸叫開，也就完了。誰知李大勇哈哈一笑道：「倒底是要做皇上的人，和普通不同，真有這般寬宏大量，姓張的，你可還敢鬧狠嗎？」王先生剛要說不得，只聽廟門匡啷一響，廟門分爲左右，從外面跳進一人，直奔王先生，當胸一把揪住，王先生急切裏也看不清來的是什麼人，就是大家都是一楞，華梁眼快看出來的這人，正是

那山西人黨明，就知大成不好，趕緊上前扯住道：「黨老英雄，你怎麼回來了？難道是周大成又鬧出事情來了嗎？」黨明喘吁吁的道：「你們且慢有急，聽洛子慢慢的說。」苗二侂子看見他這個樣子，怕是他再急出什麼病來，便急過來說道：「你老不用忙，先到那邊喝一碗水，喘過這口氣來再說，說完便把黨明拉進在配殿裏坐下，去倒過一碗水來，讓黨明喝着。這時大家也全都擠進東配殿裏聽王先生講話，李大勇和張興齋也顧不得再吵了。黨明把茶喝完，又喘了一口氣道：「俺洛子這才算活過來！」苗二侂子見他已然歇過這口氣來，便問他道：「黨老英雄，你老不用着急，你老只把大成怎麼樣了告訴俺一下，大家便好放心了。」黨明道：「你們還說什麼不放心的話麼？俺洛子實對你們說吧，那周大成他已經死了！」這句話剛剛說出來，只見王先生哎呀一聲，早已暈了過去。華梁大家雖是十分傷心，看見王先生這樣，倒不敢十分悲傷，大家過去一齊喊叫，好容易才把王先生喚醒過來，不住的喊道：「這却是我害了他！」說着復又啼哭起來。苗二侂子這時只好止住自己的悲痛，向前勸道：「天氣這般熱，不要哭壞了自己身體，雖然是大成死在外頭，究屬是他自己不振作，才有今日。好在大家都是當場看見的，誰也沒有什麼對不起他。倒是問問黨老英雄，他是怎樣死的。現在什麼地方？總要想法子把他弄到家裏去，才是道理。如今就是再哭得痛些，俺想也是一點益處也沒有，

不知王爺以俺這話爲然否？」王先生道：「苗二爺說得是，難道我還有什麼不明白的，不過大成跟我出來一場，只落得這般下場，不免使人心裏難受。」遂止住淚道：「黨老英雄既說他是死了，他究竟死在什麼地方？怎樣死的？還求黨老英雄說明，大家也好去看一看。」黨明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實怪俺洛子辦事不明，不然也出不了這樣事，俺洛子跟你們分手之後，俺和他便上了大道，一直夠奔蔡村，誰知剛剛到了蔡村村口，他便向俺洛子說：『你老先走一步，俺隨後解個小手就來。』那時俺洛子怕他借着尿遁逃走，便要跟着他進林子。」王先生道：「他進了林子，便又怎樣呢？」黨明道：「他見俺跟他進林子，他就不進去了，站在林子外邊，向俺一陣狂笑說：『姓黨的，你也太小看人了，難道說俺已然走到這裏，還肯逃跑不成，俺如果肯那般做時，俺此時倒不來了。』」俺洛子聽他說了這樣一片話，那裏還好在後面跟隨着他，只是陪着他笑了一聲說：「這事却休怪俺洛子，實在俺洛子也是奉了朋友之託，不得不如此吧。既是周小英雄這般說時，俺洛子只在這裏等候便了！」誰知他進樹林了許久，却不見他出來，俺洛子就知事情不好，先前還以爲他是走了，及至急忙跑進林子裏看時，只見大成早已直挺挺的躺在地下。他進樹林子時候，分明不會見他身上帶着什麼兵刃暗器，說他中惡，當然是誰也不肯信的。說他自戕，却又找不出傷處來。俺洛子過去仔細一看，方看出咽喉上釘着五



根梅花針，原來他身上還有梅花針，俺洛子却不曾防備，誰知他竟用這個自戕了！那時俺洛子還作萬一之想，知道他身上帶有解藥，倘若能解救過來，豈非好事？誰知在他身上搜尋殆遍，也不會尋出解藥，後來在他身底下，看見有一個小口袋，俺洛子以爲是解藥猶在，心裏着實一喜，誰知拿起一看，原來口袋却是空的，你們道他死心堅決不堅決，俺洛子有意把他扛回來，一則天氣太熱，恐怕到不了這裏，就會尸體變壞，但是把他放在那裏，俺洛子却又有不放心，後來俺洛子便在樹林子裏面，刨了一個大坑，暫時把他埋了，急速趕回，報告你們大家，快快想個什麼法子，去把他埋葬起來才好！」

黨明說到這裏，苗二倚子頭一個哭道：「這全是俺害了他了！」王先生急忙攔住道：「苗二爺，這事也不是哭的事，這時最好先找兩位，跟隨黨老英雄急趕蔡村，買口棺材，把大成尸首先成殮起來，等到事情完畢，然後再把他運回山東，方是合理。」韓光道：「這蔡村我倒去過幾次，如果黨老英雄去時，我願隨了去。」東方德道：「俺雖地理不熟，如果要願意俺去時，俺倒無妨走一趟。」王先生道：「如此甚好，就煩二位同黨老英雄去一趟吧！」又向黨明道：「黨老英雄同他們把事辦理完畢，還是請黨老英雄回到這裏來，因爲就在這兩天裏，非常的需用人，總求黨老英雄協助到底才好。」黨明道：「事到如今俺洛子事也不能辦了，自當竭力幫忙。」王先生道：「事不宜遲，三位拿上用

費就走罷！」當下苗二侂子從屋裏把錢拿出來，交給東方德，東方德收好，同了黨明韓光自去。再說王先生吩咐華梁道：「你去跟興霸他們大家說，我們現在住在人家地方，一切不可不遵守規則，切不可和李大勇再行一般見識，如果敢故意不聽，漫道我不念師徒之情，當面要斥責了！」華梁答應，去告訴張興霸等，大家答應。就在這個時候，廟門一響，婁廷玉從外面走了進來。王先生見了，急忙把方才黨明回來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婁廷玉聽了，也着實嘆惜不止。苗二侂子道：「俺看今晚如果沒有什麼特別動靜，明天便好進城，後天就可以辦事了。」王先生道：「但願把這件事情弄清楚吧！」又說了些閒話，又叫他們在院裏收拾東西。當日無事，次日天亮，黨明，東方德，業已由蔡村趕回，見了王先生，便說買妥棺木，已然埋葬在那裏，王先生忙向二人道了謝，苗二侂子和華梁這一般也全過來謝了。黨明便問起何時進城辦事？王先生道：「計老英雄已經說過，二十四日便可得手，二十三就要進城探聽消息，今日已是二十二，明天便好進城了。」婁廷玉道：「我想這件事，不比尋常，最好預先分派一下，誰人管些什麼，免得臨時失措。」王先生道：「我也想到這層，只是究竟應當怎樣分派？因為不知道裏面情形如何，這時實在沒有法子斷定。」苗二侂子道：「話雖如此，俺想這大事依然可以分派分派，就是見了計老英雄，俺想也不會大有更改的。」王先生道：「如此說來大家

商議商議也好。」苗二愣子道：「俺想明天這件事，有兩件必須要辦的事，並且是極重要的事。第一，這傳遞消息，萬不可以無人。這個人必須要精明強幹，能夠隨意應辦，而且手下也要能夠去得才妥。」王先生道：「這件事我想最好就是叫丁立和東方德去的爲最妥。」苗二愣子道：「若論機警，他兩個足可去得，只是一件，北京城裏地方，恐怕他們不熟吧？」王先生道：「那便怎樣的好？」苗二愣子道：「俺想丁立不好差他去另作別事，最好是派韓光同東方德兩個吧？」王先生道：「這話也說得是，就是這樣吧！還有那一樣呢？」苗二愣子道：「傳達信息，固然是一件要緊的事，還有一件，比這件却還要緊些，明天進去行事，當然不能雜亂無章，挨個下去，必須要找出兩個能特別說得下去的辛苦一次，方可辦到，這兩個却着實難尋哩！」王先生道：「這個有什麼難尋，最好便煩婁老英雄和黨老英雄辛苦一次是了。」王先生話猶未完，只聽婁廷玉道：「王爺慢來，若論我和王爺的交情，莫說一點小事，就是再大些的事，我也應當即刻就去，只是一件，這件事我却不能前去，一則我的本領，自問並不甚高，倘若到了那裏，能夠手到成功，就是担個名兒，也沒有什麼關係，如果到了那裏，因爲本領不濟，豈不耽誤了王爺大事，至於我一人之身，就是死了也沒有什麼關係，這件事還是請王爺另派別人吧！」黨明在旁邊也道：「既是婁老英雄不肯前去，俺洛子的本領還不如婁老

英雄，益發的不能去了！」王先生知道婁廷玉的脾氣，向來是有些古怪的，這一定是聽了苗二侉子方才的話，心裏有些不願意，所以才這樣推說，不過這時正在用人之際，如果他們兩個不去，這裏面確實挑不出能夠有比他們兩個還好的，心裏正在尋思，只見方天玉走過來道：「師父：既是婁老英雄和黨老英雄不肯前去，俺想倒也不可勉強，一則他老二位，已是成了名的英雄，倘或有個不得手，豈不是一世英名付與流水，再者那計老英雄確實詭計多端，嘴裏雖然說是幫助師父，究竟葫蘆裏賣的什麼藥，誰也不知道，這句話却不怕他二位吃惱，要真鬧到翻臉時候，恐怕他二位全未必能是他對手，這句話要依俺說時，不如逕派俺和華梁前去，倘若到了那裏，能夠徼天之倖，得以成功，自是不負師父這番教養之恩，就是不幸，死在他們刀劍之下，俺也死而無悔，師父你老看是如何？」王先生還未及答應，婁廷玉早已站起，向方天玉用手一指道：「你這點年紀的小孩子，竟敢在大人跟前這般無禮！這裏那有你說話的地方？還不快快退去！」方天玉聽了，却仍然不動，只把臉兒揚一揚道：「婁老英雄，你老這話又說差了！雖然你老是俺師父的朋友，比俺大得一輩，不過說話也要合在理不在理，你老想今天已然到了什麼時候？俺師父用人是何等急要？你老既是俺師父的朋友，應當怎樣替他出力？誰知求到你老根前，竟遭你老拒絕，至於你老究竟為何這樣拒絕？俺等年幼，自然是不知底

細，不過你老既不肯助俺師父之力，俺等當徒弟的，自應竭力上前，雖死不悔，怎的你老反倒當着俺家師父，這樣辱罵起俺等來了？……」方天玉話猶未完，旁邊惱了李大勇，走過來一拍胸脯子說：「姓方的：你有多大本領，敢在我們爺兒們面前撒野？趁早兒磕頭賠罪，饒你無事，不然，你且來和俺鬪三五回合回去。」方天玉聽了也怒道：「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你也敢出來和俺較量？」李大勇道：「出來就出來，那個還怕你不成？」兩個剛要走時，只聽苗二倭子一聲斷喝道：「你們兩個却都住了手，俺有話對你們講！」方天玉李大勇果真站在那裏不動，苗二倭子却向婁廷玉道：「婁老英雄，俺看這件事還是你老應許了吧！」婁廷玉把牙一咬道：「姓婁的實不願背叛皇家，今天看在他姓方的面上，我却應允了！只是一件……」王先生道：「那一件？」婁廷玉道：「我去是可以去，只是有一件，我只管進到大內去辦事，却是不能使我出名，二則事成之後，或是不幸失敗，我全不能出頭露面，萬一到了那時，我遠引他去，你們切不可再行留我，再者還有一節，我這次行這樣非法之事，全是聽了王爺一句話。至於究竟應當怎樣再去調查一下，我也就不便去幹了，不過有一節，事成之後，千萬不要王爺再蹈故轍，速速離開這個事非之場的才是，如果王爺不踐前言，那時我便益發的有不是了！」王先生聽到這裏，急向婁廷玉道：「婁老英雄所說，我願樣樣依從，如果還有難憑信

時，婁老英雄和衆位來看。」說着從香爐裏拿出一把長香折成兩節道：「如果我有二意，便跟這香一般！」那香便長短不齊扔在地下，婁廷玉和黨明見了一齊把手一拍道：「任地時，我們便替王爺死了也甘心！」苗二侂子道：「除去這兩件大事之外，也就沒有什麼事情，要商量的了。」剛剛說到這裏，王先生道：「還有一件事，也是很要緊的哩！」苗二侂子道：「什麼事情？」王先生道：「這件事既作出來之後，旁人免不了就要知道，我們便應當把他們怎樣施展詭計，盜竊明器這些話，都應當寫出來，告訴他們知道才對，不然的時候，大家還不知是什麼人？因為什麼辦的？這件事必須在事成之後，原原本本的寫了出來，叫他們大家知道知道。只是有一件，這個人必須文才深，手下快，然後才行，不然的時候，恐怕他事情辦完了大家走不出來，苗二爺看看什麼人可以去得？」苗二侂子道：「果然是一件要緊的事，只是這個人却太難找了，一則要筆下快，二則手下快，這些人裏，俺雖知華梁文字上不壞，不過他手底下。到了那時，恐怕不免遲慢，那時豈不把事情耽誤？還是請王爺看看誰可以去吧？」王先生看了半天，依然想不出人來，忽然這時張靈姑走過來道：「這件事你老不必這樣爲難，我有一個出嫁胞姊，他的小姑子，或者可以辦這事？」苗二侂子急問是那一個？張靈姑道：「這個人姓呂名琬，因爲行四，人稱呂四娘，此人文墨極好，而且性情慷慨，倘若把她約了出來，這件事便

益發的好辦了！」苗二侉子道：「這姓呂的現在什麼地方住？可有法子能夠把她找了來？」旁邊婁玉廷道：「張姑娘說得雖是，只是還有一件，必須問個清楚，那呂姑娘雖是文武都可以去得，只是她對於我們這邊內容，全不知道，她怎肯無緣無故，幫我們做這樣大事？張姑娘還是要謹慎一點，走漏風聲，恐怕大家都有不便。」張靈姑道：「婁老英雄說得極是，不過婁老英雄却不明白這底裏深情，那呂四姑娘原與大內主子有不共戴天之仇，就是沒有我們這事，也免不了要入內報仇，我不過打算做個一舉兩便罷了。」王先生聽了急問道：「那呂四姑娘與裏頭怎樣有偌大的深仇呢？」張靈姑道：「這件事要細說便長了，容到事後再為細說，王爺可曉得呂晚村一案嗎？這個呂四姑娘就是搜查未見的呂瑩呀！」王先生聽了道：「原來就是她，我只聽說她文章甚好，却不曉得她還精於武事哩！」張靈姑道：「不知這個人可以找她嗎？」苗二侉子道：「如果有這種人，當然求都求不着，只是有一件，這位呂四姑娘住在什麼地方？在這兩天之內，可以把她找來，大家談一談嗎？」張靈姑道：「若說起她住的地方，離這裏却非常之遠，要找她一個往來，非半月不可，不過這兩天找她，却非常容易，我想就同曹姑娘前去找她一趟，她能來固然最好，她如果不能來，或者把這件事向她說明，叫她就手把事辦了，我想也未為不可。」苗二侉子道：「最好還是能夠把她請來談一談的好？如果實在不能，那也

就無法，回來再商議吧！」張靈姑當時答應，邀了小芳，一同走了出去。苗二侂子向王先生道：「這件事情，據我看時，這呂四娘絕不肯來，最好還是另想別策的好！」王先生道：「依二爺之見，誰可以去得？」苗二侂子道：「俺們這般人裏頭，大概要以華梁的文字最深了，俺想不如就叫華梁和方天玉跟隨婁黨兩位老英雄一同前去，倘或那呂四娘也來時，人多總不會有虧吃，不知王爺以爲何如？」王先生道：「如此也好，就叫他們兩個也跟了去吧！」苗二侂子道：「俺想大致也就是這樣了，還有旁的事情，也只好是等明天見了許老英雄再說吧！」當夜晚張靈姑和小芳回來說：「呂四娘也有兩天未回了？」苗二侂子道：「如何？幸虧俺先有準備。」便把怎樣已然派了華梁和方天玉回去的話告訴了兩個一遍。然後又叫她們早早歇息，明天好進城行事，當下大家安歇一夜無事，直到次日清早，大家老早起來，各人所用兵器等件，全都備好。李大勇和吳七，韓光把飯備齊，大家吃喝已畢，便要起身。王先生當下把大家集在一起道：「今天大家進城，我想必須先找好一個所在，大家定好，在那裏會面，然後大家才好在那裏聚齊。」剛剛說到這裏，苗二侂子哎呀一聲道：「不好！却忘了一件大事！」王先生道：「什麼事這般驚慌？」苗二侂子道：「那天計老英雄臨走之時，可曾說過到城裏什麼地方見面嗎？想那王府，又非等閒之地，況且這兩天又正值有事的時候，當然更要謹慎，俺等怎



能去找計老英雄？」王先生道：「這話果然，倘若見不着計老英雄，這一切事便得不着一個辦法，這件事倒是忘懷了！」說時不住焦急。黨明見了道：「這件事俺想倒可不必過慮，那天俺曾聽見計老英雄說過，計老英雄每天吃過早飯之後，便在那府後有個小茶館，每天必到那去吃茶，俺洛子想大家進城之後，可以找一個所在，大家先隱起身來，然後再派一個人去和計老英雄見面，此事一定可以成功。」王先生道：「能夠這樣最好，還有一節，這城裏什麼地方可以存得這些人住？婁老英雄，京城最熟，可有這樣去處？」婁廷玉道：「存身之處却有一個，只是不知人家肯其留這些人不肯？」王先生道：「什麼地方？」婁廷玉道：「就在那東長安牌樓方進，有一座大廟，名叫普陀寺，寺裏和尚，也是武道慣家，名子叫做一靜，他那裏却有好多大房屋，只是這和尚生性古怪，恐怕他未必肯留大家在那裏住。」王先生道：「既然有這樣一個地方，現在去先看看再說，如果一靜大師，不許我們容留時，到了那時再作計較，我想也無不可。」苗二倜子道：「事到如今，也只好先進城，然後再作計較。」婁廷玉道：「大家這時進城，既然不能全在一起，最好我倒有一個法子，在這西城根有個槐抱椿樹庵，那廟裏地方雖然不大，只是大家暫時到那裏落個脚也就沒有別處了，我們這裏可以分出幾撥走進城去。這裏地方，李大勇也還熟識，便叫他引一撥人去，黨老英雄曾走這裏的鏢，城裏的地方，大概

也還熟識，便請黨老英雄也帶一撥人進去。據我看韓光大概也還認識城裏路，便叫韓光也引一撥人進去。我同王爺隨後，你們進城之後，先到椿樹庵等我，切不可在路上多事，這李大勇却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無論如何，大家不要和他講話，免到再生其他枝節。等我到了之後，有什麼話再說。」苗二侂子道：「就是這樣說，也要大家分派分派誰和誰一路再走。」王先生道：「既是婁老英雄說李大勇性情不好，那就請苗二爺同李大勇在一起吧！」苗二侂子道：「這般說時，就是俺和李大勇，張靈姑，曹小芳一同走吧！」王先生道：「華梁，方天玉，東方德，金威，丁立，同黨老英雄一齊走。陶定邊，鄧叔寶，吳七，可和韓光一齊走。如此便不會有什麼舛錯了。」當時大家分派既定，大家便都辭了王先生婁廷玉，一同走出關帝廟。苗二侂子道：「俺雖然同了你們出來，俺却不識路徑，如果俺前去時，却有許多不便，最好你們大家先走，俺隨後便來，不過你們走在街上，也不要成羣結夥，總也是以單走的爲是，免得惹人注目。」當時大家答應，全都往城裏慢慢走去。且是不題，先說婁廷玉見大家走了，向王先生道：「今天事情，必可順手，只是一件，得手之後，王爺可急速把人齊集，快快離開這裏，否則恐怕又生其他變故，就與此行不利了。」王先生道：「這話一點也不錯，現在我們也可以走了吧！」婁廷玉道：「王爺且慢：我所以不和他們去的緣故，還未曾向王爺說明，普陀

寺一靜和尚，確係我的至好，我們投奔他時，他那有不收之理，不過，事先不會跟他說過，猛古丁的去許多人，難免他要起疑，所以我想趁他們去後，我同王爺先到普陀寺去一趟，到那裏去跟他當面說明，或者他還許助王爺一臂之力哩！」王先生道：「既然如此，我便和婁老英雄去一趟吧！」婁廷玉道：「好在此時還早，王爺倒可不必過忙，等他們都已去遠，再走不遲。」王先生又和婁廷玉說了半天話，然後才一同由廟裏起身，一口氣走了七八里地，看看離城已然不算甚遠。婁廷玉道：「王爺，我們先找個樹林子歇歇吧！」王先生道：「也好！」恰巧眼前就是一座樹林，剛剛來到林外，只聽裏面有人說話聲音，王先生和婁廷玉急忙止住脚步，只聽裏面說話的人十分耳熟，再細聽時，原來正是苗二倂子和張靈姑曹小芳幾個。不由的便立定了，再細聽一聽。只聽曹小芳道：「苗二叔雖是這樣說，只恐怕未必可信，你只看他對於大成全無一切師徒之情，還要說到什麼旁的事情嗎？只怕他到了那時，更要施行他那狠毒的手段了。」又聽苗二倂子道：「依俺看或者不至如此，他那人雖則手段有些狠毒，尚不至貪戀富貴，況且，他在廟裏也曾折香爲誓，豈有更蹈故轍，這件事你儘可放心的。」只聽曹小芳道：「折香算得了什麼？要變還不是依然要變，不過俺却不怕他，如果他一旦改更初志，那時俺便還以其人之道，施諸其人之身，恐怕他也就是空喜一場而已。」只聽張靈姑道：「我看二

位還是不要講這些，倘若被人聽去，豈不有些不便。」苗二愣子道：「這話說得是，只是大勇他往什麼地方去解手？怎麼還不見來？」王先生聽到這裏，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心說：「他們怎樣這般信我不及？這事倒不可大意了！」回頭一看婁廷玉仍然站在那邊大道上，便連忙跑了過去道：「婁老英雄，想已歇過乏來了嗎？我們可以快快趕進城去吧！」說着話二人一同進得城來，幸喜未曾盤問，直奔長安牌樓普陀寺而來，不一時來至普陀寺外，見那廟門緊閉，婁廷玉用手敲了敲門環，只見廟門開了一扇，走出來一個小沙彌，婁廷玉上前問訊說：「煩勞通稟一靜方丈一聲，就說有一婁廷玉求見。」不一會，只見一個慈眉善目，年約六十開外的老和尚迎了出來，婁廷玉趕忙上前見禮，一靜道：「數年不見，老弟一向可好，今天是什麼風兒，來在小寺。」婁廷玉道：「現因同一好友來京有點勾留，一來看望上人，二來尚有些事相煩。」於是同了王先生一同進廟，落坐之後，婁廷玉便將此番進京與王先生來意，並想在此間勾留數日的話，與一靜方丈說了，一靜道：「方才聽婁老英雄講過，原來王爺有意除去大奸，正定明器，這件事確是一件緊要之事，惜乎和尚方外之人，不便加入這種事裏，不然的時候，和尚我倒是極願効力的，至於王爺所有來的人，意欲在此落脚的話，我想那事却無妨礙，好在這裏地方也大，又無閒雜人等，不過有一件事，必須和王爺說在前頭，王爺事成或是事敗，只

能把這裏做一下脚之地，至多在三天之內，就要離開此地，否則和尚不敢担保這裏不出意外，倘若到了那時，不但是於王爺之事不利，就是這廟裏也惹了無忘之災，和尚也是要担罪的，這節總求王爺格外體諒才好！」王先生道：「這件事當然一一遵守上人所說，決不至多行耽延，也就是了。」婁廷玉道：「既然如是，王爺在此少坐，我便去把他們找來如何？」王先生道：「如此又多累婁老英雄了！」婁廷玉道：「這事却值得掛齒，和尚且陪王爺坐坐，我去去就來。」說時辭了一靜走了出去，這時一靜自陪王先生說話不題。且說婁廷玉走出廟門，一直逕回椿樹庵走去，好在婁廷玉對於道路十分熟識，不一時便已來到。這椿樹庵也是坐北朝南的一個小廟，來到臨近一看，廟門虛掩，便推門而進，來到裏頭一看，東方德，黨明，方天玉，華梁，張興霸，尤俊英，丁威，金立，吳七，韓光，陶定邊，鄧叔寶，都已來到。只是不見苗二侖子，張靈姑，曹小芳，李大勇這幾個，不由心裏詫異，便向大家說道：「你們什麼時候來的？可曾見過苗二爺？」大家齊說道：「我們已然來了半天，却不曾見苗二爺來。」婁廷玉道：「這事又怪了！他們是先走的，怎麼倒走在你們後頭去了？難道是路上又出了什麼岔子不成。」黨明道：「這只問俺，俺還不曾問你，這個王爺，你弄到什麼地方去了？怎的這般時候，還不見他到來？難道你們不是一路同來的？」婁廷玉便把怎樣和王先生到了一趟普陀寺，怎樣和廟

裏已經說好，王先生現在便在那裏的話，全都說了一遍，黨明這才明白，東方德道：「既是苗二爺這時不來，一定是出了岔子，俺想在這裏久候也是無益，不如大家先到普陀寺，那裏總比這裏嚴密的多，這裏究屬有些不便，方才已然有幾個人很注意到這裏了，倘若再不走時，恐怕又要生出其他的枝節來了。」婁廷玉道：「話雖是這樣說，倘若我們走了之後，那苗二爺來了，豈不是大大不便。」東方德道：「難道大家便因了他還不走嗎？」正說之間，只聽廟門噹的一響，大家不由齊吃一驚，站起來看時，原來正是李大勇，慌慌張張滿頭是汗的從外面跑了進來。婁廷玉道：「你怎麼這個樣子。那苗二爺他們呢？」李大勇一面擦面上的汗，一面說道：「師父：今天可罷了我了！我和那姓苗的從廟裏出來以後，他就不願意和我一塊兒走，好容易走得過了沙子口兒，他們就不走了。可巧那個時候，我瞥了一泡屎，非去不可，我就找了一個僻靜處去解手兒，等我回來的時候，那個姓苗的怪我去的功夫太大了，他罰我把他們的傢伙歸我拿着，我想拿着就拿着，誰知他們剛一進城，就叫把門的把門攔住了，說是昨天晚上宮裏進去女賊，攪了半夜，今天各門加班，搜查匪人，我也沒等他們說些什麼，我就跑下來了，他們的傢伙我也不敢扔，真快把我給累壞了。」華梁道：「既是有這樣事，俺想趕快去到城門那裏探望才是。」婁廷玉道：「那却使不得，如果我們到了那裏，人家倘或再要看出形跡可疑，那

反倒越弄越不成功了，依我的意思，你們大家可以把個人傢伙全都藏好，跟隨黨老英雄慢慢的從後面走到普陀寺去，我這時便去迎接他們，倘若能夠接得着更好，便一同走到普陀寺去，如果接不着的時候，我也趕到普陀寺去，你們一路之上，千萬要特別小心。萬不可再生出其他枝節，便益發的不好辦了。一切的事，都等我見着王爺再說。」東方德跟大家一聽，也只好如此。當下大家收拾齊畢，一齊走出廟門，婁廷玉自行東去，出了順治門，脚下用力，順着河沿，一直到了西沿的東口，然後方奔永定門走來，剛剛走到珠市口，突見迎面來了一夥人，一看原是幾個地面上的巡兵。押着幾人，仔細一看，正苗二侂子張靈姑曹小芳，不由大吃一驚，可巧這時苗二侂子也看見婁廷玉，便急向那幾個巡兵道：「你們看，這不是俺說要找的親戚來了，你看俺這話說的大約不假吧！」婁廷玉便也趁着機會道：「那不是那誰嗎？你們什麼時候來的，我剛才還在家裏念叨你們半天呢！走吧！快跟我家去吧。」那幾個巡丁便急來攔住道：「你們幹什麼的，你知他們怎末回事不知道？昨天晚上，宮裏進去女賊，攪鬧宮廷，皇上有旨，今天搜查可疑之人，他們從門前經過，我們看他幾個形色慌張，所以才攔住一問，誰知他們竟是言詞恍惚，他們說是來投戚的，我們問他們投的親戚姓什麼？叫什麼？他們也說不上，你想他們既是來投親戚，那裏有不知道人家姓什麼叫什麼的，你想他還不是歹人是什麼？我們要

不看你這是這麼大的歲數，今天非把你也弄走不可！」當下婁廷玉還未答言，苗二侂子急說道：「老鄉，俺向你說，俺的親戚姓婁，就在那普陀寺當一名長工，俺因一時忘記，所以說不上來了，幾位老爺難道看不出俺等是鄉下人來？再說也曾把俺都搜查過，可曾從俺等身上搜出什麼東西來嗎？如果俺等都是歹人，豈有身上寸鐵不帶，就能爲非作歹之理，俺等實係頭次進京，那裏知道什麼王府不王府，這個還求幾位老爺把俺等放了吧！」說着當頭就是一揖，婁廷玉也趁着這個機會向那個人道：「幾位頭兒；這個却是我的親戚，只因多日沒見，所以見面有些不相識了，還是求幾位頭兒行個方便吧！」這時街上已然圍了一大圈子人，看見這種神氣，便也都來看熱鬧，看見這件事，似乎不是婁廷玉和苗二侂子故意造做出來的，便也齊來解勸，這幾個官人一看，心裏也去了好大的疑心，便向婁廷玉道：「既然是這末說，你就領他們去吧！這京城裏頭，比不得外頭那些小地方，倘若一下要鬧出一點什麼事來，那時候再打算解脫可就不容易了，走吧，走吧！」說着轟散閑人竟自去了。婁廷玉見人已去遠，便一拉苗二侂子趕緊進了蔣家街，「氣足足走出一里多地，走在一個避靜地方，婁廷玉緩過一口氣來，向苗二侂子道：「險哪！幾乎不曾鬧出大事來，幸喜遇着這幾個人，還不甚幹練，否則就要不堪設想了！」苗二侂子道：「可不是！要是婁老英雄再晚來一步，恐怕這件事就沒有這樣好了，只是



方才他們口口聲聲說，昨天晚上宮裏進去了人，却不知是怎樣一件事情，聽他們說話的口氣，不像是被他們拿住了的樣子，那方也未會得手，不過這樣一來，對於俺等這件事，似乎又多一層的難了！宮裏既然受了一場虛驚，自然要從這裏加緊防備，這樣一來，確是與俺等進行之事不利了。」婁廷玉道：「這個暫時可以不說，等到少時見了計老英雄，自可知道詳情，倒是現在有一件要緊的事，不可不注意。」苗二侉子道：「什麼要緊的事？」婁廷玉道：「從這裏到普陀寺，還要進一道城，方才外城那樣嚴密，內城更當加緊，必須要想好言詞，不要鬧到臨時措手不及才好！」苗二侉子道：「俺當是什麼事？原來是爲的這個，方才俺是不會防備，所以才鬧得張口結舌，這如今已然知道底細，難道還有什麼怕他的地方？俺只說俺是領他兩個一同來看親戚也就過去了。婁廷玉道：「苗二爺：你老怎麼還是那套？方才若不是遇見外城那幾個人，只怕不容易就混進城去，你老想想，如果真是從山東來探親戚的，頭上沒土，臉上沒泥，手裏沒有拿着東西，尤其最容易使人家疑心的，怎麼這末大的兩個姑娘，從山東到這裏連個車都沒有坐，你老想這不是處處都是毛病嗎？」說得苗二侉子也覺得好笑，便向婁廷玉道：「果然依俺的話，確是毛病太多，請問婁老英雄，該當如何？」婁廷玉道：「這件事說起來，却也不難，只要這般這般，准可安然過去，絕不致被人家攔住。」苗二侉子點頭稱善，便向婁廷玉

道：「既是這般，婁老英雄先請吧！」婁廷玉把手一拱道聲回頭見，竟自往前邊去了，這裏苗二侂子帶了張靈姑曹小芳也一同慢慢的往城裏走去，剛剛來到城門口，只見前面果然擁過幾個人來，上前截住去路，叱道：「站住！什麼人？往那裏去？」苗二侂子這時胸有成竹，便不似先前那樣慌張，便慢條斯理的道：「幾位問俺嗎？俺是要往慶王府去的。」那幾個人道：「上慶王府幹什麼？」苗二侂子道：「你要問俺，俺也不知道幹什麼去。」那幾個聽了便有些不悅道：「你不知道，難道我們知道？你趁早說出是要到什麼地方去，是你的便宜，不然少不得要對不起你！」苗二侂子聽了，故意嘔他道：「你要對不起俺，俺倒要看看你是怎樣一個辦法？」那幾個看見苗二侂子，這樣土頭土腦，那裏看得出來他是什麼人，便一齊動了怒，一擁上前道：「你這漢子，既然不肯說出實話，自然不能放你們過去，來來來！且把他推進去再說。」說着便要過來動手，就在這個時候，只見城裏跑出來一個人道：「慢動手！慢動手！」順着這個聲音，早把兩個看城的推得閃了一交，大家一看，原來是鬚髮皆白的老頭子。大家不由遷怒道：「你這老頭子想是活得不耐煩了吧？爲什麼這樣橫冲直闖？」兩個被撞的當下大怒道：「你是什麼人？竟敢橫衝直撞！走道兒不瞧着人，這裏有王法的所在，你又不是瞎子！」那老頭子哈哈一笑道：「幾位頭兒多担待一點兒，恕我上了幾歲年紀，又是着急事在身吧！」那幾個那裏知

道他們是故意作好了圈套來耍他們的，見他老邁可欺，便一齊叱他道：「你是做什麼的，便是有急事，也不該這樣亂闖！」婁廷玉到了這時，才慢慢的向他說道：「幾位要問，在下姓婁，在慶王府當着一名跑道兒的差事，只因昨天夜裏，宮裏進去了賊人，攪擾了一夜，裏頭派府裏上緊查拿可疑之人，府裏王爺派總護師計老英雄通知各處，一體上緊嚴拿，計總護師恐怕自己力量不夠，才託人到京東請了他兩個朋友來，到此幫助他，誰知他這個朋友，從今天早晨到這個時候還沒有來，計總護師十分焦急，因為我的脚力還可以走得動，並且又跟那位英雄見過一面，有些熟識，所以才派我去迎一趨，誰知行路慌張，不想衝撞了幾位，恕過我有急事，讓我過去，免得誤了事吧！」這幾個一聽，恰和方才苗二侘子所說針鋒相對，就知道事情不好，便急忙改陪笑臉道：「原來是婁二爺，哥幾個不知道，多有得罪了，這也是奉上差遣，概不由自己的事，婁二爺請吧！」婁廷玉也笑着道：「幾位別這末說，全是官事，請吧，回頭見！」說完，假做提步要走，苗二侘子一聲喊道：「那邊是婁二嗎？」婁廷玉假做往那邊一看道：「呦！我的爺：你老怎麼這般時候才來？險些不會把我們總護師急壞了。」苗二侘子道：「俺早就來了，怎耐他們幾個攔住俺不准俺進去，所以才耽延到現在。」婁廷玉聽了便翻過臉來道：「你們這幾個當的好差事！走，一同見總護師去吧！」說着拉了那幾個就走。那幾個人一聽，

正要向婁廷玉分辯，婁廷玉却早已走了過來，一手揪住一個道：「你們那裏走，且去見王爺再說吧！」苗二侂子却來作好作歹的道：「婁二你不必要和他們費話，且和俺去見你家護師去吧！」婁廷玉道：「你老的車，却不會在這裏，且隨我到那邊，再去坐車吧。」苗二侂子道：「也好。」說着同了張靈姑曹小芳緩步走進城去。婁廷玉却向那幾個人道：「哥兒們：不是我碎煩你們，其實你們這件事辦的太大意了！我若不那般說時，被他說出來就不好辦了。」幾個人一想，這話果然不錯，便齊向婁廷玉道：「這個全虧你老了！你老到這邊廳兒上喝碗茶吧！」婁廷玉還不會答話，只聽城裏頭喊一聲「婁二：」「婁廷玉便急忙搶步走了進去了。不說這裏幾個門軍，閑談這件事，却說婁廷玉進城趕上了苗二侂子等，大家相視一笑，苗二侂子道：「婁老英雄，果然好計！」婁廷玉道：「這算什麼好計，不過大家裝着玩玩罷了。」說時早已穿過了幾條胡同，不一時，來到普陀寺，婁廷玉逕引苗二侂子進去，來到裏面，只見大家業已到齊，便都向前見過。王先生道：「你們若是再不來，我真要急了。」一靜也問道：「婁居士怎樣耽延這樣半天？」婁廷玉便把苗二侂子兩次遇見他們盤查了兩次，所以才耽延了功夫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一靜這時早已吩咐廟裏，把飯食做好，請大家坐定，婁廷玉便向王先生道：「方才我們聽他們兵士說，這次所以吃緊的緣故，就是因昨天夜裏宮裏進去了人，攪擾了一宵，所以才

這般吃緊。」王先生道：「難道是那位呂姑娘去了？不知是不是已經吃他們拿住了？」婁廷玉道：「據他們的口調，不像是得了手，至於是不是呂姑娘？更是不得而知，方才在路上也曾和苗二爺說到這層，苗二爺的意思想去見一趟計老英雄，打聽個確實下落，我想這件事，也是去一趟的好。」王先生道：「我想去是可以去一趟，最好就請你老親自走一遭，因為旁人去的時候，難免不又生出其他枝節，只是這樣一來，老英雄却太辛苦了！」婁廷玉道：「這個事倒無所謂辛苦，趁着時候還早，我便和丁立去一趟吧？」一時大家吃罷酒飯，婁廷玉帶了丁立，自去不提。當下一靜和尚看見婁廷玉已經去遠，便向王先生道：「衆位既是不肯嫌棄，賞臉來在這小廟裏，和尚自是特別歡迎，不過和尚有一句不自忖量的話，不得和衆位說一下，這個普陀寺，雖是一個小廟，可是等閑人絕不敢冒然來此，就是在這裏住個十天半月，也不會有什麼舛錯，只是有一件，這北京城裏，比不得僻村小縣，人是多的，耳目是衆的，總求衆位不可無事遠出，倘若生出他事，連累和尚不便，這件事還求衆位特別賞個面子才好！」王先生道：「這件事不勞師父囑咐，我們自當謹守就是。」一靜道：「如此甚好！」再說婁廷玉帶了丁立，一直來到那慶王府後面，一看果然有一座茶棚，是三間小北房，外面高搭涼棚，棚上有匾，寫着是雙順軒，棚底下坐着幾個賣苦力的漢子，都坐在那裏喝茶，婁廷玉看了一眼，裏面並不見

計萬年，知道他還不會來，便和丁立找了一個坐位進去坐了，一個老頭兒過來泡上了一個茶，婁廷玉和丁立兩個一邊喝着茶，一邊往外看着，功夫不大，只見計萬年托着一管水烟袋，從外邊走來。婁廷玉才要上前招呼，計萬年却早已把手一拱道：「張二哥今天怎麼這樣閑在？却跑到這裏來吃茶。」婁廷玉便也順着他的口音說道：「今天一則因為無事，要出來走走，二則因為我們這個新從外鄉來，要我陪着他走走，還有一件，就是你老前者託我看的那所房子，現在已然空出來了，特意來給你老送信，請你老有便時候，去看一看。」計萬年道：「既然如此，今天我便有功夫，何妨張二哥陪我去一趟，回頭再來吃茶也是一樣。」婁廷玉道：「也好，先去看看再說。」說時付了茶錢，三個人一同走出雙順軒。拐了兩個灣子，一看這個地方，却很是僻靜，計萬年往四下裏看了一看，看出外全無行路之人，這才向婁廷玉道：「婁老英雄真是胆子不小呵！怎生知道我就在此地啊？他們可都來了嗎？」婁廷玉也小聲音說道：「他們來是已經來了，現在暫時都在普陀寺裏，只等見着你老就可以做個準備了。」計萬年道：「依我看；這個二十四恐怕不能成功了！只因昨天宮裏進去了人，在裏頭攪了一夜，聽說裏頭那位，因為受了一點小驚恐，今天有點不舒適了，恐怕明天也不會到這裏來了。這個普陀寺在什麼地方？婁老英雄可以告訴我，今天夜晚，無論如何，我總是可以去一趟的，等着見了衆位，再定計較

吧！今天街上，特別嚴備，二位還是快點回去的好，免得被他們查了出來，多有不便！」婁廷玉聽了這話，便把普陀寺方向，一一向計萬年說了，又叮嚀訂准夜晚一定在那裏見面，然後才各分別。婁廷玉帶了丁立，趕緊回到普陀寺，見了王先生，把遇見計萬年之話說了一遍。王先生聽了道：「這件事恐怕要有些不順手，不然怎麼會有這麼多的不利？」一靜道：「這件事我想此時可以不必着念，且等今天晚上再說吧。」王先生道：「也只好如此。」一直等到夜晚，果然計萬年來到，剛一見面，還不會向一靜介紹過，計萬年便喊道：「這件事有些糟了，不但是日子改了，而且連地方也改到裏面去了。還有一件要緊的事，就是我那朋友雲中雁已於昨天回來了。自今天以後，恐怕這府裏頭的事。就都要歸他管了，我使不能知道這裏消息，這便如何是好？」王先生道：「那雲中雁既是計老英雄至好，何妨由計老英雄，把這話對他說明，請他把這件事協助成功，我想或者倒許不至再有什麼問題吧？」計萬年道：「王爺這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與那雲中雁雖是朋友，却不是敬愛結交，只因我對於他有不得不認識他這個朋友的地方，其實，我們兩個絕對道路不同，況且宮裏那個主子，在不會進宮之先，就和他在一起聯絡，他們都是氣味相投，如果我要把實話向他一說，只怕反與王爺之事有礙了。」王先生道：「這樣說時，難道就這樣罷手不成？」計萬年道：「罷手當然不可以，不過這事却有些

扎手了。事到如今，我還要有個辦法，不過日子却要耽擱一兩天了。」王先生道：「如果是在一兩天裏，想出辦法，也還可以，因為我們已是和一靜上人商量好了，什麼辦法？便請你老說吧！」當下大家都站了起來向計萬年道：「計老英雄，有什麼辦法，無妨請講，我等自當遵示而行。」計萬年道：「諸位請坐，我說這個辦法，並不甚難，不過能夠生效力不能，也沒有把握，不過大家可以姑妄試試，這個就要看大家的福氣了，那雲中雁是今天才回來的，不見得今天就能夠幹事，在他不接事之先，自然還是我代辦，我想定下一條計策，把他哄到這裏來，大家把他拿住，輾禁起來再說。等將事完之後，再把他請了出來，大家的面子，和他把話說明，我想這件事只要沒有他在裏面，一切的事情，都要好辦得多多哩。真要是這樣做去，我想或者能夠成功，現在只要把這人，能夠哄到這裏來，就可以有辦法。」王先生道：「果然如此，真個讓計老英雄多受辛苦了。」苗二愣子忽然站起來道：「俺却想到了一計，只不知好使不好使？」計萬年道：「苗二爺何妨說出來，大家可以參酌參酌。」婁廷玉也急問道：「苗二爺有什麼好計策，何妨說出來，大家參酌參酌。」苗二愣子道：「俺想那雲中雁，既是跟你老交朋友，又是在王府裏當差，一定對於武功，也很是名家了，想凡是練藝之家，總沒有不愛好武器的，你老無妨就說這廟裏有一種鎮廟武器，實為希世之珍，俺想那雲中雁一定要你老一同前來



，那時俺等便好作手脚了。不知你老以爲如何？」計萬年道：「這話如果向旁人說時，或者可以騙得動，只有這雲中雁却不好使，因爲這個人，比普通人還要精明，他又是久走江湖的朋友，這種圈套恐怕他一看就破，那時反爲不美了。」王先生道：「依你老之見該當如何？」計萬年道：「我這裏却有一個意思，不過辦了出來，似乎對不住這裏和尙……」一靜道：「這位老英雄，我雖不會和你老說過話，既是你老能夠到這裏來，總也不是外人，想你我學武的，全憑的是義氣兩個字，只要朋友在先，自己吃虧在後，既是你老有好主意，可以辦這回事，你老只管請講，和尙雖然不能幫助衆位，只要能夠爲力的地方，和尙也決不推讓，就請你老說吧！」計萬年聽了，把手掌一鼓道：「真罷了，我倒不會料到會在這裏遇見像師父這樣一位的英雄！」婁廷玉也在旁邊道：「計老英雄有什麼話只管講吧！我知一靜師父是從來不打誑語的。」計萬年道：「我想這個主意，或者可以使得上，那雲中雁平常人極狂傲，並且貪功心盛，如果今天便借着昨天宮裏鬧事的話，對他說明，便說出這廟裏却有不妥之意，激他今天夜晚前來窺探，或者他能夠中了這個圈套，不知衆位以爲如何？」王先生道：「計倒不錯，只是太累了。」一靜道：「這靜道：「這個倒不妨事，只是一件，如果計老英雄向那雲中雁說出這話時，却怕雲中雁一時信以爲真，便稟了王怕圍廟搜拿，那時恐爺們便要有許多不便了。」計萬年道：「這

件事却不消多慮，只要這邊能夠佈置妥當，我管保那雲中雁，絕不會帶第二個人來就是了。這時天已不早，我就要趕快回去了，你們如認爲可以辦時，就趕快預備起來吧！」

王先生道：「這件事却要問一靜師父一句了！」一靜道：「這件事無須乎再商量，只要計老英雄能夠担保廟中不受驚擾也就可以了。」計萬年道：「如此諸位就準備吧！我先告辭了。」說罷把手一拱，道一聲請，王先生還待留他喝一杯茶，再去看時，已然不見了。

婁廷玉道：「據我看時，他雖說是明天夜晚，我想不如今天夜晚大家便都準備整齊，他們明天來，我們自可無患。就是他今天來，我們也可以不致於弄個措手不及。不知你們各位意下如何？」王先生和苗二侔子才要答話，只見一靜站起來道：「我也正想到這一層，我恐怕此時離天明尚早，難免計老英雄回去對他一說，他便逞興前來，雖然他來了大家準備不晚，究屬不如早預備的爲是。況且，他究竟是一個人來，還是同着旁人一路同來，這時也還一點說不定，倘若他一人前來，還不妨事，如果他帶了官兵同來，那時就有許多不便了。只不知婁老英雄打算怎樣防備？」婁廷玉道：「我不過是這麼一句話，如果一靜師父，認爲也應當時，我想便請師父盡力調動一下子。」一靜道：「防備自是比不防備的好，如果叫和尚支配的話，一則諸位到此是客，和尚不敢，二則和尚是出家之人，像這路事件一項也不會幹過，也絕不敢冒昧從事，還是求諸位商量好了。如有分派

，和尚我是無不依從。」王先生道：「師父：我等來到這裏，全仗師父庇佑，如果師父不肯見外時，便請助我們一臂之力，我們自是感激不盡。況且這個地方，師父又是久居，第一樣地理先熟，總比派一個不諳地理的強，這件事情，我想師父，看在婁老英雄面上，也要應許助力吧！」一靜道：「不是和尚不答應，只恐怕誤了事，對不起衆位，既是王爺和婁老英雄這般說時，和尚我就要放肆了。只是還要求衆位賞我和尚一個面子，如果有不對的地方，還是求衆位盡力指教才好！」大家一齊應聲道：「大師父千萬不要這般客氣，有話只管分派就是。」一靜道：「衆位：我想我們現在處的地位，是在暗中，他們却在明處，我們總以不要出頭露面的爲是。所以最好現在大家萬不可以多動粗鹵。必須要慢慢着手，方可沒有失閃。方才聽那位計老英雄之言，那雲中雁雖然脾氣狂傲，想他那本領一定是很高的。我們對於這一層也應當極力注意。倘若能夠使他們連我們這方面一個人都看不見才好，如果逼得實在走不開時，無妨自己量力，快快過得一二招，千萬不可被他得手才好，再者我們這裏，人也太多，絕不可全部藏在廟裏，出去的人是越多越好，最好王爺不要藏在廟裏，因爲倘若他真格來了時，却有許多不便，我們廟裏有個下處，就在這廟旁夾道，王爺可先到那裏去躲一躲，至於這裏，人是夠用，王爺自可安心，如果他來了之後，究竟怎樣，明天一早，必去找王爺報告，事不宜遲，王爺就先請

吧！」王先生到此時尙欲推讓，一靜早喊了一個小和尚開了後門，送王先生出去。王先生只好說了一句：「衆位偏勞」便隨那小和尚去了。一靜又向苗二侉子道：「我們今天的事，却全要仗着苗二爺了。」苗二侉子道：「這話是怎樣一個說法？」一靜道：「我們原與雲中雁毫無仇隙，今天之事，不過是爲了王爺之事，恐怕他在裏頭爲難，所以才把他誑到這裏來，想主意把他軟禁住。只要他不能夠脫身，便可與事無礙，並不打算把他弄死，所以現在我們第一要緊的事，就是怎樣能夠把他困住。那雲中雁既是身爲王府總護師，手下本領，自是特別。怕的這一般人裏頭，未必能有一個是他的對手，倘或真個和他對了手，決不能找出一些便宜來，這就不得不仰仗苗二爺的暗器了。我的意思，大家可以四下散開埋伏，等到他身入廟宇，然後大家便把他包圍起來，苗二爺可以找個鮮明一點的地方等着他，他如果來到切近時，便可以找他那不致命的地方，釘他一針，只要能夠把他打倒，這以後的事，就好辦了。」一靜剛剛說到這裏，只見曹小芳上前說道：「若這般時，俺願藏在苗二叔旁邊，幫同苗二叔一齊暗放梅花針，不知大師父以爲如何？」一靜聽了道：「若能得小姑娘協力，更是再好沒有，那麼最好小姑娘，同苗二爺藏在大殿旁邊一邊一個。如果不看他進來，萬不可先行動手，免得打草驚蛇。」苗二侉子道：「話雖如此，却還有一件，那雲中雁既是本領了得，難免沒有硬功夫護身，倘有到

了那時，針打不入，便當如何？」一靜道：「果真到了那時，我自無法，決不致使雲中雁逃出就是。」苗二侂子道：「如此俺便和曹姑娘去了。」說着苗二侂子，同了曹小芳走去。一靜又向婁廷玉道：「這裏地方，比較上你要熟些，今天的事，第一要靈要快，我想這跑路報信之事，就全仗你了。你可同了丁立，華梁，藏在普陀寺西夾道，如果看見他們有人到來，可快回來送信，不可和他們動手，最好能夠派一個人回來，還留一個人在那裏伴同照看，不要全跑回來，免得他們再有人來，我們不及知道，受了他們的暗算！」婁廷玉道：「就是，就是——這個差事却大清閒了，這裏事情，就全仗着你老了。」說完了帶了丁立華梁一同走去。一靜又向黨明道：「黨老英雄：你老這裏地方也還熟識，就請你老也辛苦一趟吧！你老可同東方爺，陶爺，鄧爺，藏在普陀寺東夾道，如果見了他們有人到來，可趕緊報回一個信來，就是不要讓他們看出形跡，並且萬不可和他們動手。」黨明道：「俺洛子理會得。」便招呼東方德，鄧叔寶，陶定邊一同去了。一靜又向韓光道：「前裏兩個地方，雖是吃緊，還不是特別重要之地，這廟的後身和王府最近，我想他們來的時候，一定是要從這裏來，這個地方，却極其要緊！我想煩勞你老同尤俊英，張靈姑，方天玉，藏在這普陀寺後胡同，如果看見有人來了，你們可以隨機應變，把他絆住，再快快跑回一個人來報信，這好準備，只是一件，千萬不要和他認真動手使他看

出馬脚來才好！」一靜見韓光也答應去了，這才向大家道：「衆位沒有什麼事的，並不是我不煩勞，只因有這些人已經夠了，多去了不止沒有用，反而許再生出事來，豈不是大有不便，不過開下來的衆位，也都不要閒着，可以分藏在東西兩配殿裏面，等到苗二爺暗器不見功的時候，還要求衆位極力來把那雲中雁包圍住，千萬不可放他走去，還有一節，大家出來，千萬不可大聲喊叫，免得惹人家聽見，再弄出其他的枝節來。切記！切記！」吳七等答應了，也各自分藏在東西配殿裏面去了。這裏一靜也自去安置自己的東西不提。且說計萬年從普陀寺出來，一路尋思道：「我必須怎樣才能把那雲中雁誑到那裏去，況且那雲中雁手中十分去得，只怕這班人裏，未必有幾個能是他的對手。倘若弄假成真，恐怕那時便要反美不美了，不但是對不住這班朋友，也枉了自己走南闖北的英雄的名子。」忽然低頭一想道：「有了！我何不如此如此？」想到這裏，便轉回王府。恰巧雲中雁正見了王爺下來，一見計萬年道：「計大哥你却受了辛苦了！王爺十分誇你，你這是上那裏去了？」計萬年便趁機道：「怎麼！王爺還在誇我嗎？真是羞也被人羞死了！」說着計萬年故作驚訝之色道：「我正在找你，你怎麼到這個時候才出來？」雲中雁道：「有什麼要緊事？」計萬年道：「你可知道昨天大內裏鬧出了事？」雲中雁道：「那個怎的不知？方才王爺還吩咐我叫我留意去搜訪一下呢！難道現在你來是對於這件事有什麼

「麼耳聞嗎？」計萬年道：「正是爲了這件事。方纔我到府後頭去喝茶，看見幾個人行蹤詭密，是我跟在後面，聽他們說了幾句，却於此事大大有關。」雲中雁道：「怎樣與這件事有關？」計萬年道：「那一行人裏頭，有兩個老頭子，兩個小孩子，這話是聽那個小孩子說的。據他說昨夜之事，似乎與他們有關，我正要聽個究竟時，却吃那老頭子攔住說他道：『你們總是喜歡這樣亂講，須知這裏離王府極近，倘若被人聽見，豈不與我們大事有礙！』却又聽那個孩子說：『你老人家總是喜歡這說，難道王府還能大過……』」剛剛說到這裏，却吃那老頭子把他們拉起走了，你想這比王府大的不是宮裏還有什麼地方？你道可是有些可疑嗎？」雲中雁急問道：「果然有些相似，只是你可曾看見他們往那裏去了？」計萬年道：「這個却不曾聽得他們說。」雲中雁道：「你爲什麼不去追蹤他呢？」計萬年道：「怎麼我沒有追蹤？我剛看見他們，走出胡同，我便在後面緊緊的跟隨，一直走到一個大廟後面，忽的就不見了，却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去了？」雲中雁急說道：「這一定是藏在廟裏去了，你可曾趕進廟去看一看不會？」計萬年道：「這個我却不會。」雲中雁道：「這個却要怪你的不是了，爲什麼看他這樣，還不進去看看？」計萬年道：「你不要報怨我，只怕就是你到了那裏，也未必敢進去？」雲中雁道：「我爲什麼不敢進去？我現在就去，難道他們還敢把我怎樣不成？」計萬年道：「你現在去，當然是不

費事不害怕，府裏有的是兵，一句話調上百八十個，到那裏把廟一圍，自然是你佔據上風，這個我却不敢和你比。」雲中雁道：「我只要用了第二個幫忙的，我就算是不會學過藝。」計萬年道：「這件事，你却不要鹵莽，倘若一時大意，到了那裏，受了他人暗算，你我弟兄的名聲，似乎有些不好，這件事還是思量思量的好。」雲中雁道：「我雲中雁今天說句狂話，除去你之外，大約在這北方，也不見得還會有人能打倒我！」計萬年道：「就是這樣，等到明天再去也還不遲。」雲中雁道：「要去就去，何必明天，一夜甚長，倘有變動，豈不把事誤了！我這就去了。」說着拿了兵器一對護手月牙輪，竟自去了。計萬年一看雲中雁已經走去，不由心裏一喜，終不免着自己的道兒。又一想，却又有些不妥，倘若他們那裏還認定是明天去，絲毫不曾預備，只怕大家免不了這個要着他的手。只怕那時反而不易辦了。這個却非要自己走一趟不可，想到這裏，剛要往外走時，只聽裏面一迭連聲的有人喊出來說：「王爺傳雲中雁即時進去說話。」計萬年道：「他剛剛出去了，這便怎樣好？」不一時裏面又傳出話來道：「王爺說雲中雁既經出去了，就傳計護師上去說話。」計萬年不知道裏面有什麼事，趕緊匆匆走進裏面，只見慶王說道：「雲中雁才從這裏出去，他上什麼地方去了？」計萬年道：「這個却不會聽他說。」慶王道：「現在有了要緊事，怎麼他偏偏不在，這個只好先對你說了吧。昨



天宮裏鬧事，這件事當然你知道了？裏面主子原定明天到咱府裏來商量一點事兒，不想裏面出了岔子，明天的事，打算暫緩，並且挪到裏頭去。沒想到主子剛才又傳出話來，依然是明天到咱這府裏來，我想這件事情，干係很大，所以要把你和雲中雁叫進來計議計議，又想他偏偏又出去了。」計萬年道：「依着王爺意欲怎樣辦理？」慶王道：「我想昨天既有匪徒胆敢闖進宮闕，雖然未能得逞，恐怕他們心下未必甘服，所以說在咱們府裏議論事情，雖是不如宮裏，可是比宮裏倒許安靜些個，方才聽主子說，明天打算在挹翠樓擺駕，我想這件事，總以越謹慎越嚴密才好。剛才雲中雁進來說，他從南邊約來了血滴子十弟兄，個個都有精奇本領，足可衛護，偏偏這末一會兒功夫，他就出去了，這個只好等他回來再說吧，我想新來的人，究竟不如在裏面幹過事的，你雖然來的日子不多，可是你究屬比外邊來的人要清楚些，明天挹翠樓的事，我想派你帶着咱們府裏的人，先行保護，再叫雲中雁帶着血滴子弟兄防在外面，我想這事一定不會再出舛錯了。另是一件，這時候我還不曾見着雲中雁，這裏面的話，怎樣回復上去呢？」計萬年聽到這裏，心中暗暗捏了一把汗說：「王爺你老只管回稟上去，請聖躬自管擺駕前來，莫說還有雲中雁，就是沒有雲中雁，僅僅剩我一人，我想也不致於有什麼特別舛錯。再說雲中雁不過是暫時出去，難道他還不會回來嗎？明天的事，當然不致有誤，就請你老回稟

上去吧！不過，還有一件，血滴子十弟兄現在在什麼地方？王爺可知道？如果能先去找他們說一說，就是雲中雁回來晚一點，也沒有什麼。」慶王道：「這個我到沒問他，既是你這樣說着，我就先去回復主子，你們也就去預備預備吧！」計萬年答應一聲退了下來。計萬年到了外頭，心裏一想，今天這件事却是有些難辦，雲中雁剛剛去到廟裏，還不知道究竟怎樣。這裏又出了這樣的事，既然是裏面交派下來，當然要去把這事稍爲佈置一下才是，要說這現在却是個機會，如果王先生他們那裏，能夠把這番意思，知道詳細，明天早晨大家便走進這裏來，一定可以得手，這事還好一點。如果雲中雁看破機密，恐怕弄到不好的時候，還許把自己說了出來，那時大家更不好辦了。想到這裏不由一陣心急燥起來。忽的決定想往普陀寺去看一遭，到了那裏，如果王先生他們得了手，這事還從長設法，否則這個事情，不但是不容易得手，或者還許鬧出事來。想到這裏趕緊收拾整齊，直奔普陀寺，剛剛來到後牆，只見前面一個人影子一幌，計萬年趕緊往後一撤身，定睛一看，原來正是韓光。韓光也看出來是計萬年，便急向計萬年道：「是計老英雄嗎？」計萬年便也趕緊答道：「正是。怎麼樣了？可會看見有人過去？」韓光道：「已經進去半天了。」計萬年道：「可有人跟隨進去？」韓光道：「張姑娘進去報的信。」計萬年道：「如此我也進去看看。」當下計萬年來到後牆臨近，趕緊縱身跳上牆去，細

細一聽，裏面聲息全無，不由心內納罕道：「怪呀！難道說那雲中雁還不曾進來不成？」跳下牆來，躡足潛蹤，往裏面走去，剛剛轉到殿前，只聽裏面有說話聲音，貫注耳神一聽，正是苗二侂子講話說：「今天幸虧大師父想到這一層，不然的時候，方才這件事，真要弄個措手不及，只怕這事還真要糟了呢！還有一節，方才若不是一靜師父趕到，只怕那時俺和小芳早已遭了他的毒手，亦未可知。只是師父用什麼法子，把他制倒，這話可以跟俺說一說不可以？」計萬年聽到這裏，知道雲中雁已然失手，不由心下大喜，趕緊一步跳到屋裏道：「這一來就好！」一靜等那裏知道，全都吓了一跳，及至一看，原來是計萬年，不由齊都詫異道：「計老英雄什麼時候來的？怎麼我們一點全不會理會？」計萬年道：「我也是剛來，衆位可得了手了嗎？」苗二侂子道：「得手雖然得了手，如果要是一靜師父不幫忙，不但是得不了手，而且還要有意外失閃。」計萬年道：「你們怎樣知道他今天會來？便會佈置的這樣嚴密，又是怎樣把他捉住的？」苗二侂子道：「這些事一切一切，全仗着一靜師父了，如果今天不是一靜師父，先前預料他今天要來，大家誰也不會想到。要說起他的本事，確是十分了得，俺和小芳兩個，藏在大殿左右，看見他進了大殿，才一回頭張的時候，俺和小芳連珠式打出十二枝藥針，不會想到這針打在他身上，便同未曾打着他一樣，紛紛的落在地下，連絲毫也不會傷着他一點兒，那時

俺和小芳，實在無奈，來雙拚他一個，誰知剛剛和他鬪了十個回合，一些也得不着他的便宜，而且小芳的兵器，也被他用空手奪了去，就在俺一疎神時候，險些不會被他把俺的傢伙也弄了去，這時俺又不敢高聲喊人幫助，計老英雄：你說這個可以算得難到極點了吧？」計萬年道：「想必這時候一靜師父來解了圍？」苗二侂子道：「誰說不是！就在俺才往回退時，恰好一靜師父來到，也不知用的什麼東西，竟把雲中雁制住。」計萬年道：「苗二爺可曾見過這位朋友嗎？」苗二侂子道：「只聞其名，却不會見過。」計萬年道：「那末二爺怎麼就知道他是雲中雁呢？」苗二侂子道：「先前俺也想到這一層，惟恐其有了錯誤，後來把他弄到屋子裏去了之後，聽他說話，確是雲中雁了。」計萬年道：「他用的什麼傢伙？」苗二侂子道：「用的是護手輪。」計萬年道：「那就是了，現在他在什麼地方？」苗二侂子道：「已經送到一靜師父他們下處去了，不知計老英雄，還要見他一見嗎？」計萬年道：「這時候倒無須見他，倒有一件事，就請苗二爺趕快把王爺連諸位均快請到這裏來，可以大家商議商議。」苗二侂子趕緊答應一聲，便叫張興霸趕緊把大家請了回來。就在這個時候，計萬年向一靜道：「不想大師父有這樣高技，恕過我眼拙，不識高明，請問師父，方才用什麼功夫贏的雲中雁？不知可以見教一二嗎？」一靜急忙合掌道：「計老英雄太謙了！出家人那裏會什麼功夫？怎敢班門弄斧？

至於方才雲中雁所以敗在我手，因為太大意了，所以我才趁空得手，說出來實不值諸位一笑，方才這手笨招式，名叫鍾馗筆，用的是大點穴之法得手，然而如果不是雲中雁看不起人，也不致於吃這種虧。計老英雄的話未免太謙了。」計萬年道：「原來大師父有這樣本領，恕我失敬了。」一靜還待謙遜，只聽院裏一陣脚步聲，大家一看，原來正是婁廷玉王先生一千人走了回來，見了計萬年，全都齊聲致謝。計萬年道：「這件事無須謝我，只謝苗二爺和一靜師父好了！」苗二倚子道：「沒的臊人，若不是一靜師父助俺，這時俺已經遭了毒手多時了。今天這件事，第一要算計老英雄送信的好處，第二要算一靜師父肯破戒傷人，至於俺是絕對不敢居功的。」王先生這時忙忙走了過來，向着大家一揖道：「諸位誰都不要過謙，諸位總是幫了我。」婁廷玉道：「這個時候，不是講客套的時候，現在最好還是問問計老英雄，底下又該辦些什麼才是正理。」苗二倚子道：「這話說得是，方才還是計老英雄叫俺去把諸位請回來的，想必一定有事，何妨請計老英雄說出來，大家聽一聽？也好商量個辦法。」計萬年道：「這話說得是？我也沒有多大功夫？不一時便要轉去的。」遂把自己怎樣把雲中雁激了來的，怎樣裏面傳自己進去，怎樣吩咐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大家一聽道：「這件事果然鬧大了，怎的會惹起這血滴子的事來？聽人傳說這血滴子十分厲害，真個要是他們都來了，這件事倒有些棘手呢！

依着計老英雄，應當怎樣辦法？」婁廷玉道：「這件事依着計老英雄，是怎樣一個辦法呢？」計萬年道：「我想那血滴子雖則十分了得，所幸尚不曾走進王府，現在既已被我們絆住，一時當然他走不回去，明天這府裏的事，自然還是我一人担待，到了那時，事情在我手內，那怕什麼沒辦法，現在所要說的，就是明天却是誰到裏邊去？用什麼暗號，怎麼下手？大事完畢之後，大家勾奔什麼所在？這件事却不可不留一些神在裏頭。」婁廷玉道：「這話果然說得是，要依我說時，這事還是求你老一人支配才好。」計萬年道：「這個只怕使不得，諸位英雄全在這裏，我豈敢這般冒昧？」婁廷玉道：「這話却不是這樣說法。一則這件事現在重要的担子，全在你老肩上，二則府裏之事，外人摸不着頭緒，就是有人肯去做，只怕事事都不會順手，最好由你老一人支派，大家無不盡力，這件事你老就無須乎再推辭了。」靜和尚道：「這件事據我看計老英雄可以不必太謙了，你老想在關帝廟時候，全是婁老英雄一人作主，來到這廟裏，全是我一人作主，這現輪到府裏的事了，自然是計老英雄作主了。」計萬年道：「既是衆位這般台愛，如果再三推諉，反倒顯出我的不誠來了。不過是一件，做主我可以做主，只是有不對的地方，還要求你們大家指出，再加討論，千萬不要存了客套之意，那不但是於事無補，而且是很會弄得對不住大家這番英雄豪氣，話已說在頭裏，還是求衆位特別原諒。」大家一口同

意道：「計老英雄所說，還是太客氣了，你老人家有什麼話只管講吧！我等自當恭聽。」計萬年道：「我想明天之事，只要大家抱定初志，不要改變本心，一定可以成功。大內裏頭雖然有兵有將，不過不能隨便告訴他們這裏面內情，既不能告訴他們裏頭內情，他們自不肯特別出力，就是護駕也不過是尋常一句話而已，裏頭決不會有出色人物，所指的不過就是王府這一班人而已。現在王府裏，除了我和雲山雁之外，別人似乎不足爲懼，雖說有十個血滴子，他們現在是蛇無頭不行，我想關於人這一方面，大可放心，絕不至有不敵之勢。」說到這裏，王先生道：「話雖是這樣說法，我們却不可不十分細心慎重，倘若臨時出了岔子，事情不成，還在其次，倘若再鬧出旁的事來，那就有些不值了。」計萬年道：「王爺這話說的是，我也是這樣想。我想這件事第一就是動手要緊，雖然說這是暗中的事，却等於明的一樣，這是有目共睹的事，最好能夠使個迅雷不及掩耳，就把事情成功才好。如果打草驚蛇，不但是今天不會成功，恐怕從此以後，也不再會有成功的那一天了。第一動手的人，必須要找一位說得出辦得出的來，才能行事……」王先生道：「其實要論本事，比我強的人太多了，絕對不該輪到我，如果照着這回事上說，却非我不可，一則是這件事全是我一個說出來的，二則若使我親自下手，也有親手替我家祖宗正家法之義，我想這件事就是我去的對。」計萬年道：「若照王爺這話，

果然是王爺去的好，不過有一件，這件事雖是王爺的事，王爺却去不得，倘若王爺到了能夠得手，這事自然再好沒有，倘若王爺小有個失閃，這件事就沒有首領了。我想王爺還是另尋一樣旁的事才好。」婁廷玉不等再說下去也過來道：「這件事王爺還是不去的好。」王先生道：「這件事我想去是一定要去的，如果成功更好，就是不成功，衆位可以自奔前途，不要管我才好。」計萬年道：「如果這樣說時，王爺既然一定要去，還是要依着我的法子才好。王爺此番進入大內，既然有心爲的明器，那麼這進去一層，也只好聽從王爺，不過王爺一人進去，雖說隨身武藝，不致鬧出舛錯，然而究竟沒有一個人跟着進去，究屬人單勢孤，我想最好請苗二爺和婁老英雄暗地跟隨，雖不見一定便生什麼特效，然而有備無患，總比沒有人跟去的好。」王先生道：「這個法子倒也不錯，便照着計老英雄這樣分派吧。」話猶未了！只聽旁邊有人說道：「師父如果進宮，俺等也要跟了進去。」王先生回頭一看，原來正是華梁，方天玉，張興霸，金威，尤俊英，丁立，曹小芳幾個，王先生道：「這個如何使得？不要說到裏邊去，用不了這許多的人，就是用得了，像你們這般本領，進去之後，倘有舛錯，叫我心裏怎樣難過？這件事我想無論如何，你們總是不能去的。」華梁道：「難道俺等這些人，便都一點事情沒有不成？」計萬年道：「這件事用人之處甚少，因爲這是暗地行事，萬不能張明較着，叫人



家看出形跡可疑，那時便與我們這事無利了。所以據我的意思，進宮裏面去的，除去苗二爺和婁老英雄之外，餘人都可不必進去，就是宮裏有了準備，我們去的人少，或者也不至於被人家看出破綻。至於衆位去實屬無益，反不如在這廟裏多歇一天，倒可以免去許多閒事。」華梁還要說話，丁立在旁邊用手點了一下，華梁便不言語。大家見華梁不說話，也就全都沒有話說了。計萬年道：「我們雖說去的是宮裏，其實還是在府裏，方才在裏頭聽說，明天已然定好是在挹翠樓，大約時間總還是在夜晚，苗二爺和王爺去的時候，最好能在定更以後，我就可以在裏面打接應了。不過得手後，就要趕快走去，不可多行耽延，倘若驚動大班和提督衙門，雖然不見得就怕他們，終屬有些不便，這件事，務必要記在心上。還有一節，王爺既是爲着正明器，如果在這裏把他去掉，恐怕也要發生旁的不利，我想有一個極好的辦法，王爺在府裏行事，宮裏仍舊要去兩個人，做一聲東擊西之法，也好使大家不疑，不知王爺以爲如何？」王先生道：「真的，我還忘懷了這一層，果然這是一件很要緊的事，不過這要找什麼人去才好？」計萬年把手向黨明和一靜一指道：「就是這二位，若肯辛苦一趟，便再好沒有了。」婁廷玉道：「最好能夠多去兩位才好。」計萬年道：「多去固然是好，不過裏面却用不着，一則此去原不是有什麼目的，不過是打算到裏面去留個記號，讓人家知道我們這次是什麼人，什麼意思，

才作出來的這件事。所以請這二位去的意思，一則二位本領在我們這般人裏，足可以算得數一數二，不致於到了那裏吃了人家的虧，受了人家暗算，並且事情又看得清，一切的事情都可以隨時應斷。二則二位裏頭，黨老英雄，我不知道，至於一靜上人，我想文墨一定很高的，到了那裏，並不要顯什麼本領，弄出什麼手段，只要能夠把我們這次所以進宮的本意說出來，使大家知道知道，也就足了。」一靜道：「這件事還要斟酌斟酌。我也有個道理，一則我並沒有什麼本領，進宮比不得上尋常地方去，倘若鬧出一些小事來，大家面子上，都有些不好看。而且還耽誤了王爺的正事。二則我並沒有念過什麼書，肚子裏原沒有什麼文才，這件事情又是一件很不容易代白的，既要說得富麗堂皇，又要簡明撮要，倘若說得毫不透澈，那時又要辜負計老英雄推薦之意。再者我究屬是個方外之人，混入這些事裏，於佛門之道，也有些不合。我想這裏英雄很多，請計老英雄再另請一位高明吧！至於我也絕不偷閑，那個雲中雁放在我們下處，雖說沒有危險，究竟也還放心不下，我想衆位走後，這個看護雲中雁之責全交給我就是了。」婁廷玉道：「一靜師父這個話却說過了，你老雖說是方外之人，也是熱心的俠士，我想無論僧是俗，總以禮義當先。我和這位王爺，既非親，更非故，不過因爲有一面之識，被義氣所激，所以才不怕艱險，願意幫助他完了這一回事。其實要按着理上說，就是這回到廟裏

來攪擾，也就是很對不住的一件事，不過我想我和師父既是朋友，我的朋友，也就是師父的朋友，所以才肯到這裏來打攪。如果要照着師父這樣一說，豈不是連我們到廟裏來也有不對嗎？再說就是這一般人裏，我想也沒有一個人，不是被義氣所激來到這裏的。就拿計老英雄說，不要說和王爺沒有深交，就是素常連面也不會見過一次，況且計老英雄在王府做事，又和王爺站在對面地位，現在只憑大家這一點義氣，便願甘爲大家幫這樣一個大忙，反而要和王府作對，你老想這豈不是一個明證嗎？再者說，計老英雄託付師父辦的事，又不是要去衝鋒打仗，不過因爲師父武藝高強，辦這路事一定可以辦得爽利，所以才來懇託師父，現在師父這樣一推脫，倘若惹起旁人反想，那時豈不把這件事完全壞在師父一個人身上？」一靜不等婁廷玉把話說完，急忙不住把手亂搖道：「算了算了！你不用說出來這末大套，既是大家都爲是義氣，說不得我也去一遭吧。」大家聽了，不由一陣大笑。苗二愣子道：「俺看事不宜遲，大家還是快快想個辦法進去才好！何必在這裏爲這一點小事，遲疑不決。」計萬年道：「我看就是這樣決定了。明天夜裏，定更天氣，大家全都趕到王府，那時我自想法子來接應你們。」王先生道：「既然如此，我看這時大家就歇息歇息吧。明天事畢之後，大家還要趕緊離開這塊地呢。」計萬年道：「這話說得是，我也就回去了，大家便明天準時見面吧。」說着又囑咐東方德等嚴

密看守雲中雁，千萬不要他逃去才好！往外走時，一眼看見方天玉，便向他一招手道：「你到這裏來！」又向苗二侂子道：「我想把他帶了出去！不知可以不可以？」苗二侂子道：「這有什麼不可以，就叫他隨計老英雄去吧。」遂又向方天玉道：「你便隨計老英雄去吧，一路之上，務必要謹慎遵從計老英雄，不可使計老英雄生氣才是。」方天玉答應，隨同計萬年去了。苗二侂子道：「這件事人家那方面總算是完全計劃成功，這該看我們這一方面的了。」王先生道：「這裏現在人很多，有什麼分派，請苗二爺自管分派好了。」苗二侂子道：「俺並不是打算怎樣分派誰，俺想這裏人是多的，並且又都在年輕，倘若一旦之間，大家一點事情沒得作，難免不鬧出旁的事故來，所以俺的意思，在大家全都沒去之先，總要找出人人有事幹着方不至於再生其他枝節，這件事是應當注意的。」王先生道：「這話却說得不錯，方才計老英雄走時也曾吩咐過，這件事用不了許多人，人多了不但於事無補，並且還許有害，我們這裏人雖多，我想大家都是明白事體的，誰也不肯胡做非爲，就誤了這大事，這一件二爺倒可以不必勞心了。」苗二侂子道：「既然如此，這却怪俺多慮了。」婁廷玉怕是兩個把話說岔，趕急上前拿話岔過道：「二位不必再往下說了，依我看苗二爺這話說的也不錯，恐怕這幾位年輕的兄弟，沉不住氣，到外邊鬧出事來，現在我倒有一個辦法！……」一靜道：「什麼辦法？」婁廷玉

道：「這不是現在沒有走嗎？可以當着大家問一問，那位心裏有什麼話，無妨說一說，可以辦的，當然一定要辦，如果衆位現在沒有話說，那就是心裏並沒有存着意見，等到我們走了之後，大家務必委曲在這裏靜候一夜，等到我們回來，再定行止。」說完拿眼一巡視衆人，衆人全都面面相覷，不則一聲。婁廷玉道：「既然衆位全不說話，我想那一定對於這件事是沒有意見了。既是這樣，衆位便去休息休息吧！就等功成之後，再做計較吧。」大衆聽了，正要退去，王先生忽的又把東方德叫過來道：「我想這雲中雁雖然被我們困住，我們却與他毫無冤仇，現在所以不敢放他，却怕他回去之後，要和我們做對，所以現在他雖然在這裏被困，我們却不可有一些傷害於他，不過這雲中雁，也不是什麼無名之輩，他交的朋友，也個個了得，他雖被我們困住，却要防他傷好之後，力圖逃竄，倘若一時他竟自去了，那時我們的事情，就完全失計了，所以現在我在大家未走之先，我有幾句話說，一則這個普陀寺本是一靜上人的，一個清靜禪林，竟被我們鬧得這樣烏烟瘴氣，一靜上人，本是一塵不染的禪師，也被我們拉入漩渦之內，還要幫我們去幹事，你們想這不是一件十分對不住人的事嗎？其實要說，這廟裏所有小師父們，也全都是好本領，原用不着我們在這裏加意防護，不過在師門這邊說，却不得不少盡一點人心，現在我就請你同吳七爺同韓光在下處看守雲中雁，不可擅自離開，致生他害，

這廟裏我就拜託陶爺，鄧爺帶着李大勇，金威，張興霸，加意防守，我想他們幾位一定是沒有什麼推脫的了？」大家聽了，齊聲答應，華梁在旁邊道：「婁老英雄既然全都派了，還有俺和尤俊英可還有些什麼事沒有呢？」婁廷玉道：「怎麼華小英雄倒有些急了，我還沒有想到這裏呢，現在他們完了，就該我們的了，我想在從前在沒有見着計老英雄之先，大家原說的是請你和張靈姑，曹小芳，尤俊英，幾位英雄一同去的，現在這進宮之事，雖然有黨爺和一靜師父，答應一同前去，然而方才聽他們的話調，却有些不願担負全責的意思，這話其實也難說，在我們這方面，有的因為是跟王爺是朋友，有的因為是徒弟，所以大家才肯那樣賣力氣，雖然賣命，心裏也不難過，至於黨爺和一靜師父，雖然不能不算朋友，然而究屬是個初交，沒有到裏面賣命去的必要。我想現在不如還是由黨爺和一靜師父當個首領，你們也可以跟着「齊進去，不過有一件，方才計老英雄說過，這進宮的事，原用不着許多的人，如今我叫你們跟隨進去，你們務必小心，千萬不要略存大意，致生其他不便，這話你們可聽明白了！」華梁等一齊答應，計萬年道：「我看大家也可以去歇息吧。」大家答應，一齊散去，自去歇息。第二天，婁廷玉把一靜和尚叫在一旁，兩個人背地一商議，婁廷玉道：「一靜：咱們總是至好，可以說是無話不說了，今天這件事，追本窮源，全是我一個人所致，事已至此，我也不便再說什麼

客套話，一切便請你竭力幫忙吧！不過話要分開說，這件事要是我個人的事，當然要請你替我出死力協助，在你就明知無益，也應當幫我，現在這個事，却又當別論，王爺雖然是我的朋友，却與你是一點相干沒有。至於這進宮的事情，在計老英雄方面，雖然認爲是着着有理，毫無遺算，據那樣看起來，似乎是百無一失，可是這話要在我看起來，却不能這樣容易，第一宮裏能人除去計萬年之外，未必沒有能人，倘若人家已有預備，我們到了那裏，也未必準得上風，如果事敗，在他們這一般人，自然是遠走異鄉，毫無危險，這時却恐怕就是你老要吃最大的虧了。所以我現在叫華梁他們幾個跟了進去，也就是這個意思，如果事情成功，你老也不在這區區小名，自可讓給他們，倘若事敗，你老也可留個退身步兒。還有一節，你老這廟裏頭，那些小師父，手裏可還去得？護衛這廟可以放心嗎？」一靜聽了微微一笑道：「婁爺你這話太外道了！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原不分什麼遠近，你們能幹的事，我也能幹。我既然答應在先，絕不能反悔在後，這件事你老自管放心，至於我這廟裏，我的成敗，也不與他們相干，這件事你更不必担心。」婁廷玉道：「既然如此，我就放心了，那末我們現在去看看他們吧？」來到客堂一看，只見大家都已到齊。王先生道：「你們二位來得正好，我們今天總算到了快成功的一天了，我有幾句話，要和大家聲明一下，今天這件事，總算爲了我一個人，以致

諸位受了這樣大的累，照情理上說，我真是十二分對不過諸位，可是這種話到了這個時候，也就不必說了，那末說今天所要說的，就是我本身上的事，我們這次進宮辦這回事，最大的主因，便是因為當今這個主子，不是先帝本心傳位給他的，是他矯詔天下，篡奪王位，按着祖宗制法，早該明正典法，把他去掉，不過那樣一來，難免鬧得給百姓知道，豈不是家醜外揚，所以那時我便出宮在外，原想訪求明師，本身練出本領，然後再回到京城，把他剪去，不想走在山東，便遂見這位苗二爺，十分投契，偏巧那時，地方上對我已然注了意，幾次三番想下我的手，全被大家幫忙救出危險，後來向大家說明這番意思，又承大家體諒，才約好上京來進行這件事，原想進京就可以把事情辦好，誰知事多周折，反把我一個徒弟周大成送在裏頭，幸虧計老英雄，念在事正名順，肯其協力，才想出這二次進宮辦法，事情辦到這個地步，全是大家義氣援助所致。所以我今天要說的這兩句話，也正是大家所要聽的話，不得不說一說。我這次進宮，純是爲祖宗明正家法，絕無其他二意，如果得手之後，便隨諸位遠走天涯，倘有三心二意，神明不容，……」當下大家聽了道：「王爺何必這樣說話，俺等既是肯從山東追隨而來，自當遵從王爺成就大事，俺等如果疑心王爺也就不肯來了。」婁廷玉道：「這話說得也是，有了王爺這番交代，大家益發心裏鎮靜了。話已說過，但願天助成功之後，王爺更能始終



「如吧！」當下大家吃飯歇息，一天無事，直到夜晚，大家全都收拾齊備，來到容堂，婁廷玉吩咐大家，各人緊守自己職務，千萬不要格外生事，免得再出旁的枝節來，大家全都答應。一靜道：「你們到府裏去的可以早走一步，我們進宮去的，可以在後頭晚一些去。」苗二倜子和王先生婁廷玉都齊聲答應。把各人兵器帶好，向大家道聲辛苦，出離普陀寺直奔慶王府而去，這且不表。再說廟裏這些人，看見苗二倜子和王先生婁廷玉已去，大家便都把兵器收拾整齊，又待了一頓飯的工夫，一靜這才向黨明道：「我們也可以走了。」黨明復又招呼華梁尤俊英張靈姑曹小芳，一同走了出來，直奔大內，來到桶子河旁邊，看了看地勢，黨明向一靜道：「師父你看這裏宮牆萬仞，外頭還有一條河，我們從什麼地方過去？」一靜道：「這裏地勢我也不很熟習，我想這次到這裏來，原沒有一定什麼方向，我們可以隨便找個地方進去，到了裏面，只要所到地方，就可以給他們留下一個記號，我們差事就可完了。現在我們可以勾奔西華門，想法子從那進去，不知黨爺以爲如何？」於是大家順着河沿，直奔西華門，幸喜一路之上，並沒碰見盤查之人。來到西華門臨近一看，只見有幾個兵都扛着兵器來回在那裏走着，餘外並不見有什麼人，一靜向黨明道：「黨爺你看這裏或者可以進去吧？」黨明道：「俺洛子也看這裏可以進去，且待俺洛子先試一試再說。」說完一掌手裏鐵傘，走着「蛇行式」來到橋

邊，只把身子一縱，早見他燕子一般，從河梁上縱了過去，再看那幾個兵，依然在那裏走着，像是毫無理會的樣子，一靜就知道從這裏進去一定可以成功了，便回頭向華梁道：「你們幾個可能這樣縱了過去嗎？」華梁道：「俺和俊英小芳都從玉師父學過「燕子三點水」縱法，却不會用過，若像方才黨老英雄那樣縱法，俺等却未曾學過，不知俺等所學能用不能用？」一靜道：「方才黨老英雄這手功夫，叫做「撒地錦」又叫「縮雲緞」在縱跳功夫裏，原是最上等身法，你們這樣歲數，當然練不到。至於「燕子三點水」在縱法裏雖然談不到高尙，然而準許能夠練的氣體如一，也就很難得了。不過今天這個地方，却有些走不開，因為練「燕子三點水」最宜於寬闊場所，他的出手低，落的勢子也低，如果地方狹窄，過去之後，其勢必要收不住，出聲音還在其次，最可怕收腳太急，自己還許吃虧，我今天教給你們一手練法，過去就要容易多了。」華梁急道：「只怕俺等一時學不會！」一靜道：「要講這種功夫，說起來並不好練，要是生手，最少也要三個月功夫，像你們原練過「燕子三點水」再練這種功夫，就很容易了。這手功夫，名字叫「穿雲縱」又叫「一鶴冲天」，站在地下，單脚用力，就彷彿跟「燕子點水」起是一樣，左手背後，右手向前單舉過頂，登左脚，拳右脚，用「斜飛勢」縱出去，腰上墊力，左手往前推，就勢用力，就能夠過去，你們那個先來試試？」華梁道：「俺來試一試。」

說着照着一靜所說川力向城跟縱去，果然比「燕子點水」省力的多。輕飄飄的便落在地下，毫無聲息。尤俊英，曹小芳，也都照樣縱了過去。這邊只剩下張靈姑，一靜才想起方才忘了問張靈姑，倒覺得自己有些大意了，因為他們原不是一道的。正要來問一聲姑娘可會縱法，只見張靈姑把身子往後退了一步，平地一縱，便如同一支急箭相彷彿，早已縱了過去。一靜不由暗吃一驚！心想這倒看她不出，她居然會么家店的「雲龍縱法！」幸虧方才我不曾說出旁的話來？真是人後有人，不可大意。想到這裏，把自己僧衣往手裏一掠，大袖一拂，身子便隨風而起，只把脚兒一點，早已落在對岸，只見黨明過來把手一拍道：「師父練得好縱法，這是「踢雲一氣縱。」俺洛子連這次還是第二次得見哩！」

一靜道：「黨爺莫取笑，我這個還不及你老那手「縮雲法」了。」華梁等也過來謝一靜指點之意。一靜道：「我看這時天氣還早，他們也還未必得了手，我們不如先找個地方歇息歇息再走。」黨明道：「我們趁着時候，何妨到裏面去開開眼界？」一靜道：「這個也未爲不可。」遂即招呼了華梁等大家，一路往裏邊走來，先時大家還都小心慢慢的走着，恐怕遇見盤問之人，誰知走了一路，也沒碰見一個盤查的人，黨明道：「怎麼宮禁這般鬆弛？」一靜道：「也須知道今天府裏忙，這邊沒有事，所以才肯這樣懈怠。」

黨明道：「這話也不盡然，方才那幾個守門的，難道大師父不曾看見？俺等從他身旁邊

過，他都不曾理會，也就可以看出他們是怎樣人物了。」一靜道：「話雖如此，總還是小心一點的好，再者我們這次來的意思，千萬不要弄錯，我們不過是打算替他們留個記號在這裏，並不打算叫我們成功立業，現在最好大家，先進去把事辦完，然後再開眼界，却也不晚。」黨明道：「這話說得是。」說時已到牆根以下，黨明道：「這次還是先看我的。」說時把鐵傘一張，腰兒一灣，喝聲請，只見他已聳身而起，便如同走路一般，走了上去，一靜贊黨爺好功夫，便向華梁道：「你們三個怎樣上去？」華梁道：「我們都帶有飛抓。」一靜道：「那末你們搭抓上去吧。」華梁等各人答應。從腰裏扯出絲繩，抖手一扔，就在牆頭之上，雙手一扯，兩脚一登，便跟猴子爬杆一樣，一縱已然上去。這裏一靜也喊一聲好俊梭子功夫，然後問張靈姑道：「大姑娘先請吧！」張靈姑道：「俺對於這上高兒的事情，還未曾幹過，今天且來試一試，還求師父指教。」一靜道：「姑娘功夫自是好的，何必太謙，姑娘請吧！」張靈姑聽到這裏，便把雙手向一靜一拱道：「現醜了。」說時只見他把雙手向左右一分，單腿一縱，已然立在牆上，一級一級，便如同登台階一般，早已拾級而上，不一時已到牆頂，一靜在下面點頭道：「果然功夫不錯，沒想到她居然會練「平步登雲」法，今天我倒不得不練兩手特別功夫給他們看看。」想到這裏，把大袖往後一背，撤步一擰腰，平地起去，早到牆上。看見張

靈姑道：「姑娘真好俊身手。」張靈姑一笑道：「還是師父這手。」一聲雷「使得好。」黨明在旁邊道：「俺洛子便不會像你們這般謙搗？這又不是武場考試稱狀元，要現什麼身手？」一靜也藉此收科一笑道：「果然天氣不早了，我們不要只管說閑話，倒不要誤了正事。」黨明道：「俺等正好藉着這個地方，辨辨裏頭方向，也好從什麼地方下手。」一靜道：「這裏頭我們又沒有來過，知道方向，也是無用。」黨明道：「俺想不如找一個最亮的地方走去，總不會錯。」說時抬頭一看。一靜道：「這個却說得不錯，黨爺你順着我的手來看，那邊那一片燈光亮的地方，我們就奔那一方去吧！」黨明順着一靜指示的地方一看，果然前面一片燈光，比旁處都亮，遂向一靜道：「師父請吧！」一靜道：「我們現在是六個人，可以分成四路前去，到了那裏，如果看見那邊可以下手，無妨就下去一個，把事辦了；倘若到了那裏，一看不是能夠下手的地方，我們可以回來大家聚齊，再想旁的法子，黨爺看怎麼樣？」黨明道：「這話說得是，俺六個人，怎樣的分四路？」一靜道：「我走正北，黨爺走正南，華梁尤俊英，可以走正東，張姑娘和曹姑娘，可以走正西。」黨明道：「就是吧！還是俺先走。」說着縱身跳了下去，華梁尤俊英也跟着跳了下去。張靈姑向一靜把手一拱道：「俺們也走吧。」說罷向一靜道了一聲請，早已一跳而下，一靜見大家全已跳下，便也一跳而下。跟着一場身兒，直奔那火亮的地

方的正北。單說華梁尤俊英兩個，從上面跳了下來，直奔正東一路跑着，華梁向尤俊英道：「鎖兒弟：你慢慢走，聽俺跟你說句話。」尤俊英聽了，便慢慢的緩了下來，問華梁道：「大官哥哥有什麼話？快說知俺。」華梁道：「今天這話却不得不說，好在俺這話說出你也沒有妨礙，這要說給旁人知道，便要有人說俺的不是了，想你我兄弟從前在家裏時候，那個也不會想到會有今日，那時你我學藝的本旨，原爲替國效力，可以得一官半職，博得堂上歡喜，誰知事到如今，全非初願所及，現在所作所爲，無異弑君造反，情同叛逆。此事如果作成，幸而不破，你我這條命雖然留下，也等於廢物一樣，絕不能再出來找些事業作。如果事情不成，再不幸被獲遭擒，恐怕不止自身受罪而已。那時恐怕學落到周大成師兄那樣都不可能，這些事還全在話外，我們既然跟姓王的學了藝，一日爲師，終身是師傅，我們不管落到什麼地步，總算是對得起他收俺等一回，依俺看時，今晚之事，定能成功，不過却有一樣事，比不成還要厲害，這件事倒不可不慮。」尤俊英道：「還有什麼事，能夠比這件事還大呢？」華梁道：「這個俺倒有個辦法在這裏，現在不是俺們到這裏有事嗎？你要知道那一靜師父原是方外之人，絕不肯幫助大家作這樣事，你昨天不曾看見在廟裏那個樣子嗎？今天他雖然跟我們來到這裏，他也是迫不得已，至於讓他怎樣辦出來，俺想那一定是不成的。還有黨老英雄，也是被婁老英雄

面子所拘，不得不這樣來一下。俺們今天來到這裏，雖然我們是跟他們來的，其實我們倒可以把事辦了，並且還有一事，我們到了那裏，只要有下手的功夫，我們就去下手。免得叫他們把這件事情做去。俺們便要勞而無功了。這還在其次，如果俺等把事情做成，無妨把那話兒寫得重重的，也免得他再做出旁的手腳來。」正說之際，只聽前面一陣人聲喧嘩，華梁急忙一扯尤俊英道：「俺等快快去吧！不要叫他們也作了手腳。」尤俊英答應，緊提雙鉤，直奔正東而去，來到臨近一聽，那些聲音，反倒小了。華梁道：「鎖兒你聽現在聲音反而沒有方才大了，你我必須特別留神才好。」尤俊英道：「俺自理會得。」說着二人來到牆下，不敢遽然登牆，恰好牆外有棵大柏樹，華梁一拉尤俊英，尤俊英會意，二人趕緊縱上樹去，往裏一看，燈光明亮，如同白晝，只見裏面是一進大殿，上頭匾額影影綽綽寫着「文華殿。」華梁向尤俊英道：「原來這裏就是文華殿了。」再往裏面看時，只見大殿開敞，裏面並沒有人，從抱柱兩旁，左右都站着有四五十個人，全是一色打扮，頭戴涼帽，身穿紗袍，足登官靴，腰裏都跨有太平刀，兩旁肅立，毫無聲息，再往階下一看，只見也是一色齊二百多人，全是灰布大褂，涼葦帽，青緞靴，兵器却不一樣，再往下看，全是掌燈的也有四十來個，却不見一點動靜。華梁向尤俊英道：「怎麼一點兒動作都沒有？難道俺等就跟他在這裏廝守一夜不成？」正說時，只聽

樹下一陣脚步聲音，華尤兩個急忙回頭看時，原來是兩個人飛跑而入。只見他們進去園門，當時脚步便走得慢了，一直走上台階，衝着廊子上站的那些人都挨次行了禮，然後往後一退，向那個爲頭的說了幾句，只因地方離得遠，却聽不出他們說些什麼，他把話說完，又往階下一退。也站在那階一羣人裏面去了。却又見方才那個侍衛打扮的人，向着大家也不知說了幾句什麼，却見那些戴涼帽的那些人，全都一個個摩拳擦掌，預備像個要往外走的樣子，只見方才那個侍衛模樣那個人，在大殿前面高聲喊道：「內大班傳話：所有乾清門帶刀侍衛連同內大班人員，一同快到慶王府說話。」階下應了一聲。當時打燈的在前，戴葦帽的在後，這些跨刀的在末，直走向園外而去，剎時殿上燈熄火滅，冷清清只剩下三五個老頭子在那廊下依然站着，華梁忙把尤俊英一扯道：「鎖頭弟：你可曾聽見？他們原來也有預備！這個神氣，他們那邊，似乎已經得手了。俺們在這裏，事不宜遲，也要快點兒下去才好。」尤俊英道：「俺等如果下去之後，把事辦完，那邊還不會把事辦妥，那時豈不要把事情弄拙了。」華梁道：「這個俺等却管不了那許多，俺等有俺等的事，倘若俺等這裏，恐怕誤事不肯下手，他們那邊把事辦完。俺等反而誤了。俺想最好還是各自辦各自的事，就是出了岔子，他們只好怨他們不是。」尤俊英道：「就是這樣，俺等應當從什麼地方下手？」華梁道：「你隨俺來。」正在這個時



候，只聽那幾個老傢伙道：「平老爺您瞧見了沒有？人家是都走了。就剩下咱們哥兒幾個了，眼睜着人家都找出道兒來了，咱們算是任什麼不用說，就等着完吧。」只聽又一個道：「得啦，繼老：您怕什麼？您的少爺現在也頂上勁了，您這分兒事，還不就是湯湯水水有一搭無一搭嗎？像我跟慶二爺比你們哥幾個都苦，上頭有老的比我們還老，底下有小的，比小的還小，我們這就叫做青黃不接，再苦不過了，當着這份兒差事，風裏來，雨裏到，撐不起家，立不起業，有這份兒事就受罪，沒這份兒事更是糟，不幹，一家子就得扛着，您瞧大伙兒，誰不是人？就得分出有薄有厚來，剛才這個事，咱們哥兒也未必幹不了，至大不就是死在人家手裏嗎？其實死又算得了什麼？準要死在刀槍架子上，至不濟還許給點兒恤典呢！不是人活百歲，到頭不是也得死嗎？想開了那算得了什麼？架不住人家不用，這可真是人老珠黃，不值錢啦。」他還待往下說去時，旁邊又一個道：「平老爺八成兒又喝了幾盅吧？那裏來的那麼些個牢騷？他不讓咱們去更好，刀槍沒有眼睛，就憑咱們哥兒幾個這點兒道行，到了那裏，也是白白送死，死了雖說有恤典，也輪不到自己高興，那是何必哪？依我說，咱們還是看守這裏的好。」兩個聽到這裏，知道底下也聽不出什麼要緊的話來，華梁一揪尤俊英道：「鎖兒弟隨俺來！」華梁跟尤俊英兩個人從樹上跳了下來，來到牆邊，華梁道：「俺看這裏就大可下手。想那

幾個老弱殘兵，一定不致於阻礙俺等進行。」尤俊英道：「這件事據俺看有些蹊蹺。」華梁道：「有什麼蹊蹺？」尤俊英道：「方才俺等從城上下來的時候，他們在俺等前面，俺等又在後面，說了許多話，到了這裏，又在樹上說了半天，時候不算少了，怎麼他們還沒有來？難道他們沒有往這裏來嗎？」華梁道：「這話說得也是，不過有一節，這個時候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們，如把他們找着之後再動手，也許沒有功夫了，再說他們叫俺等到這裏來，可是到了這裏，他們又不見面了，就是俺等把事情做出之後，只怕他們也怨不上俺等來。」尤俊英道：「事到如今，也只好是這麼辦一下吧！可是俺等應當怎樣進去？從什麼地方下手？」華梁道：「你先隨俺到這裏來。」華梁來到牆後，向尤俊英道：「俺想從這裏進去動手。你可以在這裏等着俺，或是替俺尋尋風。」尤俊英道：「你進去之後，你打算怎樣舉動？」華梁道：「俺想進去之後，尋着筆墨，給他在牆上題上幾個字，把這事的始末緣由，全都寫在上面，然後俺等就可以去了。」尤俊英道：「這件事却有些不妥，雖然那幾個人全是老邁年高，但是你在裏面，要費那些手續，只怕他們倘或一時撞了進去，聲張出來，你的事情既然未曾辦完，那時便應當怎樣？依俺之見，你先在殿角上藏一藏，俺想個法子，把他們鬪了出來，那時你再進去動手，得手之後，便趕快奔回廟裏，不可遲誤，俺想那時也就都到廟裏了。」華梁道：「果然是你想

得到，便依你這樣辦去吧。」說着華梁順着牆山縱了上去，然後又從牆角，跳進院裏，來到後殿一看，果然沒人防備，又復縱身跳上殿階，從階上擰腰用手抓住殿角椽頭，稍爲一停氣，雙腿一飄勾住瓦櫓，再一停氣用「鷓子翻身」勢，把腰一挺，已到殿上，蹲在那裏微稍停了一停。然後這才爬過脊去，用眼往四下一看，全然漆黑，只有這院裏，還有一點燈亮，心裏尋思道：「今天若不是和俊英同來，只怕還許想不到這些了，倒是自家弟兄在一起有些義氣，復又想起大成，這次若不是身敗名裂，只怕今天這件事，還免不了要他來幹。」尋思一會兒，依然不見動靜，心裏不由焦急道：「怎麼他還連動靜沒有，只怕這事要出什麼舛錯吧？」剛剛想到這裏，只聽殿前有人喧嚷起來，只聽一個說道：「平老爺：你看見了沒有？前面九龍壁上，怎麼盡是火光呵，這玩藝可不是鬧着玩的，別再混進歹人來，咱們這裏沒人，再鬧出點事來，咱們可就有點兒担不起了，您跟慶老爺出去辛苦一趟怎麼樣？」只聽又一個道：「繼老爺，您別瞎支配了。混進歹人來，就是我跟慶老爺就辦得了嗎？您平常不是常說你能夠「百步打拳」嗎？何妨您今天練下子讓我們開開眼哪。」又聽先前那個道：「平老爺真是越來越老練了，就是這末點兒事，也值得關心功兒，乾脆！據我說咱們誰也別偷懶，大夥兒去瞧一趟，倘然沒有事，咱們再回來，或有點兒事，咱們趁早知會東大班，可別給誤了事。」只聽那個又說道：

「這話還像一點兒，可是，咱們都離開這裏，倘屋裏再出點什麼舛錯，那個時候，咱們怎麼辦呢？」又聽那個說道：「那就提不了那許多了，哥幾個來吧！」說着只聽一陣脚步響，華梁又往前爬了爬，看得逼真，只見他們幾個，全都舉着太平刀，打着燈籠，一直逕奔外面而去，華梁心裏大喜，急忙來到前簷，雙腿一飄，落在地下，縱上台階，往殿裏一看，四下漆黑，只有屋簷上，彷彿有些燈光透入，抬頭一看，屋簷上掛着兩個大牛角泡子燈，又細細聽了一聽，四下毫無動靜，這才躡足潛蹤來到殿門，輕身踱進殿去，屋裏雖然有些燈亮，却看不甚清，找不着這屋裏什麼地方放着文房四寶，也不知什麼地方可以寫？急忙用手在百寶囊中一摸，摸着火筒扯出一甩，用光一照，只見迎門一張龍書案，上邊放着硃筆硃硯，不由心裏大喜，再往上細細一看，只見上面硃墨尙然未乾，心裏說道：「這倒是替俺預備下了。」急忙一進身，把硯台端起又用火筒一幌，只見前面一段白牆，不由心裏大喜道：「俺何妨就替他寫在這裏牆上呢？」說時一縱身上了龍書案，用手一拿硃筆，才待往上面寫時，只見影影綽綽彷彿是有什麼畫在上面似的，不由吃了一驚，急忙幌火筒看時，嚇得不由呆了，只見上面硃砂所寫，尙然未乾，寫的是：「四子不仁，改詔欺君，人神共憤，天理難容，爲正明器，特到都京，剪去叛逆，以彰祖訓。十七子題。」華梁呆了半天，險些不會從上面掉了下來，心想怪呀！這是什麼人

幹的事，手脚這樣伶俐，倒走在俺的前頭，好在事已幹了，管他是誰幹的，快快趕上尤俊英，問他一問，或者他也許見着一些什麼，亦未可知，想到這裏，急忙跳下案來，放下筆硯，揣好火筒，剛剛走出殿門，只聽那邊出去的幾個，已經回來了。華梁趕緊一縱身，跳上牆去，只聽他們又是一陣喧嚷，只聽一個說道：「平老爺您說今天這是怪事不是？明明看見外頭是一團火光，怎麼出去就會不見了呢？」只聽又一個道：「繼老爺：八成兒也許是您眼花了，沒事瞎嚷一陣，這幸虧咱沒給班上送信，這要是驚師動衆的來上好些人，臨完一點事都沒有，那才真是笑話呢。」只聽又一個說道：「平老爺您也別這末說，今天這事，也不是繼老爺一個人看見的，我想這裏頭地方太大，也許是狐仙老爺子跟咱們鬧着玩呢……」華梁聽到這裏，不願再往下聽，急忙一飄身，從裏頭跳了出來，四下張了一張，全是漆黑，不見一個人影，便又躡足潛蹤，順着舊道，跑到城牆邊，搭上抓縱上城去，又往裏面看了一眼，依然不見一點影子，心想俊英一定是先回去了，正待搭絨繩再跳下去，忽的一想，一同來的是六個人，現在旁人一個沒有，單單自己跑了去，倘若他回去了，這還不說，倘若他們都在裏面，單是俺一個人回去，豈不要惹人恥笑？且待俺在此等他們一等。想到這裏，把絨繩又復收起，站在牆上，一路尋思，一路裏邊看着，又等了一個更次。心想這他們一定是不打算從這邊走了，自己若再不走，恐

怕再等一刻，天光大亮，連俺自己也走不脫了。想到這裏，把絨繩搭搭上鉤頭，雙腳一蹬，早已從城牆上一躍而下了，一看那幾個侍衛，依然在那裏扛着兵器，來回走個不住，心裏不覺好笑道：「還在這瞎幌些什麼？真要是指着你們在這裏盡保衛之責，怕不連人都丟了？」來到河沿，復用方才一靜所教的縱法縱了過去，到了那邊，依然不見人來，遂慢慢轉回普陀寺來，走進後殿，只見裏面大亮，人聲雜亂，趕緊進殿一看，不由大吃一驚，只見裏面不但是尤俊英黨明一靜曹小芳張靈姑俱已回來。就是那去府裏的王先生方天玉苗二侉子婁廷玉計萬年也都已回來。還有一件，就是在府裏和自己這邊作對的雲中雁，也都高高在坐，心裏好生不解？恰好王先生這時已然看見他進來，便急招呼他道：「華梁：你也回來了！」苗二侉子也看見華梁，便急問道：「你不是隨黨老英雄他們一路走的嗎？怎麼你回來在大衆之後呢？」華梁便把自己怎樣走進去，怎樣和一靜等分開，怎樣和尤俊英一同進去的話，細細說了一遍，苗二侉子聽了喜道：「這樣說來，一定是你進去把這事辦的了？你是怎樣進去的，怎樣寫的，寫的都是什麼？快快說來。」華梁一看，這時屋裏的沒有一個不是用眼關着自己的，心想這事情，真要是俺做的，這該如何光彩？可惜這件事，並不是自己做的，這時如果說出自己做的，固然是件光彩事，不過在這個時候，自己準知道不是自己幹的，倘若剛在自己說完之後，忽然

又出來一個說是他自己幹的，這個跟斗可是栽不起。乾脆不用說是自己幹的。」想到這裏便向苗二侉子道：「原來俺進去時候，本打算作這回事的，可是誰知俺進去之後，剛剛找着白牆，打算要往上寫，誰知那牆上已然端端正正的寫在那裏了！……」大家聽了不由齊都吃了一驚！苗二侉子道：「怎麼，已然有人寫在那裏了？寫些什麼？你可還記得？」華梁道：「寫的俺倒還說得。」遂把牆上所寫的那幾句都說了出來，苗二侉子聽到這裏，忽的一回頭向黨明和一靜道：「這件事一定是二位辦的了！」黨明道：「二爺不要誇俺洛子吧，俺洛子不要是說是不會寫字，連認識也不認識，這豈不是二爺誇俺了嗎？」一靜也忙說道：「這件事看這神氣，聽華小爺這樣一說，好像也是我們兩個做的，其實這個絕對不是，據我想這件事，一定是華尤兩個所做，却故意不肯担這個名，所以才這樣的，我勸衆位倒不要這樣相信他們二位吧！」苗二侉子道：「如此說來，不是二位做的了？不過，還有一件事，二位却脫懶不過去。二位既是答應進宮去，怎麼連裏面都不會進去就回來了，又是怎樣能夠知道他們兩個准得手便先自回來了，這豈不是大的一個矛盾嗎？」一靜聽了笑道：「二爺真是厲害！竟會想到這一層上，既然二爺不相信我們兩個說話時，請二爺便問兩位姑娘如何？」苗二侉子一想這話說得是，便向小芳道：「你和張姑娘怎樣進去的？快快說來。」小芳道：「不敢欺二叔的話，委實俺

和張姑娘不會進去，只因俺等跳過城牆，原想和華大官進去一同作番手脚時，忽然被這二位師父把俺二人喊住，便向俺說起這回進宮之事，實是一件成名之事，可是，一個人辦這件事就可成名，人要多了，反倒沒有什麼意思了，我們看你這姓華的師哥，頗願藉此成名，俺想不如就成全了他一個，你們既是他的師兄弟，我想你們也一定願意成全他，你們且跟我們藏在後面，看着他們兩個舉動，如果能夠成功，自不必說，倘若不能成功，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再下手幫他不遲。俺和張姑娘聽了這話，隨定二位師父藏在在一旁，果然候了不久，便見大官哥和鎖兒哥，從那邊慢慢走了過來。「華梁聽了一由一楞，原來人家跟在自己背後，自己竟會不知，真是荒疎之至，又聽小芳說道：「俺等跟在他們後面，來到那座殿前，俺和張姑娘跟着他們二位一同縱上殿脊，誰知裏面燈碧輝皇，侍衛很多，俺等正在着急之際，一靜師父便向俺等說一聲：「且看他們兩個怎樣動手？」就在這個時候，只見那些侍衛。全已走了出去，只剩下幾個老弱殘兵，這時却還不見他們二位動靜，又待了一會兒，只見九龍壁起火，再看大官哥從後面跳上來了，俺等趕緊伏在一旁，等着大官哥過去，然後才立起身來，一靜師父却向俺等說道：「我們可以回去了，他這時已然進去，一定成功。裏面又無埋伏，絕無危險，我等可以趕快走出，免得他們來了，大家見面之後，反倒不是意思，並且囑俺等，無論如何，不要說



出這番經過，於是俺等便回來了。方才若不是一靜師父叫俺等說，俺等還不說哩。」苗二侉子聽到這裏，便問華梁說道：「你們兩個，到底是怎樣進去做的手脚？快快說。」華梁道：「這件事的確不是俺等做的，却叫俺說什麼？」苗二侉子道：「果真的不是你們所做？這件事倒有些怪了！」剛剛說到這裏，只聽窗外頭有人哈哈一笑道：「苗二哥休得難爲華尤二位，這進宮題字是俺所爲。」說時只聽後面窗子一響，大家抬頭一看，原來是一個鬚鬢皆白的老頭兒，苗二侉子喊一聲道：「老哥哥從什麼地方來？」大家全都抬頭看時，有認得的有不認得的，原來正是金鈎將軍刁龍，苗二侉子和王先生急忙迎起來道：「原來是刁老英雄，從什麼地方來？怎知我等現在此處？」刁龍道：「且慢，二位先給俺介紹介紹，然後再談。」苗二侉子遂一一引見過了，大家全都互道企慕之意！落坐之後。刁龍這才說起，刁鳳怎樣回到山東，說起大家現在京城，俺才追蹤而至。來到這裏，原屬大海茫茫，沒有法子可以探聽出你們諸位下落。不想俺今天月夜之間，打算進到裏面去開一開眼界，不想剛剛來到這筒子河邊，便看見他們幾位下來，俺與小芳姑娘幾位離了不久，所以雖然月夜，却仍然可以看認出來。再一看那二位却不相識，又不知他們是到什麼地方去，故此也不驚動他們幾位，俺便跟在後面，一直到了裏頭，聽見這位大師父說起，俺才知道是這樣一回事。及至跟到裏面，看見華梁把那幾個官兒講了

出去，俺便趁這時跑了進去，拿起筆來，替他胡亂抹了，跟蹤至此，這才得見諸位。」衆人聽了，這才恍然大悟。一靜一聽，這倒不錯，自己藏在人家身後，人家又藏在自己身後，自己不知。反被他人把事情做去，真是「強中自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可見得自己這種功夫是不如人家了。苗二侉子聽到這裏，方知道進宮題字是刁龍所爲，便向刁龍謝過。苗二侉子又向刁龍道：「刁老英雄這次能趕到京城，幫助大家，立了這番事業，實在是一件幸事。俺還要替刁老英雄介紹一位頂天立地的英雄。」說着用手一指雲中雁道：「這位姓雲名鵬，別號人稱雲中雁，大江南北，可稱奇俠，只因被朋友所薦投身慶王府，並約請血滴子十弟兄幫助王府，是俺等恐怕與俺等之事有礙，遂把他用計騙到這廟裏，將他穩住，今天事成之後，打算請他出來謝罪，誰知雲老英雄，先前並不知道府裏是怎樣形狀，現在才得明白，反噴俺等先前爲何不明白相告？你老看這樣英雄，可以說得頂天立地的漢子嗎？」刁龍道：「果然算得當今第一英雄，俺刁龍今日得以見着，總算三生之幸。」雲中雁急忙攔住道：「二位歇一歇吧，我總是見事不明，才落得替那樣人作奴隸，若不是今天諸位說明，只怕俺現在還不得明白哩。已過之事，可不必提了，爲今之計，大事已完。這京城裏却萬萬不能夠安身，大家快快想出走的道路才好。」王先生道：「我此時已如斷梗飄萍，漫無所主，誰有好法子請說出來，我是

無不依從。」苗二侉子道：「俺想當初大家見面，是在山東華二當家家裏，現在大家還應同去才是。」王先生道：「如同山東也好，第一樣大成的死耗，他們家裏直到現在尚然不知，我們總回去告訴他們的父母。可是再者從前二當家不是那樣維持，我也怕沒有今天，這番大事既畢，也應當回去看看華二當家才是。這到山東之事，我是非常樂從的。」王先生話猶未完，只聽計萬年道：「王爺既是打算回山東，這件事是對的，不過不見得全要上山東，最好是個人誰願意到什麼地方，任憑自己最好，其實可以不必勉強，以我個人說，我就不會到山東去的。」計萬年才說出這樣一句話，只聽當時屋中便噪雜一片，頭一個就是黨明說道：「俺洛子是山西人，到山東俺洛子是不去的。我在北京雖然沒有什麼事，不過到山東去，益發沒有事幹，且待我把這個徒弟送到他家，等到事情完了之後，我再上山東去奉訪諸位。」一靜道：「我這座廟，原不歸這順天府管，現在出了這件事，雖然沒有什麼妨礙，究竟若被官家查出，也有許多不是處，我想趁這個時候，我也回到四川去一趟，這山東之行，俺却不能奉陪了。」計萬年道：「我和雲兄兩個還有私事未了，暫時也就不能去了。」苗二侉子細細算了算，所有回山東去的人，還全是從前由山東來的人，內中只少了一個周大成，心裏不勝感慨。這時只聽王先生道：「既是衆位協助在先，分別在卽，我又是一個無家無國之人，也不能有一毫敬意，真是

使我慚愧無地。就借着香茶一杯，祝衆位康泰無量吧。」計萬年道：「我還有一件事，就是這方天玉，我看他天資十分聰穎，我打算把他帶走，教他兩手功夫，不知二位以爲如何？」苗二侂子道：「果得計老英雄台愛，豈不是他一生造化？不過他出門時候，是跟我出來的，現在回去如果沒了他，恐怕對不起他的父母，俺想等他回去見了他的父母，再叫他去找計老英雄受教，想計老英雄必不說俺多話吧？」計萬年道：「二位這話說得是，等我把南方事辦完，再到山東，來拜訪諸位，那時再議此事吧。」說話之時，天色已然大亮，一靜預備下飯食，大家用過，然後各人收拾自己東西，互相道聲「再見。」大家同出廟門，苗二侂子道：「俺等如果成羣結夥，恐怕過去不易，還是大家分開走的是。」大家點頭，便一齊散開走去，一路之上，幸喜不會被人查問。到了蔡村，大家見面，一同直奔大路，經過天津，張靈姑韓光辭了回去，曹小芳倒有些依依不捨，堅定後期而別。一路無事，直到山東見了華二當家，大家自有一番歡聚。王先生和苗二侂子便住在華梁家裏，教授拳法，後來計萬年果然從南方轉來，也在華家莊住下，立起把式場子來，方天玉後來盡得師傅，拳法冠於儕輩，王先生死了之後，華二當家便把他埋在華家莊的正南一塊地上。有人問起，華二當家遂說是一個外鄉人死在此地，誰知三尺孤墳裏頭埋的却是這樣一個人物哩。

(完)



上海動力出版社